

新 女

贾 誼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贾 谊 新 书

[汉] 贾 谊 著
卫绍生 译
田孝亮

目 录

前言	(1)
贾谊新书卷一	(1)
过秦上	(1)
过秦中	(5)
过秦下	(9)
宗首	(12)
数宁	(14)
藩伤	(18)
藩强	(20)
大都	(21)
等齐	(23)
服疑	(26)
益壤	(28)
贾谊新书卷二	(32)
权重	(32)
五美	(33)
制不定	(35)
审微	(37)
阶级	(41)
贾谊新书卷三	(47)
俗激	(47)

时变	(50)
瑰玮	(52)
孽产子	(56)
铜布	(58)
壹通	(60)
属远	(61)
亲疏危乱	(64)
忧民	(66)
解县	(68)
威不信	(70)
贾谊新书卷四	(72)
匈奴	(72)
势卑	(83)
淮难	(84)
无蓄	(87)
铸钱	(89)
贾谊新书卷五	(92)
傅职	(92)
保傅	(96)
连语	(103)
辅佐	(107)
问孝 (缺)	(110)
贾谊新书卷六	(111)
礼	(111)
容经	(117)

春秋	(127)
贾谊新书卷七	(136)
先醒	(136)
耳痹	(140)
谕诚	(144)
退让	(147)
君道	(149)
贾谊新书卷八	(152)
官人	(152)
劝学	(154)
道术	(156)
六术	(161)
道德说	(165)
贾谊新书卷九	(174)
大政上	(174)
大政下	(182)
修政语上	(190)
修政语下	(196)
贾谊新书卷十	(204)
礼容语上 (缺)	(204)
礼容语下	(204)
胎教	(209)
立后议	(217)

前 言

《新书》亦称《贾子》和《贾谊新书》。《汉书·艺文志》云“贾谊五十八篇”，无书名，或当时尚未成集；《隋书·经籍志》载“《贾子》十卷，录一卷，汉梁太傅贾谊撰”，虽有书名，却无篇数；《旧唐书·经籍志》云“《贾子》九卷”；至《新唐书·艺文志》始称《贾谊新书》，卷数与隋志相同。宋淳熙八年（1181年）湖南漕使程公刊本题《贾谊新书》，十卷，重刊本题《贾子》；明刊本或题《贾子》，或题《新书》，篇目或有差异。清卢文弨合宋明诸本重新校勘，仍为十卷，对篇目作了考订，用力尤勤，良有所得。然而，由于时代久远，《贾谊新书》非惟传抄有误，亦有增削改易，至使明李梦阳以为此书是“类贾子之言者作也”（《贾子序》）；卢文弨则认为“此书必出于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称‘怀王问于贾君’，又《劝学》一篇‘语其门人’，皆可为明证”（《重刻贾谊新书序》）。今所传《贾谊新书》经过后人增削改易，当无可疑。如《汉书》本传所载《论治安策》，在《贾谊新书》中则被肢解成数段，无复见其原貌。然而，其正言宏议却不因遭到肢解而被淹没。正如李梦阳所言：“如《治安策》搀截无复绪理可寻，乃其宏识巨议，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淹没之矣”（《贾子序》）。

明正德八年（1513年），李梦阳为新刊《贾子》作序时，《贾谊新书》已是错舛颇多，李梦阳《贾子序》对当时流行的

刊本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淳祐间又刊修焉。时已称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转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烦也，辄任减落其字句，久之眩或逾行窜其字句，重复讹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书愈舛缺不可读。”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清卢文弨重刻时虽在校勘上下了很大功夫，但仍多不能尽如人意处。此次整理，以卢文弨抱经堂本为底本，参校宋、明刊本，斟酌字句，正讹订误。如《过秦论上》“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句，与下文“六国”、“九国”皆不合，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山东诸国合纵攻秦之事亦不符，故依宋淳熙八年潭州刊本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改为“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以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遁而不敢进”相呼应；《过秦论中》“是以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矣”句，虽亦能通，但前“之”字所代不明，故依潭本作“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五美》篇“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句，语颇晦涩，且不甚通晓，据潭本改作“地制一定，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傅职》篇“小行小礼小义小道”句下脱，与全文行文格式不类，从卢文弨校补“不从太保之教”六字；《修政语上》篇“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而禹一皆知其体”中的“体”字，与下文相应当为“国”字，径加改正；《大政下》“故爱人之道，言之者谓之其府；故爱人之道，行之者谓之其礼”一段，下句“故爱人之道”重复迭出，当为衍文，径为删去，成“故爱人之道，言之者谓之其府，行之者谓之其礼。”其他亦多校改，兹不一一述及。

由于《贾谊新书》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屡经增窜，错讹倒置、脱文衍文、文理不通之处颇多。卢文弨重刊时，尽管在校勘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对原文错乱、语意难晓之处仍是无可奈何。为了保留原貌，对文理不通、语句错乱之处未敢擅加处置。如《孽产子》“若夫不为见室满，胡可胜抚也”句，与上下文理不符，卢文弨虽然以为“若夫十二字难晓，必是妄窜入”，但并未加删除；《益壤》篇“其欲有卒也，类良有所至”句，颇为难晓，卢文弨注曰：“‘其欲有卒也，类良有所至’语，不甚可解。别本竟以《汉书》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从其旧，以俟知者。”应该说，卢文弨对此类文理不通的句子是相当谨慎的。对于此类，笔者校理时未敢擅专，仍依卢文弨旧例，予以保留。这样一来，却给翻译增加了难度。为了使译文有个统一完整的面貌，对语句错乱、文理不通的原文，只好根据笔者的理解强为之解。所以有些译文不免有文理难通之嫌，如《壹通》篇之类。当然，不可解而强为之解是不明智的，出力而不讨好。但是，如果不加翻译而只把原文附上，未免显得太不负责了。所以，笔者明知强为之解是不明智之举，但仍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翻译，倘有不当，只好以俟智者了。

（卫绍生执笔）

贾谊新书卷一

过秦上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同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遂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山河。强国请伏，强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搞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高，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蹊足行伍之间，俯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铍也；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则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

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

秦孝公占据崤山、函谷关险固的关口，拥有雍州之地，君臣固守疆域，窥视周朝天下，有席卷天下、包裹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吞并八荒之心。正当这个时候，商鞅辅助秦孝公，在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农耕纺织，整治防守攻战的用具；对外用连横的策略使诸侯互相争斗。因此，秦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黄河以西的土地。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继承旧有的基业，因袭先人的策略，南边攻取汉中，西边取得巴蜀，东边割取魏国肥沃的土地，北边收取有战略地位的上郡。诸侯都害怕了，结盟谋求削弱秦国，他们不惜用珍贵的珠宝玉器、肥沃富饶的土地，罗致天下有才之士，南北联合，缔结盟约，相互支援，成为一体。

当此之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是聪明睿智，忠诚守信，宽厚爱人，尊重贤士，相约南北联合。离间连横的策略，兼有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各国之众。于是，六国有才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合纵抗秦的主张，吴起、孙臆、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军队，曾经以十倍于秦国的土地，百万大军，攻打函谷关，进攻秦国。秦国大开关门迎击敌人，九国联军徘徊而不敢前进。秦国连一支箭就没用，天下诸侯就疲惫不堪了。于是，南北联盟就解散了，合纵之约解除了，

诸侯争相割地贿赂秦国。秦国有足够的力量利用诸侯的过失，追击败逃之兵，斩敌首级百万，血流成河把盾牌都漂起来了。秦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任意宰割天下，分割诸侯国的土地。强国请求投降，弱国入朝称臣。

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国家的时间很短，国家没有重大的事情。

到了秦始皇，宏扬六世传下来的功业，挥动长鞭统御天下，吞并东西二周，消灭诸侯各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统治上下四方，施刑罚以震慑天下，威名震动四海。南取百粤，设立桂林、象郡二郡，百粤首领颈系绳带，低头降服，把生命交给秦朝小吏，听任摆布。派遣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固守边防，使匈奴后退七百余里，北方的胡人不敢南下侵扰，东方六国的遗民不敢举兵复仇。于是废弃先王的法令，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愚弄平民百姓，毁坏坚固的名城，屠杀豪强大户，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刀刃箭头，铸成十二个金属人，用这种方法削弱天下百姓反抗的力量。然后以华山为城廓，以黄河为城池，占据亿丈之高的华山，临于极深难测的黄河，认为这样就很牢固了。精兵良将守定紧要之处，忠臣精卒手持锐利的兵器严阵以待，谁还能对我秦国怎么样！天下安定之后，秦始皇自以为关中险固，钢铁般的城廓绵延千里，子子孙孙称帝称王以成万世基业。

秦始皇死后，余威仍震慑边远之地。然而，陈涉这个穷人家的儿子，种田出力之人，又是迁徙戍边的戍卒，才能不及中等之辈，没有仲尼、墨翟那样的贤德，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身为军中戍卒，躬身在田间劳作，率领疲惫的戍卒，

带领几百个人转而进攻秦国。他们砍下木头作为兵器，举起竹竿作为旗帜，四方之众像云一样聚拢过来，像回响一样应声而起，带着干粮像影子一样跟随陈涉起义。太行山以东的豪杰之士于是一起举兵，推翻了秦王朝。

天下之势没有变弱变小，雍州之地，崤山函谷关的险固，仍然是原来那个样子。陈涉的地位，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各国的君主尊贵；锄头钉钁荆杖，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贬谪戍边的戍卒，不比九国的军队强大；谋划的深远周密，行军打仗的方略，赶不上以往那些谋士兵家；然而成败不同，功业相反，为什么呢？假如拿太行山以东的各诸侯国与陈涉较长论短，比轻重，则不可能相提并论。秦国凭借小小的地方，而能统一天下，统辖八州，使各诸侯国朝拜称臣，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然而后来，秦国视天下为家私，把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室。陈涉一人发难，而秦国七代祖先的宗庙被毁，国君被人杀死，为天下的人所耻笑。为什么呢？治国不施仁义，进攻和防守的形势完全不同了。

过秦中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响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使。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并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

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器器，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土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暴乱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

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译文】

秦国消灭周朝，统一天下，吞并各诸侯国，面南而称皇帝，四海朝贡，天下之士纷纷响应风从，为什么呢？回答说：近古没有称王天下的人很久了。周朝势卑力微，五霸灭亡之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颁行天下，各诸侯国各自为政，恃强凌弱，以众欺寡，战争不止，士人平民羸弱贫困。如今秦始皇面南登基，称王天下，这是上有天子。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全性命，故而没有人不真诚地敬仰天子。正当这个时候，专任威势确定功劳，社会治乱安危的根本，全在这里了。

秦始皇怀有贪婪鄙薄之心，刚愎自用，不相信有功之臣，不爱抚士民百姓，废除先王的法令，推行自己的爱好，焚毁经书典籍，刑罚更为残酷，推崇诡诈强力，贬斥仁爱忠义，把残暴肆虐摆在治理天下的第一位。统一天下的人推崇诡诈强力，安定危难的人崇尚顺应权变。从这两句话来看，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法是不同的。秦国吞并战国各诸侯国而称王天下，其道术不变，政策不改。这是秦国取得天下的原因。秦国仅仅推崇诡诈强力，所以秦国很快也就灭亡了。假如秦王详论上代的事情和殷、周灭亡的原因，制定治理天下的政策，后世虽有骄奢淫逸的君主，秦国也不会有灭亡的危险。因此，三王统一天下，名号显赫，为人称道，功业得以长久。如

今，秦二世继位称帝，天下之人没有一个不翘首观看秦国的灭亡的。

受冻的人穿上粗布衣服也感到温暖，挨饿的人吃糠咽菜也觉甘甜。天下之民嗷嗷待哺，新的君主正好利用。这话说的是劳累的百姓易于施行仁政。如果秦二世有平庸之主的作为，任用忠臣贤士，君臣同心共忧天下的灾患，身着孝服之时而能纠正先帝的过失，把土地、平民分封给功臣的后代，建立诸侯国，封立国君，行礼义于天下，使牢狱空虚，免除刑罚杀戮，废除连坐污秽之类的罪名，让老百姓各自返回自己的故乡，打开仓库，散发钱物，赈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减轻赋税，减少事端，帮助百姓度过急难；精减法令，省略刑罚，并长期坚持下去。让天下之人都能依靠自己获得新生，改变节操，安守本分，各自谨慎立身。这样就可以给天下的百姓以希望，用隆盛的德惠让天下之人得到休养生息。四海之民都欢欣鼓舞，各人自安其乐，唯恐发生变故。即使是刁钻奸猾之徒，亦无背离天子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无法文饰其智术，暴乱这样的事情就可以止息了。秦二世不实行这些安民的办法，反而更肆虐无道，危害宗庙和百姓。又开始修建阿房宫，刑罚更多，诛杀更严，吏治残酷，赏罚不当，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天下颇多是非，官吏无法约束，老百姓贫困窘迫，而秦二世却不知道收容赈济。这之后，奸佞伪诈四起，上下互相欺瞒，犯罪的人更多，被杀戮的人不绝于道，天下之人都感到苦不堪言。上自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有不安全感，身处困窘艰难的境地，都难于安居其位，所以很容易鼓动起来。陈涉没有汤、武那样的贤德，没

有公侯那样的尊贵，奋起于大泽，而天下人却群起响应，是因为民众都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先王看到事变的开始与终结，就知道社会存亡的原因。因此，统治百姓的道理，一定在于给他们安全这一点上。百姓安全了，虽有臣子叛乱，必定没有人响应他们，帮助他们。因此说，安定百姓可以施行仁义，危害百姓就容易滋事生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天子这样的尊贵，有四海作为财富，却遭到了杀戮，正是因为做了危害百姓的事情。这就是秦二世的过失。

过秦下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循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锄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沛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与外，以谋其二。君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厄塞而守之。诸侯

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诛罢以令国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秦王足已而不问，遂过而不改；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王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岂不悲哉？

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译文】

秦国吞并各诸侯国，占有太行山以东三十余郡，沿着黄河渡口设立关隘，依据华山险阻建立要塞，整治铠甲和兵器严加防守。然而，陈涉率领几百名散乱的戍卒，振臂高呼，不用弓弩剑戟之类的兵器，仅靠锄头钉钯木杖，攻城掠地，横

行天下。秦国人有险阻而不能守，有关门而不能闭，有军队而不能战。楚王、沛公深入秦地，兵逼鸿门，不曾受到任何阻止。于是山东诸侯同时起兵，豪强大户拥兵自立。秦国派遣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借手中强大的兵力，在外收买人心，图谋篡逆。秦国的大臣都不能够相信，从此可见。

子婴继位，还是不明白这一点。假如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而只是得到中等之人的帮助，太行山之东虽然乱起，但三秦之地可以保全，秦国宗庙的祭祀不会断绝。秦地外有华山为险阻，黄河为屏障，比四方的国家都要坚固。自从秦缪公以来，到秦国称王天下，经历二十多位君主，常常能称雄于各诸侯国。这难道是秦国君主世代都是贤能之君吗？是秦国的地理形势使他们这样的。何况天下诸侯曾同心协力进攻秦国，然而他们被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阻挡住而不能前进。这岂是他们的勇力智慧不够吗？是地理形势不利于他们。秦国虽是小国，却能征讨并吞大国的城池，夺取险要之地而据守之。各诸侯国君挟独夫之勇，因利而结盟，却没有远古帝王的德行，他们的结交不够亲密，结盟之名亦不符实。结盟之名既亡，受利的就是秦国了。诸侯见秦国的险阻难以进犯，终于退兵。秦国安定国家，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乘诸侯联盟解体，诛伐疲惫之师，命令诸侯国君，不愁不能统一天下，登天子之尊，享四海之富。而到其成为俘虏时，想拯救其败亡也不可能了。秦始皇只求满足自己而不管别的，沿袭过失而不加改变；秦二世即位，因循旧法而不改变，残暴肆虐而加重祸端；子婴孤立无亲，危弱而无人辅助。秦国三个君主为旧法所惑，至死不明白，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当此之时，世上不是没有深谋远虑智慧通变的才士。然而，他们不敢尽忠指出秦王过失的原因。因为秦国之俗颇多忌讳之类的禁令，忠言还没有说完，性命就已经没有了。因此使得天下的才士侧耳倾听，并足不前，闭口不言。所以，三个君主虽然丧失道义，而忠臣却不敢劝谏，智士而不敢谋划。天下已经大乱，奸臣还不把消息报告给帝王，岂不是很可悲的吗？

先王知道堵塞言路会损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士等职，整顿法令，设置刑律，天下得到治理。强大的时候，禁止暴虐，诛杀叛乱，天下臣服；弱小的时候，五霸征伐，诸侯顺从；削弱的时候，内部守成，外面依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国强盛的时候，法令繁多，刑罚严酷，令天下震恐；衰败的时候，百姓怨愤，海内叛离。所以，周王安排治国之道次序合适，周朝就延续了一千多年。秦国本末全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全与危险的准则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也。”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观察上古的得失，放到当世进行检验，参考人事的变化，详察社会盛衰的道理，审度权柄势力是否得当，来去有秩序，变化顺应时代，所以能旷日持久，国家得保安全。

宗 首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若此，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衽，

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此时而乃欲为治安，虽尧、舜不能。黄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弗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刳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匡天下乎？

【译文】

如今，或是亲弟弟图谋称东帝，或是亲哥哥的儿子向西面攻击。今天，吴国又受到了指控。天子正当盛年，施之以仁义，继之以恩德，天下还尚且如此，何况权势更大于诸侯十倍的人呢？然而，天下稍稍安定，为什么呢？大国的国王年岁幼小，尚在怀抱之中，汉朝设置的太傅、丞相正掌握着大权。若干年后，诸侯王大部分都到了加冠的年龄，血气方刚。汉朝设置的太傅到了退休的年龄而不肯把他们留下来，汉朝设置的丞相声称患病而赐其免官。那里自丞、尉以上的官职，都换成了诸侯王自己的人。这样和淮南王、济北王的作为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时候，就是想使社会得到治理安定，即使是尧舜也没办法了。黄帝说：“日到中天，就要暴晒；拿起了刀，就要宰割。”如今如果能让此道顺畅，保全国家的安定非常容易。不愿意早做的话，后来就要损毁骨肉亲族而坑杀之。这样与秦朝末年还有什么区别呢？位为天子，借用天下的力量，乘现在这个时候，依靠上天的帮助，尚且害怕变危

险为安全，变乱世为治世。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那个位子上，会不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吗？

数 宁

臣窃惟事势可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

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难，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异此？夫本末桀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陛下试择焉？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也？

臣闻之，自禹已下五百岁而汤起，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故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纪。自武王已下，过五百岁矣。圣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终于无状。及今天下集于陛下，臣观宽大知通，窃曰是以掺乱业，握危势。若今之贤也，明通以足天纪，又当天宜。请陛下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将谁须也？使为治劳知虑，苦身体，乏驰骋钟鼓之乐，勿为何也。乐与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无患；因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无族罪，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耳；因德穷至远，近者匈奴，

远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乡风慕义，乐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资财有余，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顺而乐从令耳；因官事甚约，狱讼盗贼可令少有耳。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则万生遂茂。

晏子曰：“唯以政顺乎神，为可以益寿。”发子曰：“至治之极，父无死子，兄无死弟，途无襁褓之葬，各以其顺终。谷食之法，固百以足。则至尊之寿轻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信之，因生为明帝，没则为明神，名誉之美，垂无穷耳。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观成之庙，为天下太宗，承太祖与天下，汉长亡极耳。因卑不疑尊，贱不逾贵，尊卑贵贱，明若白黑，则天下之众不疑眩耳。因经纪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时。后世无变故无易常，袭迹而长久耳。

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亿，社稷久飨，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周得，后可以为万世法。以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寿并五帝，泽施至远，于陛下何损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治非有难也。陛下何不一为之？

具其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案之当时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无以易此。

【译文】

臣私下以为，事情的趋势可以痛惜的有一件，可以痛哭

流涕的有两件，可以大发感慨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事理伤害道义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了。”臣个人却说：“没有安定。”有人说：“天下已经得到治理了。”臣个人却说：“未得到治理。”害怕违背陛下之意触犯死罪。虽然这样，因为天下确实没有安定，确实没有得到治理，臣不敢顾惜自己，冒死把这些上告陛下。

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并得到治理的人，不是特别愚昧无知，就是鄙陋的阿谀拍马之人，实际上不知道什么叫治，什么叫乱。抱着火种放到柴堆之下，自己躺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烧上来，因此就说安全。这是不顾将来，只求眼前的安全。如今天下的形势，与这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呢？本末倒置，首尾横断，国家制度受到侵扰，这不是有纲纪的表现，怎么可以说是已经得到治理呢？陛下何不令臣把各种事势在您面前认真说一说，陈述治理和安定天下的策略，陛下试着从中作出选择呢？射猎这样的娱乐和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急切呢？

臣听说，自禹以下五百年而汤起，自汤以下五百年而周武王起。所以，圣王的兴起，大致以五百年为一纪。自周武王以来，已经五百年了，圣王还没有兴起，真是太奇怪了！到了秦始皇，似乎是圣王，而最后却不是，终于没有什么功状。如今，天下系于陛下一身。在臣看来，陛下宽宏大度，知通达变，因此能够控制动乱之基业，把握危险的局势。像陛下如今这样的贤德，明达通变，以足天纪，顺应天理。请求陛下为古圣王之事，然而又没有这样做，需要谁来做呢？假如治理天下使陛下劳心费力，身体劳苦，缺少纵马驰骋击鼓鸣钟这样的乐趣，不做也可以。可是这样做的话，乐趣与现在

没什么区别。于是天下常安，四方没有患害；诸侯归附而行于正道，竭诚尽忠而相信皇上；皇上不怀疑他的臣子，没有灭族之罪，没有战争，百姓长保安全；恩德普施，近的施于匈奴，远的施于四方荒远之地，只要人们所能到达的地方，都闻风而敬慕道义，高兴作为臣子；天下富足，钱财有余，储存的粮食够人们吃上十年的；民风朴素和顺，高兴地听从指挥；国家的事情非常少，狱讼盗贼就可以减少了。做到了上面这些，天下就会顺利得到治理，天下的风气清正平和，都很顺畅，各种生物就茂盛起来。

晏子说：“只有政治顺应神灵，才可以增寿。”发子说：“社会治理得最好情况，是父亲不要让儿子死，兄长不要让弟弟死，路途上没有埋葬婴儿的，每人都能顺利地死去。人们的寿限本来百年就够了。那么皇帝的寿限就不止百年了。远古时候的五帝，都超过一百岁。”这话是确凿可信的。生为圣明的帝王，死后就成为圣明的神灵，美好的名声千古不朽。礼祀祖宗有功德，才可以因功取得天下，用德治理天下。观照前代帝王，作为治理天下的借鉴，继承太祖的遗策和天下，汉朝就可以长盛不衰。于是卑下的人不怀疑尊荣的人，轻贱的人不超过高贵的人，尊卑贵贱黑白一样分明，那么天下的大众就不会怀疑了。纲常法纪出于天地，政策法规依四时而定。后世没有变化，因而就没有更易，一直沿袭而得以长久。

臣私下认为，建立长久安定的事功，成就长期治理的基业，继承祖庙，奉养六亲，这才是最大的孝；主宰天下，统治万民，神灵和百姓都得到安静，社稷长久享有，这才是最大的仁。设立纲纪，轻重合适，然后可以被万世效法。以后

虽然有愚昧幼稚不肖之人继承，尚且能够承继先人的基业而得到安全，这才是最明智的。年岁与五帝相同，恩泽施于非常远的地方，这样对陛下有什么损害呢？以陛下的圣明通达，让那些多少知道一些治国之术的人在下面辅助，达到这样的治世并不难。陛下何不试一试呢？

陈述可说的见解于前，但愿很幸运地不被陛下忽略。臣谨核之于天地，验之于往古，查之于当世的事务，日思夜想这些问题，已非常成熟。即使是禹、舜再生为陛下，计谋也不过就是这些！

藩 伤

夫树国必审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凶饥数动，彼必将有怪者生焉。祸之所罹，岂可预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镞而子射子，自祸必矣。爱之故使饱粱肉之味，金石之声，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徼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心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活大臣，全爱子，孰精于此？且藩国与制力，非独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国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须之，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将何失？于实无丧，而葆国无患。子孙世世与汉相须，皆如长沙，可以久矣。所谓生死而骨肉，何以厚此！

【译文】

分封诸侯国一定要仔细分析相互猜疑这种形势。下面多次受其祸害，上面多次违其所欲，凶事饥馑多次发生，其国必定会有怪事出现。何时遇到灾祸，怎么能够预知呢？所以，分封诸侯国，尤其不是让主上安全、让大臣存活的办法，尤其不是保全爱子的办法。既然已经让他们建立藩国，给他们设置臣下，又增加他们的力量，加重他们的权势，让他们滋生骄纵之心，难于让他们臣服和顺从。这与善于铸造莫邪之剑的人用利剑来刺自己有什么区别呢？自招祸害是一定的。爱惜他们因此就让他们饱食美味，让他们音乐充耳，臣民甚众，土地广博，让他们有足够的享乐和安全，然而权力不足以侥幸行险，势力不足以叛逆作乱。所以，没有骄纵之心，没有邪恶的行为，遵守法律，畏惧上命，顺从听命，安乐长存，没有上下互相猜疑的祸端。大臣得以存活，爱子得以保全。还有哪一种办法比这种方法更为精当呢？而且，藩国的控制力，不算太小。制订命令让有儿子的藩国，把藩国分封一部分给他的儿子，没有儿子的先分好等着，儿子生下来就把封地给儿子。这样的话，陛下会有什么损失呢？实际上什么也没失去，而却能保证国家没有忧患，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与汉朝相依存，都象长沙王一样。这样，国家就可以久安了。所说的生死之交和骨肉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藩 强

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执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曩令樊、郢、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蒞醢，则莫若令如樊、郢、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译文】

私下考察前代的事情，大概是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淮南王韩信称王楚地，势力最强大，就最先造反；韩王信倚靠匈奴，势力增强，又反；贯高得到赵王的帮助，又反；陈豨军队精练强大，就又反；彭越称梁王，又反；英布为淮南王，就又反；卢绾的封国相比最弱，就最后造反。长沙王食俸才二万五千户，力量不足以叛逆作乱，功劳虽少封国却最完整，上疏称言最为忠诚，亲族得以保全。当时长沙王没生事端，不只是他的性格与人不同，而是形势使得他这样。昔日若使樊哙、郢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座城池而称王，如今即使是

因此而毁灭，也是可能的。令韩信、黥布、彭越之辈并为通侯而居于朝，即使是活到现在，也是可能的。这样的话，保全天下的大计就已经可以知道了。想要诸王都忠诚归附，就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想要不把他们都剁成肉酱，就不如都让他们像樊哙、酈商、周勃、灌婴那样；想要天下治理和安定，天子没什么忧虑，不如多设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就容易用道义来使令他们；封国小了，就没有了邪恶的念头。

大 都

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无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

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芋尹申亥之井。为计若此，岂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细末大，驰必至心。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

天下之势方病大虺，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无聊也。失今弗治，

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弗能为已。此所以窃为陛下患也。病非徒虺也，又苦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虺也，又若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译文】

当初，楚灵王问范无宇说：“我想扩大陈国、蔡国、叶和不羹的城池，各给予战车一千辆，也足可以抵挡晋国了。再加封给他们楚国诸侯的称号，他们会来朝拜吗？”范无宇说：“不可这样做。臣听说，大的都城怀疑其国，大臣怀疑其主，动乱因此而生。大都生疑就要有战争，大臣生疑则都会使灾祸更加深重。如今扩大陈、蔡、叶和不羹的城池，若是不把它们充实起来，就不足以对晋国造成威胁；若是用资财把它们充实起来，派去许多俸禄很高的大臣，那就是轻视根本而重视末节。臣听说，尾巴大了不容易摆动，树梢过大就必定折断。这岂不是意味着向诸侯施加威势吗？然而，最终成为楚国的大患的，必定是这四座城池。”楚灵王不听从劝阻，真的修建陈、蔡、叶和不羹四城，给四城充实了大量兵车，派去许多大臣。

这一年，诸侯果然去楚国朝拜。过了几年，陈、蔡、叶和不羹四城，有人推举楚国公子弃疾在国内发难，楚国大乱，楚灵王于是死在乾溪芋尹申亥的井中。制定计谋像这个样子，岂不是深可痛惜的吗？可悲啊！根本小末节大，忘掉了事情必定记起。时机啊时机，可以痛惜的正是这个！

天下的形势，正像患了严重的脚肿病，小腿肿得差不多像腰一样，脚趾肿得像大腿一样。这是难治的疾病。平日不能弯曲伸张，一二个指头搐缩消肿，对身体根本没有什么补益。错过今天这个机会不治理，必定成为积久难以治疗的疾病。到了后来，即使扁鹊也无能为力了。这就是我私下为陛下忧虑的。天下的疾病，不只是脚肿，还有扭折脚掌的巨大痛苦。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如今称王的，是陛下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称王的，是陛下兄长的儿子的儿子。亲近的人或许用不着分封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或许大权独揽逼迫天子。臣所以说不只是患了脚肿病，还有扭折脚掌的巨大痛苦。可以痛哭的，就是这种弊病。

等 齐

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则诸侯王乃埒至尊也。然则天子之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

车饰具恶得不齐？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则夫何以异？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诸侯之言曰令，令仪令言是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乱且不息，滑曼无纪，天理则同人事无别。然则所谓臣主者，非有相临之具，尊卑之经也，特面形而异之耳。近习乎形貌，然后能识。则疏远无所放，众庶无以期，则下恶能不疑其上？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而此之不行，沐渎无界，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译文】

诸侯王居住的宫殿的卫士，足穿布鞋，踞坐守卫，按照皇帝宫殿的卫士之例办理；郎中和谒见的人，接受谒言，取得告示，按皇帝授官的方法来办；侍奉诸侯王或者有不廉洁不恭敬处，就按侍奉皇帝的法令治他们的罪，说：“统一用汉朝法令侍奉诸侯王，就是侍奉皇帝。”这样的话，诸侯王就和

皇帝相等了。如果这样，天子和诸侯，大臣与属下，应该像这样完全等齐吗？

天子之相称之为丞相，使用的是黄金印章；诸侯王之相也称为丞相，使用的也是黄金印章，尊荣没有等级的差别，俸禄在二千石以上；天子的众卿官俸二千石，诸侯王的众卿官俸二千石，那么，大臣也相同了。君主位居臣子之上才显出尊贵。如今大臣既然已经相同，法度怎么能够不一致呢？天子的侍卫称为大仆，掌银印，官俸二千石；诸侯王的侍卫也称为大仆，掌银印，官俸二千石。这样的话，侍卫也一样了。侍卫既然已经相同，车马服饰用具怎么能够不同呢？天子的母亲称为太后，诸侯王的母亲也称为太后；天子的妃子称为后，诸侯王的妃子也称为后。这样的话，诸侯减少了什么，天子又增加了什么呢？妻的称号既然已经相同，丈夫的称号还有什么不同吗？天子的外宫门称司马门，擅自闯入者判四年徒刑；诸侯王的外宫门也称司马门，擅自闯入者也判四年徒刑。殿门都称为殿门，擅自闯入的罪犯，也都是杀头。宫墙门卫的名称相同，一样森严，擅入的罪名也已经相等。天子的言语称为命令，令甲令乙即是；诸侯王的言语也称为命令，令仪令言即是。下面的人都称天子为陛下，下面的人也称诸侯王为陛下。天子所乘的车称为乘舆，诸侯王所乘的车也称为乘舆，乘坐的车也相同。然而，所说的君主在哪里？臣子在哪里？

人们的性情没有差异，面目相貌相同。贵与贱的区别，不是人的自然禀赋在身形容貌上的表现。用来分别贵贱、标明尊卑的，是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之类。动乱尚且不止，散

漫没有纲纪，天理就同人事没有区别了。然而，所谓的臣子和君主，不是有相近似的器具，尊卑的界限，只是面容形貌不同罢了。只有走近仔细观察他们的形貌，然后才能够明白他们的区别。疏远的人无处放逐，众百姓没什么可盼望的，那么，下面的人怎能不怀疑他们的主上呢？君臣同类，不同的等级却同样的服饰，那么，主上怎能不被他的属下迷惑呢？孔子说：“位高于百姓的人，衣服没有两样，随从容饰保持常规，以和他的百姓相同，这样，百姓的德行就一致了。”诗说：“那个都城的人士，身着狐裘和黄裳。将要回归周地，以应万民的希望。”孔子说：“作为上等人，可以通过观察看出；作为下等人，可以通过归类记起。”君主不怀疑他的臣子，而臣子不迷惑他的君主。而这一点却没有实行，浸润轻慢无际。可以深长感慨的，正是这点。

服 疑

衣服疑者，是谓争先；泽厚疑者，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等级无限，是谓争尊。彼人者近则冀幸，疑则比争。是以等级分明，则下不得疑；权力绝尤，则臣无冀志。故天子之于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则以为臣；臣之于下也，加五等，已往则为仆。仆亦臣礼也，然称仆不敢称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

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在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礼异，则死丧异。故高则此品周高，下则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临之，埤人者品此承之；迁则品此者进，绌则品此者损。贵周丰，贱周谦。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没，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岑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众多而天下不眩，传远而天下识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

【译文】

衣服色式不同，是为了让人们争先；恩泽厚薄不同，是为了让人们争赏；权力大小不同，是为了让人们争强；等级没有限制，是为了让人们争尊。人们近则希望得到宠幸，相比较就要竞争。因此，等级界限分明，则下面的人不能比拟；权力特色突出，则臣子就失去了希望。所以，天子对于臣下，设置五等，以下的则都视作臣民；大臣对于属下，设置五等，以下则视为仆人。仆人亦用臣的礼节。然而称为仆而不敢称为臣，是为了尊奉天子，避开嫌疑。制订服式的道理，取特别合适平和的给子民，取特别美丽神异的进奉给皇帝。奇异的五采服装，用来比较上下的区别，显示贵贱的差异，因此就高低不同。高低不同，则名称尊号不同，权势力量不同，事情的趋势不同，旗帜徽章不同，祥瑞的征兆不同，礼仪宠爱不同，享受的俸禄不同，冠冕鞋子不同，六服腰带不同，佩

带的饰物不同，车辆马匹不同，妻子侍妾不同，恩泽厚薄不同，宫室规格不同，床席不同，器皿不同，饮食不同，祭祀不同，死丧不同。所以，高的话这一类都要高，低的话这一类都要低。高贵的人，众多的此类之物就会光临他；卑下的人，就要承担众多的此类之物。升迁则此类之物增加；贬黜则此类之物减少。尊贵的人，此类之物都很丰厚；贫贱的人，这类东西就都很少。贵贱有等级，服制品位也有等级。等级既然已经设立，人们就要各处其位，务守其度，擅自降低等级就要责备，擅自上越等级就要诛杀。建立法度让人们学习，设置官员来管理。因此，天下人见到他的服装就知道他的贵贱，看见他的徽章就知道他的势力的大小。使人们都安下心来，选中自己的目标。所以，等级虽然众多，但天下的人却不被迷惑；传到很远的地方，而天下的人却能认得标志。卑下尊贵已经突出来，上下已经分明，那么人伦就有法度了。于是，主上和臣子就像日与星一样，臣子不要希望和君主相比，贫贱的人不要幻想冒充尊贵。卑下的人不凌越等级，则上等人的位子就尊贵了；臣子不超越级别，则君主的位子就安定了。严格遵守人伦纲纪，动乱就失去了产生的根源。

益 壤

陛下即不为千载之治，安知今之势岂过一传再传哉？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横而大强也。至其相与，特以纵横之约相亲耳。汉法令不可得行矣。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以

代、淮阳耳。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国耳。今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国令子适足以饵大国，岂可谓工哉？

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猥毛而起。高皇帝以为不可剽，去不义诸侯，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类良有所至，逋走而归诸侯，殆不少矣。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陛下岂如蚤便其势！且令他人守郡，岂如令子臣之？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梁即有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无后患。代可徙而都睢阳，梁起新郑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今所恃者，代、淮阳二国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计，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则陛下高枕而卧，无山东之忧矣。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县属汉，特以资奸人耳。惟陛下幸小留意。

【译文】

陛下既不图长治久安之策，哪里知道如今的形势，岂能超过一传再传呢！诸侯尚且人人恣意而为，无法控制，豪强

又更加强大。等到他们相互联合，因有合纵连横的约定而相亲善时，汉朝的法令就无法再实行了。如今淮阳和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比面上的黑痣大一点，怎么能够防御楚国呢？陛下恃以悍御藩国的，只有代和淮阳。代北边与强大的匈奴相邻，仅能足以保全自己。皇太子所依赖的，也只有这两个封国。如今淮阳所具有的，刚好可以作为大国的诱饵。当今淮阳在陛下的控制之下。控制国家，命令儿子，仅足以作为大国的诱饵，岂可以说是功劳呢？

君主的行为与平民百姓不同。平民百姓文饰小的行为，争竞小的廉直，就可以自立于乡党和故里。君主则关系到天下是否安全，社稷是否巩固。古时的黄帝是炎帝的兄长，炎帝没有道义，黄帝就讨伐他，涿鹿的田野里，流血成河把杵这种兵器就漂起来了。诛杀了炎帝，兼并了他的土地，天下就得到了治理。高皇帝把天下瓜分给诸王，功臣造反者，像刺猥毛一样四起。高皇帝认为不能削除，除去了不义的诸侯王，使其国空虚，选择吉日良辰在洛阳上东门之外立诸子为王。诸子都封王了，天下才安定下来。所以，德行高尚的人不惧小的廉直，不受小的行为牵累。因此，树立大的利益，来成就大的功业。

如今，淮南之地远的达数千里，跨越两个诸侯国，悬属于汉朝。淮南的人民非常痛苦，想使这种情况有个结束。人们确实有到那里去的，刚到那里就又归于诸侯国，这种情况很不少了。淮南终究不是可以长久作为奉地的。陛下不如早早辨明形势。再说，令别人出守淮南，岂如令淮南作为皇太子的臣国！按照我的愚蠢的想法，陛下把整个淮南的地方都

增加给淮阳。梁国即使有了后人，把淮阳北边的二三个城和东郡划分出来给梁国，就没有后患了。代国可以迁都睢阳。梁国起自新郑，自北到黄河。淮阳自包、陈二地以南直到长江。这样的话，大的诸侯国即使有叛逆之心，打破他们的胆子也不敢谋反。如今所依赖的，只有代和淮阳二国。皇太子依赖的也是这两个封国。按照臣的计谋，梁国足以抵御齐国和赵国，淮阳足以约束吴国和楚国，那么，陛下就可以垫高枕头睡大觉，不必忧虑太行山以东了。臣私下认为，这是二世的便利。假使淮南长久悬置着属于汉朝，只会为奸人所利用。但愿陛下有幸少加留意。

贾谊新书卷二

权 重

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雠之怨，犹之无伤也。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偕冠，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之矣。苟身常无意，但为祸未在所制也，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可谓仁乎？

【译文】

诸侯的权势足以独断专行，力量足以叛逆作乱，即使让他们给处女加冠，也不会说不敢。权势不足以独断专行，力量不足以叛逆作乱，即使是有夏育那样的勇士，有仇人那样的怨恨，也没有损害。然而，当今天下安然恬静，是因为诸侯都还年幼。往后用不了几年，诸侯都到了加冠的年龄，陛下就可以见到那种情况了。秦国日夜冥思苦想，竭尽全力消除六国的忧患。如今陛下用强力控制天下，气势逼人，故而促成了六国那样的灾祸，这就难以言说了。假如自身常常没

有意识到，造成了灾祸而又不能加以控制，动乱的因素日见增多，看得很仔细而不能安定。陛下死后，把天下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弱小的儿子，即使是曹参、周勃也不能使天下安宁。这能够说是仁吗？

五 美

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蒞醢耳，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天子无可以徼幸之权，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上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也；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地制一定，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美附，陛下谁惮

而久不为此五美？

【译文】

天下的形势，就象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不听从指挥控制的。诸侯国的国君敢于自杀而不敢反叛，他们心里明白，若是反叛必被剁成肉酱。诸侯不敢生反叛之心，车辆并进，归附听命于天子。天子没有侥幸得来的权力，没有引起祸乱的基业。虽是小小的老百姓，也知道他们的安全，所以天下人都知道陛下英明；分封国土，制定制度，分齐国为若干国，分赵国、楚国为若干国。制度既然已经各有条理了，于是，齐悼惠王的子孙称王齐地，把齐国分尽为止；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也各依次序，接受他们的祖宗的分封地；燕、吴、淮南等其他诸侯国都是这样。分封地多而子孙少的，封国虚置那里，等他们的子孙生下来后，立为诸侯国的国君。削减下来的土地归入汉朝，用作迁徙诸侯国和分封他们的子孙。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多次封赏他们。因此，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没有什么利益可图，都是真诚地用来安定天下，治理国家。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廉洁；封地的制度一经确定，皇族的子孙就没有人不想称王的。制度定下来之后，下边的人没有背叛之心，上面就没有了诛伐的念头。上下欢娱亲密，诸侯顺从归附。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仁德；封地的制度一经确定，那么，为帝之道就回归清明，为臣之心就回归公正；法制建立而没人违犯，命令施行而没人叛逆；贯高、利几那样的谋略就不会产生，柴奇、开章那样的计谋就不会萌发；百姓恋土友善，大臣效忠顺从。这

都是陛下让他们这样的。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道义；封地的制度一经确定，如同婴儿睡卧衽席之上，天下得到安定，善待遗腹之子，早上送给他们裘衣，而天下不乱，国家长期安定，宗庙久享尊荣。传天下给后世，以至于无穷。所以，当时天下大治，后世称诵圣明。动一下而五件好事归附，陛下惧怕谁而迟迟不做这样五件好事呢？

制不定

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圣威武也，既抚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为逆者乃几十发。以帝之势，身劳于兵间，纷然几无天下者数矣。淮阴侯、韩王信、陈豨、彭越、黥布及卢绾，皆功臣也，所尝爱信也。所爱化而为仇，所信反而为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岂有此变？陛下即位以来，济北一反，淮南为逆，今吴又见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诸侯，淡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定之术也，特赖其尚幼，偷猥之数也。且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处，骨肉相动，又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长此安穷？明帝尚不能以安后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所击所剥所割皆象理也。然至髀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

髀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译文】

炎帝是黄帝同父同母的弟弟。炎、黄二帝各有一半天下。黄帝行道义，炎帝不听劝告，因此二人在涿鹿的野外摆开战场，血流成河把杵这种兵器都漂了起来。土地控制不得，炎帝也被黄帝杀掉了。高祖皇帝凭着圣明威武，平定天下之后，登上天子之位。而大臣叛乱的，竟有几十起。按高祖皇帝的情势，自身奔波于士卒之间，纷乱难解几乎丧失天下的情况就有好幾次。淮阴侯韩信、韩王信、陈豨、彭越、黥布和卢绾都是功臣，都是高祖皇帝曾经亲爱和信任的人。所亲爱的人化为仇敌，所信任的人反叛成为贼寇，不是很奇怪的吗？封地里邑早早确定，岂会有这样的变故？陛下即位以来，济北王一造反，淮南王又叛乱，如今又见吴地告急。这些都是力量单薄的。比他们更大的诸侯王平平静静而没有什么变故，其天下没有巩固安全的方术，只是依赖诸侯王年龄尚幼，是苟且偷安的年岁。而且异姓王自恃强大而发动叛乱，汉朝已侥幸战胜了他们，但是却没有改变诸侯王发动叛乱的原因。同姓王沿袭这种旧例而居诸侯国，骨肉相互争斗，又已经有了征兆了。等到他们的势力消尽之后，又设置新的诸侯王。这样的话，祸殃的变化，不知推移到何时。长此以往，哪里是个尽头？圣明的帝王尚且不能安定后世，像杀牛那样平直怎么能行呢？一天解剖十二头牛，而其锋刃却不钝，是因为砍击剥割都符合关节纹理。然而，到了髀骨和大腿骨那些地方，

不用砍刀就要用斧子。仁义恩厚，是君主的锋刃；权势法制，是君主的砍刀和斧子。大势已定，权力已充足，就要用仁义恩厚滋润万民。所以，恩德施布，天下的人有仰慕之心。如今，诸侯王都像是髀骨和大腿骨一样，丢开砍刀和斧子，而想用锋刃去触及。臣以为锋刃即使不被折断，也要缺口。为何不把锋刃用之于淮南和济北呢？是客观形势不允许。

审 微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始乱也，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千里也。

昔者卫侯朝于周，周行问其名，曰：“卫侯辟疆。”周行还之曰：“启疆、辟疆，天子之名号也，诸侯弗得用。”卫侯更其名曰燬，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虽空名弗使逾焉。古者，周礼天子葬用隧，诸侯县下。周襄王出逃伯斗，晋文公率师诛贼，定周国之乱，复襄王之位。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文公辞南阳，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听，曰：“周国虽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为少，余请益之。”文公乃退。

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叔孙于奚者，卫之大夫也。曲县者，卫君之乐体也。繁纓者，君之驾饰也。齐人攻卫，叔孙于奚率师逆之，大败齐师。卫于是赏以温。叔孙于奚辞温，而请曲县、繁纓以朝。卫君许之。孔子闻之，曰：“惜乎！不如多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宓子治亶父，于是齐人攻鲁，道亶父。始，父老请曰：“麦以熟矣。今迫齐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归，可以益食，且不资寇。”三请，宓子弗听。俄而，麦毕资乎齐寇。季孙闻之，怒，使人让宓子曰：“岂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热耘，会弗得食也。弗知犹可，闻或以告，而夫子弗听。”宓子蹴然曰：“今年无麦，明年可树。令不耕者得获，是乐有寇也。且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强。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年不息。”季孙闻之，惭曰：“使穴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故明之者感奸，由也蚤；其除乱，谋也远。故邪不前达。

【译文】

善不能说因为小而没有益处，不善不能说因为小而没有损害。不要认为做一件小的善事就足以让天下得利，做一件小的不善的事情就足以使天下大乱。当因微小的开端而轻视它的时候，发展起来一定会导致大乱。因此，统治百姓的人要谨慎才是。人们登上高处就要向远处望，接近深渊就要朝下窥视，人的天性不是要窥视和远望，而是地理形势使他们

这样的。有追逐奸佞之事，有招致祸端的形势。老聃说：“在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做，在还没有乱的时候就开始治理。”管仲说：“在忧患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加以防备，是上策。”谚语说：“火苗小时不去灭火，到大火熊熊之时就无可奈何了。萌芽之时不砍伐，将来就要折损斧柄了。”祸端在微小的时候就加以禁止是明智的。乱事刚起的时候，就像地理形势那样迷惑人。事由刚刚露出苗头去看一看，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完全变样了。所以，墨子见到岔路就哭得很悲痛，因为半步走错就会相差千里。

古时候，卫侯去朝拜周天子，周行问他的名字，回答说：“卫侯辟疆。”周行回复他说：“启疆、辟疆，是天子的名号，诸侯不能使用。”卫侯就把名改为燬。然后，周天子才接受卫侯的朝拜。所以，善于遵守上下的名分的人，即使是虚名也不会超过。古时周朝的礼仪，天子丧葬用隧洞，诸侯丧葬悬在下面。周襄王外逃到伯斗这个地方，晋文公率领军队诛杀乱贼，平定周国的叛乱，恢复周襄王的天子之位。因此，周襄王把南阳那个地方赏赐给晋文公。晋文公辞去南阳封地，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隧洞下面。周襄王不从，说：“周国虽然微弱，但还没有人能够代替。天子丧葬用隧洞，伯父也用隧洞，这就是两个天子了。你如果认为封赏的土地少，请允许我给你增加。”晋文公于是就退下了。

按照礼仪，天子之乐，用于宫悬这种祭祀；诸侯之乐，用于轩悬这种祭祀；大夫则直接用悬这种祭祀；士则用琴瑟之类乐器。叔孙于奚是卫国的大夫。曲悬这种祭礼，是卫国国君所用音乐的表现形式；繁多的纓饰，是卫国国君车乘的装

饰。齐人攻打卫国，叔孙于奚率兵迎战，大败齐国军队。卫国国君于是把温这个地方封赏给叔孙于奚。叔孙于奚推辞了，请求朝见时能用曲悬之乐和繁多的饰纓。卫国国君答应了。孔子得知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叔孙于奚些城邑。音乐是用来承载国家的，国家是用来承载国君的。他们的音乐亡了而礼跟着就亡了，礼亡了而政治就跟着亡了，政治亡了而国家就跟着亡了，国家亡了而国君也就跟着亡了。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了！”

宓子治理亶父。这个时候，齐人进攻鲁国，路过亶父。开始的时候，当地父老请求说：“麦子已经熟了。齐人很快就要来进犯，让老百姓自己出城割麦，背回城里，可以增加些粮食，并且不被齐寇所用。”请求多次，宓子就是不允许。很快，麦子就都被齐国人抢去了。季孙听说此事，大怒，派人责怪宓子说：“岂不是很可悲哀的吗？百姓寒冷时耕种，天热时松土锄草，碰到齐人侵犯这样的事，没有能够吃到！不知道尚且罢了，听到了并且还有人请求你，老夫子竟然不听！”宓子恭恭敬敬地说：“今天没收到麦子，明年可以再播种。让不耕种的人得到收成，这就是乐于有贼寇了。况且，一年的麦子收回来不能使鲁国更强大，失去了不会使鲁国更弱，让老百姓生出自取之心，这种创伤肯定是许多年不能平息的。”季孙听到这番话，惭愧地说：“假如地上有个洞可钻，我恨不得钻进去，哪里还有脸面见宓子！”所以，聪明的人觉察奸佞之事，由来很早；他们消除动乱，谋虑很远。因此，邪恶不能往前再发展。

阶 级

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蹶其旁者有罪，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舆则下，入正门则趋。君子之宠臣虽有过，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此则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馱、弃世之法。然则堂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

夫束缚之，系继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灭之。豫让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变容，吸炭变声，必报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问豫让，让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土遇我，我故为之国土用。”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折节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隗苟无节，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此？群下至众而主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但无耻，但苟安，则主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曰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谓污秽，曰帷簿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河之域者，闻谴诃则白冠牦纓，盘水加剑，造清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戾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

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

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故化成定俗，则为人臣者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行，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

【译文】

君主的尊号辟，与殿堂的阶级没有区别。殿堂的阶级九级，堂基高差不多有六尺。如果殿堂没有阶级，堂基的高度恐怕超不过一尺。天子在堂上，群臣在堂阶上，众多的百姓在地上。这就是辟。所以，殿堂九级台阶上的侧边，距地远殿堂就高，距地近殿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凌越，道理形势都是这样。故古时候圣明帝王的制度分为许多等级，内有公、卿、大夫和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百官、小吏以及平民。等级分明，天子就尊崇了，所以天子的尊崇是不可企及的。

俗谚说：“想砸老鼠，又怕毁坏旁边的器物。”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忌惮而不敢砸，恐怕毁坏了器物，何况尊贵的大臣接近于君主呢？廉耻礼节，是用来

约束君子的，所以只有赐死，而没有杀戮这样的侮辱。因此，捆绑、杖击、鞭笞、髡发、刖足、黥面、割鼻这样的刑罚，就不用于士大夫，因为他们距君主不远，礼法不能指责他们。君主在路上，马踏进旁边就有罪，见到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迎，遇见君主的车辆就要下马，进入正门后就要小步急走。君主宠爱的臣子虽然有过失，也不对他们施加刑罚杀戮，这是尊重君主的威势。这就是为君主防备远而不敬的原因，是以礼相待群臣而激励他们的原因。如今，对王、侯、三公这样高贵的人，天子都要换一副面孔礼待，是古时候天子所说的伯父、伯舅。但是，如今把他们与众多的百姓、服劳役的人、奴隶同样对待，施用黥面、割鼻、髡发、刖足、分尸、杀头之类的刑罚。然而，他们的殿堂下不会没有阶级吧？受到杀戮之辱的人，不是太窘迫了吗？廉耻没有广布人心，大臣不就是要掌握重权，大官不就是要耍有徒人、奴隶那样无耻的想法吗？望夷宫以下欺上的事情，秦二世时就出现了。应当加重刑罚的原因，是砸老鼠而不害怕毁坏器物的习俗。

臣听说：“鞋子虽然很新，但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虽然破烂，却不能用来垫鞋子。”因为曾经居于尊贵宠幸的位子，天子就要换副面孔以礼相待，小吏百姓就要伏地而敬畏之。如今有了过失，可以废黜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自尽。若把他绳捆索绑送给司空，编入服劳役的人的名籍，司寇关押，正徒欺负，小吏辱骂，鞭子抽打，与让众百姓见到没什么区别。低下的人熟悉懂得高贵的人的事礼，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使用，不是为了熟悉天下，不是为了尊重推崇尊贵的人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众民曾经宠爱，死就死吧，低

贱的人怎么能够这样挫伤侮辱他呢？

豫让事奉中行的君主，智伯讨伐中行，消灭了中行，豫让就转而事奉智伯。等到赵国灭亡智伯，豫让毁坏面容，吸进炭末改变声音，一定要向赵襄子报仇，连续五次起身报仇，而没有刺中赵襄子，一个晚上换了五个休息的地方。有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象对待众人一样对待我，我所以像众人一样事奉中行。智伯把我当成才能出众的人来对待，我所以就要为他发挥一个才能出众的人的作用。”同是这一个豫让，背叛君主，事奉仇人，行为像猪狗一样；屈己下人，竭力尽忠，行为高出刚烈之士。这都是君主使他这样的。君主对待大臣像对待犬马一样，大臣的行为就会像犬马一样；像对待公有的役人一样，大臣的行为就像公有的役人一样。愚钝无耻，苟行无节，没有廉耻之心，就会苟且而不好自为之，权且从人；见利益就争，见好处就夺，君主遇有败困之事就收取他，君主有灾患而自己则苟且幸免。站在一旁观察变化，见到对自己有利的，就欺人卖主而求利。君主将怎样分辨这些呢？下面的人很多，君主特别少，财宝器物官职基业都托付给了下面的人。那些卑鄙无耻苟且偷安的人，主上最为痛恨。所以，古时候，礼仪不施及平民百姓，刑罚不加于有道德的人，用这些来激励宠爱之臣的节操。

古时候，大臣犯了不廉洁的罪而被废黜，不说不廉洁，而说他祭器不整齐；犯了男女之间淫乱的罪，不说淫乱，而说帷幕不加修饰；犯了软弱涣散不称职的罪，不说软弱涣散，而说做官不称职。所以，尊贵的大臣即使是认定有罪，也不直接正面斥责，尚且迁就他而替他隐讳。大臣受到严厉的谴

责，听到谴责就头戴缀有长毛纓穗的白色帽子，清水盘中放置利剑，到洁净的房中，请求君主治罪，君主不让人捆绑大臣牵着行走；那些犯有中等罪行的人听到命令就自解绳索，君主就不让人砍他的头；那些犯有大罪的人，听到命令就朝北面再次拜谢，跪着自尽，君主就不让人揪住他施刑了，说：“你这个大夫自己有了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以礼相待，所以，文武百官都私自欢喜；用廉耻激励他们，所以，人人都从事正直的行为。

君主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他的臣子，而群臣不用正直的行为来报答君主，就不是人的同类了。所以，教化已成，风俗既定，作为臣子就要为了主上而忘记自己，为了国而忘掉家，为了公而忘记私，见利不苟且求得，见害不苟且离开。这就是义之所在，是君主的教化。因此，父兄这样的臣子真诚地为宗庙而死，遵守法度的臣子真诚地为国家而死，辅助羽翼的臣子真诚地为君主而死，守土抗敌的臣子真诚地为守城卫边而死。所以说，圣人有城固若金汤，相关的人物也会有坚定的志向。他人尚且为我而死，所以我就要和他一起而生；他人尚且为我而亡，所以我就要和他一起而存；他人将要为我而生危险，所以我就要和他一起求得安全。眷念行为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服从于义，因而就可以托付不加限制的权利，可以托付五尺的孤儿。这是激励廉耻施行礼义的结果。这样做，君主丧失些什么呢？不去做这些，而眷念别的，所以说可以长长地大为感慨啊！

贾谊新书卷三

俗 激

大臣之俗，特以牍书不报，小期会不答耳。以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流失，世坏败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笔之吏务在筐箱，而不知大体。陛下又弗自忧，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耻，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寄之？

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剽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姬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攘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者已。其余猖獗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

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时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

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译文】

大臣的习俗，只因没有书信通知，就不赴那种小的约期聚会。不要以为这是大不了的事情。天下的情形大抵如此，举一而知放荡的风俗流布甚广，世道已经败坏了。因为坦然不知，奇怪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再加上那此主办文案的官吏，专心在厢房办公，而又不懂得大的礼节。陛下又不自己忧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邪恶的风俗一天天增长，百姓安然处之，没有什么廉耻，不遵守礼义，岂不是作为儿子要背叛他的父亲、作为臣子要不忠于君主吗？岂不是作为弟弟要欺负他的兄长、作为下人要欺骗他的上司吗？陛下虽然握有大权，事情基业将托付给谁呢？

管子说：“有四纲，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四大纲不能张开，国家就要灭亡。”假如管子是愚昧无知之人，就可以让管子少懂得一些治国的方法。那样的话，这岂不是让人感到寒心吗？当今之世，竞相奢侈淫靡，上面没有礼制

法度，丢掉了礼义，捐弃了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真可以说是月月相异，岁岁不同了。为非作歹追逐私利，恐怕不是值得留恋的行为。如今，那些过份的人，杀其祖父，屠其祖母，戏侮妇女，刺杀兄长；盗窃者想着偷取别人埋在柱下的金钱，摘取人家卧室的帘子，扛走两庙的祭器，青天白日在大都市中抢劫小吏的金钱；矫饰虚伪的人拿出几拾万石谷物，给六百多万金钱，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出行诸侯。这是最没有德行道义的人。其余恣意横行而追慕那些无行无义之徒的人，象猪羊一样驰驱奔竞。这大概与管子所说的“四纲没有张开”相类似吧？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在臣看来，百官考虑的是怎样更省力省事，认为这个时候正适用这样。改变旧的风气和不良习俗，让天下的人都向往道义，这类事情不是平庸的官员所能做的。陛下又不自己担忧，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设立君主和臣子，上下分有等级，让父子有礼法，六亲有纲纪。这不是上天所做的，而是人类设立的。人类设立的而不做，不树立起来就会僵化，不遵守就会毁坏。秦国毁灭礼义廉耻而不施行，所以君臣背离而相互生事，上下乱越而没有等级区别，父子、六亲相互祸害杀戮而失去了应有的礼法，奸人贼子四起，天下百姓分崩离析，总共十三年，社稷就成了废墟。如今四纲尚未全备，所以奸人心怀侥幸，百姓心生疑惑，不如确定纲纪制度，让君是君，臣是臣，上下等级有别，父子、六亲各得其所，奸人没什么可侥幸的，众人信任君主而没有疑惑。这种基业一经确定下来，就会世代安定，后世也就有所依靠和遵循了。如果纲纪制度不确立，这就像渡大江大河到了中流不能控制

住舟楫，而又遇到了大风大浪，船非倾覆不可。可悲啊！预防预料不到的事情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能不仔细考虑吗？

时 变

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贵人，善突盗者为圻诸侯。设谄而相伤，设輶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是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有贵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逾等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毋取瓢碗箕帚，虑立谗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然

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失之术也。悲夫！

【译文】

秦国失去治理，天下大乱，势众的欺负势寡的，聪明的欺负愚笨的，勇敢的劫掠怯懦的，强壮的凌辱弱小的；工于掠夺的人成为贤德高贵之人，善于劫盗的人成为一方诸侯；设下陷阱彼此相斗、设下圈套互相陷害的人成了聪明人。天下已经乱到极点了！因此，特别贤德之人乘乱而起，威名远振海内，德仪令天下人相从，昔日为秦国效力的人，转而为汉朝效力了。如今又怎么样呢？努力向前有所作为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并吞天下的形势已不存在，还要孝悌顺从干什么？书读的好了就可以做官了，还要德行义礼节操干什么？家中富有就可以出钱买官做，骄奢无耻却做祭酒，黥面劓鼻的人却手揽政务。行为虽同猪狗，但只要家财富足，就可倚着几案睁大眼睛等待天子封赏官职。虽然得罪了同胞兄弟，欺负了伯父，违忤了父母，然而只要钱财富足，就可以衣着华丽，车马严整，养着优良的走狗。矫饰诬妄之人而家富，盗人钱财之人而钱财充足。他们这样，有什么损害呢？想要交往就选择高贵得宠的人交往，想要有权势就选择有权有势的官员和他们攀上儿女亲家。没有权势，就不和他们联姻；没有尊崇显贵的亲戚，就不和他结拜兄弟；不是豪门富户，就不和他们来往。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今的风俗奢侈淫靡，争强斗

富，超过等级规范，争相攀比富裕。当今之世看重空头的爵号，轻视好的风俗，尊敬奸恶之人；老百姓不做奸恶之事而贫穷，受到乡里的辱骂；清廉的官员辞官归乡，受到人们的嘲笑；做官的人敢做坏事却富足，作为一个好官，待在家里却好像是犯了法。为了利益，为了财物，士人兄长劝说弟弟，父亲劝说儿子。风俗之邪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商君违背礼义，捐弃伦理，一心一意努力向前有所作为。推行了二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衰败，秦国的人有儿子且家中富足的，儿子长大后就分出去；家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赘给人家。义父耕耨锄地，持杖执帚，担心有恩于人而形于颜色；义母拿个瓢碗箕帚，担心很快受到责怪。媳妇抱着儿子喂东西吃，和公公一起蹲坐，媳妇婆婆就彼此不和，反唇相讥，斜视她们的爱子。喜好实利而轻视感情的，是他们的父母；考虑有没有罪，则属于伦理。他们与禽兽不同的，也就这一点了。然而还能同心投入到时事中，是事情成功了而义却毁败了。挫败六国兼并天下，是争取得来的。然而，不知道还归廉耻之节操，仁义之忠厚，信用吞并天下的方法，于是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总共十三年社稷就成了废墟，这是不知道守已成之业的道理，得与失的方法。可悲啊！

瑰 玮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悬网，甚可瑰也。今有玮术于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

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悬网。陛下无意少听其数乎？

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充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作之费日，挟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势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知，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冒主务侈，则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绣衣民而民愈寒，以褊民，民必暖而有余布帛之饶矣。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刑佚乐而心悬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悬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世淫侈矣，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故邪人务而日起，奸诈繁而不可止，罪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则让，上僭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知巧诈谋不起，所谓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悬网。

【译文】

这里有天下的好政策：给予百姓物品，百姓却更加贫穷；给百姓衣服穿，百姓却更加寒冷；让百姓快乐，百姓却更加痛苦；让百姓聪明，百姓却越发不知道躲避悬网。这种政策非常值得珍贵。如今，这里还有一种好方法：掠夺百姓，百姓却更加富裕；不给百姓衣服穿，百姓却更加暖和；使百姓辛苦，百姓却更加快乐；使百姓愚昧，百姓却越发不遭受悬网之危。陛下没有略略听取一下这种方法的意思吗？

雕彩镂金的多用途器物，很多纤巧细微的纹路，粗劣的器物与日变化，引起百姓丢弃坚固的器物，而追求雕彩镂金的纤巧器物，以此互相争高比下。制作它应该用一天，如今十天还不能轻易完工；能够使用一年的器物，如今半年就坏了。制作浪费时间，因精巧而使用容易损坏，不耕种庄稼的人却食用农民的许多粮食。这就是天下困苦贫穷而不富足的原因。所以，让百姓从事工商，百姓就非常贫穷；让百姓从事农耕，百姓就非常富足。华丽的花纹刺绣，织绣时浪费女工的工作，况且一百个人织绣不够一个人穿，而且不能轻易获得，天下的出力人怎么会不受寒受冻呢？世人都因风俗奢侈相互炫耀，人人都羡慕别人所长，害怕习俗迫近，希望习俗不要到来，以至于互相争竞高下，而上面又没有制令法度。如今，即使是受过宫刑的人被人买卖的妾和下贱的人，衣着服饰超过诸侯，可与天子相比。这是让天下的人公然冒犯主上，追求奢侈。冒犯主上，追求奢侈，则天下人受冻，衣服就不够用了。所以，把华丽刺绣的衣服给百姓穿，百姓却更

加寒冷，把它从百姓手中夺回来，百姓必定暖和，布帛必定丰饶富足。奇异工巧的小技，是商贩到处混饭吃的手段，他们效法安闲快乐而心怀罪感，一旦得志就奢侈淫靡，那么就用品不足，积蓄甚少。如果遇到灾旱，他们必定首先感到困穷的逼迫，非常痛苦饥饿。如今，驱赶百姓归乡从事农耕，都从事农业生产，天下的百姓都凭自己的力气吃饭，商贩游食一类的人转而回到田野，百姓安于本份，用心种田，没有负罪的念头。没有苟且获得的念头，行为谦恭节俭，家有积蓄，人们就乐得其所了。所以说让百姓辛苦，百姓却更加快乐。世风淫靡奢侈，掩饰智巧来互相欺诈，获得实利的人成了聪明人；敢于犯法违禁，到处行骗且非常奸诈的人，成了明白道理的人。所以，奸邪之人追求智巧日甚一日，奸诈众多而无法制止，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停止的时候。君臣互相做假，上下没有分别。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制令法度而产生的。如今，一定要改变奢侈淫靡的风俗，推行节约勤俭的方略，让车辆有一定的制度，衣着、服饰、器物、械具都有制度和数额。制度和数额定下来之后，君臣就没有了过失，上下等级分明了，擅自退下一级的要受到责备，超越等级的就要诛杀。故而淫逸奢侈就不能产生，智巧诈谋就无处可起，奸邪盗贼自己就洗手不干了，百姓距犯罪远了。奸邪盗贼不能产生了，这就是所说的“愚”。所以说，让百姓愚昧，百姓反而越发不犯罪了。

孽产子

民卖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入之闲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也。而众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缣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绋，而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后以缘其领，孽妾以缘其履。此臣之所谓踳也。且试观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胡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国已素屈矣，奸邪盗贼特须时尔，岁适不为，如云而起耳。若夫不为，见室满胡可胜抚也。夫俸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则无茆施，不敬而素宽，有故必困。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译文】

百姓卖掉自己所生的子女，购买带有刺绣的衣服和丝织的带有花边的鞋子，穿着它们到闲适的地方。他们穿的这类衣服，是古时候天子妻子穿的衣服。天子的妻子穿着这种衣服可以到宗庙，却不能出席宴会。然而，众多的平民百姓都

能让他的庶妾穿着白纱为表，薄薄的白色细绢为里，缝缀着花边的美丽的刺绣服装。这是古时候天子的服装。如今，富人、大商贾和店老板，却能够用这种刺绣做门帘。古时候，普天下事奉一个帝王和一个帝王之妻，节俭适度。如今，富人和大客商的墙壁上都挂有帝王之服，商人的妻子、优伶、娼妓和下贱的人生的子女，都能用帝王之妻的服饰。这样的话，天下不穷尽，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帝王自身穿的黑色的丝织品，没有商贾穿的奢侈贵重，门墙没有挂上刺绣的门帘；帝王的妻子在衣领上缝上花边，商人的庶妾却把花边缝在鞋子上。这就是臣所说的错乱。再就事情的道理来看，一百个人做的不够一个人穿的，想要天下没有受冻的人怎么可能呢？一个人耕种，十个人聚过来吃，想要天下没有挨饿的人怎么可能呢？百姓腹中饥饿，身上寒冷，想要他们不做奸邪盗贼也不可能。国家财力原来已经竭尽了，奸邪盗贼只是需要时机罢了，逢上年成歉收，就会像风起云涌那样。如果歉收，满室都是饥饿寒冷之人，怎么能够安抚得了呢？这个时候，使上面的人得到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平静地居处，没有藩篱，不敬的人受到宽恕，一旦发生变故，必定困窘。然而，献计的人都说：“最好不要动。”不动而可以拯救天下的败亡，还等待什么呢？可悲啊！习俗如此不敬，等级如此没有差别，如此冒犯尊上！献计的人还说：“不要做什么”。可以长久大为感慨的，就是这点。

铜 布

t 铜布于下，为天下灾。何以言之？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焉，黥罪日繁，此一祸也；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聚，此二祸也；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井也。且农事不为，有疑为灾。故民铸钱不可不禁。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

今博祸可除，七福可致。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铜不布下，则伪钱不繁，民不相疑，二；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三；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四；挟铜之积以铸兵器，以假贵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别贵贱，以差上下，则等级明矣，五；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倍羨，则官必富，而未民困矣，六；挟铜之积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此谓之七福。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为长大息者，此其一也。

【译文】

铜流布到下面，成为天下的灾害。为什么这样说呢？铜

流布到下面，百姓铸钱大概一定要把铅和铁掺杂到里边，黥面的罪人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是第一件祸事；铜流布到下面，假钱流行不止，铁失去了信誉，百姓更加怀疑，这是第二件祸事；铜流布到下面，开采铜矿的人放弃田地；在家铸钱，损害了农事，谷物歉收，接近饥饿，这是第三件祸事。所以，不禁止铸造铜钱，钱币就非常错乱，黥面的罪犯就一天天增多。这是个陷阱。况且，庄稼没有收成，天疑于受了灾害。所以，百姓铸造铜钱，不可以不加禁止。君主禁止铸钱，必定要用死刑。百姓铸钱的现象禁绝了，钱币就一定会回复到重要的地位。钱币的地位重要了，偷偷铸造钱币的人出现了，就处以死刑。这样，处死刑的人又增加了。这就是铜让他们这样的。所以，铜流布到下面，祸害很大。

如今，大祸可以消除，七种福利可以到来。什么叫七种福利呢？君主把铜收上来，不让它流布到下边去，百姓不铸造钱币，黥面的罪人不增加了，这是一；铜不流布到下面，假钱不多了，百姓不互相生疑，这是二；铜不流布到下面，不能开采铜矿，不能铸造钱币，百姓返回耕种田地，这是三；铜不流布到下面，全部归于君主，君主持有大量的铜来控制钱币轻重，钱贬值时就用办法收敛回来，钱增值时就用办法散出去，这样钱币就必定稳定，货物价格必定平稳，这是四；把积累起来的铜铸成兵器，给予尊贵的臣子，大小多少，各有制令法度。用这些铜铸兵器区别贵贱，分别上下。这样，等级就分明了，这是五；用积聚起来的铜统理各种物品，调剂盈虚，以收取更多的盈利。这样，官府定会富裕，经商的人就困窘了，这是六；用积聚起来的铜控制我们废弃的财物，与

匈奴争取百姓，则匈奴之敌必定失败。这就是所说的七种福利。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失败变成胜利。如今，不要七种福利而推行大祸。在可以大为深长感慨的事情中，这是其中的一件。

壹 通

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岂若定地势，使无可备之患？因行兼爱无私之道，罢关一通。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者所为，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于臣之计疏。山东孽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于此矣。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今不定大理，数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义，不便。

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南边为奉地，弥道数千里，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有免侯之地于远方，调均发征。又且必同大国，包小国为境，小国阔大国而为都。小大驳跖，远近无衰。天子诸侯封畔之地无经也，至无状也。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至此？

【译文】

所说的建立武关、函谷关和临晋关这三个关隘，大抵是为了防备太行山以东的诸侯。天子的制度在于陛下。如今，扩

大了诸侯国，使其力量强大，于是建立关隘来防备，就像秦国当时防备六国一样。不如安定当地的局势，使他们没有可以防备的灾祸。因而推行互相友爱、不要私利的思想，撤除关隘，统一交通。天下不能因为小小的独领关中的人的作为，而禁止人们到诸侯国去做官，甚至于不能纵马出关。这岂不是说诸侯得众人之力权力会更大，他的国家车辆骑士多了，力量就更加强大了。所以公开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让臣子的计谋疏简资助诸侯，不让太行山以东的忤逆的诸侯象一家人一样，精明之处正在这里。这样，岂如规定诸侯的地域，使令诸侯国的百姓呢？一人骑两匹马，不足以成为祸害，增加一万个男子，也不足以为害。如今，不制定用途广大的制度，而靠一次又一次地颁布禁令，不能让人心服，损害了广为覆盖的道理，颇为不便。

天子建都长安，而把淮南东南的边远之地作为贡奉之地，道路远达数千里，贡物送到京师很不容易。有的郡国就跨越诸侯国，把被免除的诸侯的远方土地占有过来，调剂余缺，征集人力物力。又一定要像大的郡国一样，把小的郡国包围在自己的境内，小的郡国的城廓，大的郡国建为都城。大小郡国杂处，远近不绝。天子、诸侯的封地不合经典，甚至于特别没有道理。用藩国资助强大的敌人，用封侯引诱人们篡逆，是特别不合适的。陛下为何久久不纠正这一点呢？

属 远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其远者

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不振。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令此不输将，不奉主，非奉地义也，尚安用此而久悬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义，是复秦之迹也。窃以为不便。夫淮南窳民贫乡也，徭使长安者，自悉以补，行中道而衣行胜已羸弊矣，强提荷弊衣而至，虑非假贷自诣，非有以所闻也。履屨不数易不足以至，钱用之费，称此苦甚。窃以所闻县令、丞相、归休者，虑非甚强也，不见得从者。夫行数千里，绝诸侯之地而县属汉，其势终不可久。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其来徭使者，家号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属汉而欲王，类至甚也，逋遁而归诸侯者，类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资奸人。

【译文】

古时候，天子之地方圆千里，取其中间建立都城，运送贡物，支应徭役，远的不超过五百里；公侯之地方圆百里，取其中间建立都城，运送贡物，支应徭役，远的不超过五十里。这样，运送贡物的人不感到劳役的痛苦，支应徭役的人也不损伤他们的钱财。所以，远方的人居处平安，士和百姓都为有这样的主上而高兴。这是天下得以长久的原因。到了秦朝

就不是这样了。秦国不把一尺一寸的土地分封出去，想要自己全部占有，运送贡物自海上而来，一个钱的赋税，花费十个钱运送，不能轻易送来。君主得到的很少，而百姓所受的茶毒痛苦却非常深重。故而，陈胜一造反，秦朝的天下就委靡不振了。如今，汉和越两诸侯从中间划分，以庐江为界作为贡奉之地，即使是秦国最远的边疆，也不会超过这个多远。不让这个地方的人运送贡品，不贡奉君主，不是贡奉之地的道理，哪里还用得着因此而久久放不下心来呢？如果让这个地方按照贡奉之地的惯例去做，这就又回到了秦国的老路上。我私下认为这很不合适。淮南是个苦民的穷地方，徭役使往长安，都全部是自己来补充途中的费用了。行至中途，衣服行装好的也都变得破烂不堪了。勉强提挈着破烂衣服到了长安，恐怕不靠借贷而能自己到来的，还没有听说过。鞋子不更换多次，不能到达长安。钱财用品的费用，使百姓苦不堪言。我私下把这些告诉县令、丞相和退休的官员，他们都担心诸侯国如果不是非常强大，君主是不会听从的。行走数千里，把诸侯的封地都走尽了而悬属于汉，这样的形势终究不能长久。汉朝往那里去的人，家中人悲号哭泣相送；那里来支应徭役的人，其家人也是悲号哭泣相别，两边都不想受这样的痛苦。依附于汉朝而想称王，其痛苦如此。逃亡回去归附诸侯的情况，不是很少了。陛下不如早定制度，不要让它们资助奸佞小人。

亲疏危乱

陛下有所不为矣，臣将不敢不毕陈事制。假令天下如曩也，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六七诸公皆无恙，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试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侯并肩而起，非有侧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侯率幸者乃得为中涓，其次仅得为舍人。高皇帝南面称帝，诸公皆为臣，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陛下之与诸公也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陛下独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各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能为治乎？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虽离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听，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乃启其口，匕首已陷于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故疏必危，亲必乱。陛下之因今以为治安，奈何？知其必且危乱也，然且吟歔而坚

控守之为？何如制以糜相悬！

【译文】

陛下有些事情没做，臣不敢不把这些事情都陈说出来。假如天下还像往日那样，淮阴侯称王楚地，黥布称王淮南，彭越称王梁地，韩信称王韩地，张敖称王赵地，贯高为赵相，卢绾称王燕地，陈豨居于代地，让这些人都无疾无忧，依恃其国而居。正当这个时候，陛下若即天子之位，能够自我安定吗？臣知道陛下不能自安。天下混乱，高祖皇帝与诸侯并肩而起，没有侧室那样的势力而参与其事，诸侯幸运的一般只是做个皇帝的侍从官，次一些的仅仅能够做个舍人。高祖皇帝面南称帝，诸公都当上了大臣，才能与所做之官相距很远。高皇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登上了天子之位，划分肥沃的土地，让有功之臣称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市，少的有三四十个县。高祖皇帝的恩德够优厚的了。然而，其后十年之间，造反的就有九起，几乎丢掉天下的情况有五六次。陛下和各位王公不是亲族，量其才能而用为大臣，又不是陛下亲自封他们为王。因为分封异姓王，高祖皇帝连一年就不能安定，陛下怎么能够偏偏因此自安？然而，尚且还有可以推托的，说这些诸侯王都不是亲族。臣请求试着说一说亲族这种情况。假如令悼惠王称王于齐，元王称王于楚，中山王称王于赵，幽王称王于淮阳，共王称王于梁，灵王称王于燕，厉王称王于淮南，这六七个高贵的人都无疾无忧，各人依据其国而居处。正当这个时候，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让天下得到治理吗？臣私下知道陛下不能治理。诸侯王名义上虽然是臣子，实际

上都有当皇帝的想法，考虑的是统治一切，自己做天子，擅权封赏爵位，赦免死罪，更为过份的是有的人用黄绢做车盖。汉朝的法律不能确立，制令不能实行。即使是像淮南王那样背离道义的人，怎么肯听从诏令呢？召见他怎能让他来呢？即使是侥幸让他来了，哪里还有什么法令！假如要动一动某一个同姓王，天下的同姓王就会四面起事，天下还怎么能够控制呢？陛下的臣子虽然有像冯敬那样强悍的人，刚刚张开口，匕首就已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替陛下带领这些人呢？所以，疏远的人必定危险，亲近的人必定作乱。陛下今天谋求治理安定，有什么办法呢？知道他们必定是危险和乱由，然而还忍气吞声、坚持控制住干什么？不如像牵牛缰绳一样加以控制。

忧 民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富人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即或闻耳。曩倾不雨，令人寒心，一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其在王法谓之何？必须困至乃虑，穷至乃图，不亦晚乎？然则所谓国无人者，何谓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岂不在于陛下

者哉？上弗自忧，将以谁偷？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边境有数十万之众聚，天下将何以馈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沟壑，剽盗攻击者兴继而起，中国失救，外敌必骇，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为人上弗自忧。魄然事困乃惊，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无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时，可善为。陛下少闲，可使臣议，从丞相、御史计之。

【译文】

君王的法度，百姓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三十年，百姓就有十年的积蓄。所以，禹时连续九年水灾，汤时连续七年旱灾，灾害厉害的时候，田野里连青草都没有。然而，百姓没有饥色，道路上没有讨饭的人。灾害过去之后，尚且禁止人们去耕种。古代人治理天下，确实有才能啊！君王的法度，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称为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就说是国家不像个国家了。如今，汉朝已经建立三十年了，天下更穷，粮食特别少，陛下不明白吗？没有收成的年景，富人不出借钱粮，穷人只好挨饿了。天时没有收成，人们就卖官爵，卖儿女，或许已经听说了吧？天不下雨，让你寒心，一旦下雨，他们又担心雨再下下去，天下没有积蓄，像这样已经到了极点。这种现象，王法该对它说些什么呢？一定要等到困窘到了极点才考虑，贫穷到了极点才想办法，不也是太迟了吗？然而，所说的国家无人，说的是什么呢？据有天下而又想让它安定的，

岂不是在于陛下吗？皇上自己不忧虑，将让谁苟且考虑这些呢？五年有一小的丰收年，十年有一大的灾年，三十年有一大丰收年，这大概说的是大略之数。倘若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天下的人凭什么救济？突然有几十万的军队聚集边境，将拿什么送给他们？战争和旱灾接连而至，百姓饿死于沟壑，盗贼劫匪和抢掠的人接着就四面而起，中国不能救援，外面的敌寇必惊喜不已，很快就会来侵犯。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况且，掌握政权的人未必明白这一点，皇上不自我忧虑。事情突然困迫时就惊慌了，督率群下说：“这是天意，怎么办呢？”事情既然已经没有办法了，还能干什么呢？现在，秋天刚刚开始，可以善加治理。陛下得便，可以让大臣商议，听听丞相和御史的对策。

解 县

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天下倒县，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蹙且病痒。夫蹙者一面病，痒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侯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县甚苦矣，窃为陛

下惜之。进谏者类以为是困不可解也，无具甚矣！陛下肯幸听臣之计，请陛下举中国之祸而从之匈奴，中国乘其岁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死亡，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匈奴之众，唯上之令。陛下威惮大信，德义广远，据天下而必固，称高号诚所宜。俯视中国，远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后退斋三日，以报高庙，令天下无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圣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若此，可谓国无人矣。

【译文】

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人被倒着吊起来一样，已是十分危急了。希望陛下反省一下。天子就像是天下人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天子在上；蛮夷像是天下人的足，为什么呢？因为蛮夷在下。蛮夷的征召命令，由君主去执行；天下所有的贡物，成了臣子的礼物。足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这就是倒悬的形势。天下倒悬，没有人能够解救。国家若被倒悬，有人解救吗？天下的形势，不只是倒悬，还与既瘸腿又出痲子相类似。瘸腿是一面的病，出痲子是一个地方疼痛。如今，西郡和北郡，即使有很高的爵位也不能轻易收复，五尺以上的男儿不能轻易得到休息，当地人民十分困苦。中原地带左边的防卫绵延几千里，运送粮饷十分困难。放哨的人了望烽火，不敢躺下。戍边的将士有时穿着铠甲休息。匈奴人欺侮中国，侵扰掠夺不知何时能止。这个时候，期望于信义威势厚德，是很困难的。所以，臣说一方病了，医生能治疗，而皇上不肯让人医治。天下倒悬，就更加痛苦了。臣私下为陛下惋惜。进

谏的人都认为这种困迫是不能解脱的，真是太无能了！陛下肯听从臣的计谋，就请把全中国的灾祸都移给匈奴，中国乘大丰收之年，迫使匈奴伏罪而加以杀戮，系住单于的脖子让他俯首听命，让他伏于中军阵前加以责备，用鞭子抽打他的背，匈奴的人都听从皇上的命令。陛下威信大增，恩德远播，享有天下必定牢固，称高等的名号确实是合适的。俯视国内，远望四方蛮夷，都可随心所欲。然后，退居室中，斋戒三日，报知祖庙，让天下愚笨的、智慧的、男的、女的都说皇帝果然十分圣明。怎么忍心圣明的陛下统御天下而长久受夷人的欺负呢？如果这样，可以说是国家没有人才了。

威不信

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且事势有甚逆者焉。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入乎？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舟车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扞然数百里而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译文】

古时候公正的道理是，不分东西南北，只要车船能够到达，人们能够走到的地方，没有不服从命令的，然后才能说天子恩德厚重，德泽深湛，然后才能称帝；美誉又有增加，然后才能称皇。如今称号非常好，但实际上北面超不过长城。匈奴不只是不服从，还特别不敬重，边境长期不能安宁，国中就长期不能平静。匈奴就像是一只卧虎，有机会就要有行动。这种情况什么时候结束？当初，高祖皇帝起自平民，却能令九州听命。如今，陛下令行于九州，而不能行于匈奴。臣私下以为这是陛下的不足，而且，事情的趋势还有更加背逆的。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天子在上；蛮夷是天下的足，为什么呢？因为蛮夷在下。蛮夷的征召命令，由天子去实行，天子所有的贡品，成了臣子的礼物。足反而在上边，头颠倒过来在下边，这是头足倒置的形势。天下之势头足倒置了，没有人能够治理。如果国家头足倒置了，有人能治理吗？德行能够施行到远方，威信能够加于远方，车船所能到达的地方，都可让他们按照意志行事。然而，仅仅只有数百里远，威势命令就不能落实了。可以痛哭流涕的，就是这一点。

贾谊新书卷四

匈 奴

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而敢岁言侵盗，屡欲亢礼，妨害帝义，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试理此，将为陛下以耀蝉之术振之。为此立一官，置一史，以主匈奴。诚能此者，虽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听其事计，令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大国大富，匈奴适亡，叱犬马行，理势然也。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颯之变，皆属之直郡。然后罢戎休边。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方悦服，则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与嘿嘿。

窃闻匈奴当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时也。而隆义渠、东胡诸国，又颇来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动，疑将一材而出奇，厚贖以责汉，不大兴不已。傍午走急，数十万之众积于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馈之？临事有急困，则难为工矣。陛下何不蚤图？建国者曰：“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为我狡猾，为此奈何？”对曰：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

舞干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怏然不承帝意？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以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言，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凡赏于国者，此不可以均赏，均则国蹙，而赏薄不足以动人，故善赏者蹕之，驳辄之从而时厚之，令视之足见，诵之足语也，乃可倾一国之心。陛下幸听臣之计，则臣有余财，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骖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一饵；匈奴之使者至，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来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馘臠炙肉，具醯醢，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

数百，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令来者时时得此而飧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恹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一饵；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吹箫鼓鼗，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闲，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恹恹，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一饵；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困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飧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困京之畜，皆过其故。王虑出其单于，或时时赐此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恹恹，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腹，一饵；于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后得入官。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上即飧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婴儿得近侍侧，贵人更进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钱。时人偶之，为闲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抚胡婴儿，飧遒之，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啖之，出好衣闲，且自为贽之。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绶，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

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怏怏，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一饵。故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下胡抑抃也。此谓五饵。

若夫大变之应，大约以权决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长吏。众门大夫，皆谋士也。必足之财，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观其限，窥其谋，中外符节，适缙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之。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忤虎狼也，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之见将吏，犹噩忤仇讎也，南向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此谓战德。

彼匈奴见略且引众而远去，连此有数。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啖臠炙啤潜多饮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者，显其二三；以其万人至者，显其十余人。夫显荣者，招民之机也。故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谓德胜。

或曰：“建三表明五饵，盛资翁主，禽敌国而后止，费至多也，恶得财用而足之？”对曰：请无敢费御府铢金尺帛，然而臣有余资。问曰：“何以？”对曰：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贫，盗贼罪人蓄积无已，此二族为崇也。上去二族，弗使乱国，天下治富矣。臣赐二族使崇匈奴，过足言者。或曰：“天子下临，人民患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惰渠颇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则惰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下临之民哉？

【译文】

臣私下估算，匈奴的军队大约有六万人，五口人出一个当兵的，五六三十，就是三十万人，比不上汉朝千石大县的人口。然而，匈奴每年都敢来侵犯掠夺，屡次想要分庭抗礼，妨碍和损害了称帝天下的大义，非常不合乎道义。陛下为何不派遣一个有才能的人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为陛下用燃火捕蝉的办法，让匈奴感到惊恐。为了防备匈奴，要设置一个官位，配置一名官吏，主办匈奴事务。果真能够这样，即使用千石大臣当此任，也是可以的。陛下肯采纳他们的计谋，中国就一天天得到治理，匈奴一天比一天危险。大国非常富足，匈奴只好亡国了，喝斥匈奴就像喝斥犬马一样，道理的趋势就是这样的。众多的匈奴人必将受到汉朝臣民的控制，让他们一千家成一个小的国家，在塞外一线排开，自陇

西一直延伸到辽东，各有分封的土地，用来保卫边疆，防止月氏、灌窳发生变故，皆由所在郡国管辖。然后停止战争，使边境之民得到休养生息。百姓是国家的兵源，皇帝的威信恩德内施于国民，外让蛮夷信服，四方都高兴听命，那么，愚臣的心里就感到快慰了。不这样的话，皇帝的威信不能建立，以心相许的人感到失望。

臣私下听说匈奴如今国内空虚，正是显示武力掩蔽利诱的时候，而隆义渠和东胡各国又有一些来投降。根据臣愚鲁的看法，匈奴将要有所举动，臣怀疑他们将会派一能干之人突出奇兵，向汉朝索要丰厚的礼物，不太满意的话就不罢休，接近中午时就急忙逃走。几十万大军屯居于北方，天下哪里有粮食给他们呢？到了事情跟前而困难重重，就很难成功了。陛下何不早作打算呢？有的元老说：“匈奴不敬中国，言辞不顺从，恃众时常侵犯，掠夺财物，骚扰边境，侵扰中国，多次行不义之事，十分诡诈，对他们怎么办呢？”回答说：臣听说强大的国家靠智慧来战，称王天下的人以义战，称帝天下的人以德战。所以汤织网而汉阴之地投降，舜舞动干戈而南蛮降服。如今汉朝称帝中国，应该用隆厚的恩德让四夷心服，标举明义广示于远方，这样的话，车船所能到达的地方，人们所能走到的地方，都成了皇帝的臣民，还有谁敢怒气冲冲不听从皇帝的旨意呢？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用这些来与单于争取百姓，让匈奴屈服就像摇动枯木一样容易。没有道义的人凭什么敢长久抵抗呢？陛下若肯采用臣的计谋，臣姑且用事情的趋势说明天子的话吧。使众多的匈奴人相信陛下是通达事理的话，一

定要有行动而不要改变。梦中答应了别人，醒后尚且不背弃信用。陛下已经许诺了，就像太阳出来光彩闪耀一样。所以，听到君主的一句话，即使有远近的区别，但他们的心里却不怀疑；即使是有仇恨的人，心里也没有危险的念头了。如果这样，信用就明白了，想干什么事情，就没有干不成的。这是一表；臣又姑且用事情的趋势说明陛下的爱吧。让匈奴人自己看一看，如果蛮夷形貌的人自以为受到天子的宠爱，像弱小的儿子遇见慈祥的母亲一样。如果这样，陛下的爱心就明白了。这是一表；臣又姑且说明陛下的喜好吧。令胡人自己看一看，假如他们的技艺中最好的最工巧的，都可以称天子的心意。如果这样，陛下的喜好就明白了。这是一表。喜爱人家的形貌，爱好人家的技艺，人们称道信用是了不起的操作，这就是称帝之义。爱好已经落到实处，已经答应可以期待了，再危险的地方，他们也必定乐于前往。这就是所说的三表。

凡是赏给国人的，就不能平均赏赐，平均赏赐国家就会空虚；然而，赏赐的少了又不足以让人行动。所以，善于赏赐的人，要能使人振奋，让人们像骏马一样跟着，而又不时地再增加一些，让他们能够看得见，能够说得出口，于是就可以让整个国家的人都心悦诚服。陛下幸而听从臣的计谋，匈奴家长以上的人来投降，一定要给他刺绣的衣服穿，年少之人一定要给他有花纹的锦衣穿，准备五辆雕有图案的白色车子，驾有四匹马，上覆绿色的车盖，数名骑士跟随，驂乘赶车，即使是单于出入，也不能轻易具备这些。让匈奴来投降的人常常得到这种礼遇，整个匈奴国的人听到的或见到的，都

怀着羡慕的心情而互相告知，人人都满怀希望，认为我到那里也能够得到这些。这就将毁败他们的眼睛。这是一个钓饵；匈奴使者来到的时候，就像众人聚集到一起一样，非常高兴，皇上必定要召见他们，赐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东西吃，准备四五盘味道鲜美的大块烤肉，备好醋和肉酱，在前面划出一个几尺见方的地方，让一人坐在这里，胡人想在旁边观看的可以百数。得到赏赐的人很高兴，一边笑一边吃，味道都是他们喜欢吃而又从来没尝过的。让来的人时常得到这些，用来款待他们。整个匈奴的人无论听到的或是看到的，都流着口水互相转告，人人都贪图得到，认为我到中国也将得到这些。这就将毁败他们的口味。这又是一个诱饵；对匈奴降卒中的英杰，就像使者到来一样，皇上一定要让人像待客一样招待他们。召他们来与之相见。胡人想来看，不要禁止。令妇女傅粉黛黑，衣着华丽，在堂上侍立。二三十个人或是相追，或是相掩，扮演胡戏，以助酒兴。皇上让乐府中的乐工来助兴，乐工吹箫敲鼓，翻筋斗、戴假面的人接着进来，载歌载舞。空闲的时候，击鼓演木偶戏。到了夜晚就演奏胡人之乐，互相携手扶持到客房，十几个女子先后来服侍他们，让投降的人时常得到这些而感到欢乐。整个匈奴无论听到的还是见到的，都高兴得奔走相告，人人都急急忙忙地前来，唯恐落到了后面。将用这些毁败他们的耳朵。这又是一个诱饵；凡是投降的人，陛下都要召见他们，就像因事约他们来一样。陛下一定要时常增加他们的财富，一定要让这些人有高大深广的房屋，好的厨房，大的粮仓，厩中有成排的马匹，库房中有战车，奴婢、儿童、各类家畜一应俱全。等这些大体具

备之后，召见胡客，宴饷胡地使者。皇上令官员借助器具、音乐，让这些人住的地方的音乐、大圆仓等蓄备，都超过他们原有的。君主想让他们超出单于，就时时赏赐这些人，让他们在这里安家。匈奴整个国家都希望得到这些，人人都急急忙忙地前来，唯恐落后。将用这些毁败他们的腹。这又是一个诱饵；对于来投降的人，皇上一定要时常召见他们，安抚顺从之后让他们出来做官。胡人已成人者难于亲近，皇上若对胡人的儿童和贵人之子中的姣好可爱的人有兴趣，一定要召几十人到宫中，给他们刺绣的衣服，让他们得到安闲，外出时让他们随从，休息时让他们更衣服侍。皇上用排场很大的角抵戏犒赏胡人，招待匈奴使者。力士和武士在近旁侍立，胡人的儿童能够到近前服侍，胡人的贵人之子接着进来上前劝酒。皇上于是就自己奉进，让他们到使者跟前劝酒。这时，人们都亲爱他们，闲暇时出去，穿着刺绣的衣服，束着腰带，服侍客人，其余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安排。皇上抚慰胡人的儿童，让他们腾跃跌倒，和他们游戏，给他们烤肉吃，自己也吃。拿出好的衣服赏赐给他们。皇上起床，胡人儿童有的在前服侍，有的在后服侍。胡人的贵人之子既已得以奉酒，皇上出行时，贵人之子帮助穿衣服佩绶带，站立在前。让大批胡人像这样居于宫中，整个匈奴不论听到的还是见到的，都欣喜想为此事，人人都急急忙忙前来，唯恐落在后边。将用这些毁败匈奴人的心。这又是一个诱饵。牵住了他们的耳朵，牵住了他们的眼睛，牵住了他们的口，牵住了他们的腹，四者已经牵住，又吸引了他们的心，怎么会不来呢？让匈奴人居于下面，还不是象陨石一样容易！这就是五种诱饵。

如果应以大的变故，大概就要用权力冲决阻塞，根据形势采取行动，不可事先画好框框。尊重诸王，重视执政大臣，增加他们的官员，诸多王侯门下的大夫，都是谋士。一定要使他们财物富足，用我们的人才，用他们的尊贵，观察他们的活动范围，窥视他们的计谋，内外符节，才能控制住，匈奴那些人怎能像这样防御很久呢？所以，三表已经说明，五种诱饵已经明示，匈奴就要国中背离而互相生疑了，使得单于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握着剑挟着弓蹲到穹庐的角落里，左看右看，认为都是仇人。单于的群臣虽然不想走，但就像老虎在后面追着一样，众人不想让老虎赶来，但还是恐怕老虎跑到了前面。这是形势使得这样。匈奴的贵族见到单于，就像遇到了虎狼一样。他们向南来归附汉朝，像幼子仰慕慈母一样；其他众多的人见到匈奴的将领官员，像仇人相遇一样，向南欲逃奔汉朝，像水朝低处流一样。这样，将使单于没有臣子可以使用，没有百姓可以守卫，哪能不用绳系着脖子磕着头请求归附于陛下的道义呢？这说的是战德。

匈奴侵略边境之后，就率领众军远远逃去。这种情况接连好多次了。边境的要塞和人口聚集的地方，从来就是匈奴侵犯的目标，狡猾而索求甚多。希望陛下派遣使者，赠以厚礼和他们讲和，不得已时答应他们成为大的聚落。使者回来后，于是就在险要之处凿开通道，请众多的守关官兵进入要塞，使他们足以自我防守。每扩大一个要塞，杀猪的，卖酒的，卖饭的，烤肉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二百人。这样，匈奴人就会自己来到长城下了。这样，单于就将强迫他们往北边去，他们就一定会起而攻击单于，因为匈奴人的饭食已经

离不开大块的烤肉和酒了。这样，匈奴的灭亡衰竭就指日可待了。赐给他们的食物越多，他们就越饥饿，给他们的财物越多，他们就越穷困。汉朝就成了他们倾心仰慕的地方。那么，匈奴贵族带领千人来投降的，就让他们中的两三个人显赫起来；带着一万人来投降的，就让他们中的十几个人显赫起来。让他们显赫荣耀，是吸引匈奴人的关键。所以，多则五年，少则三年之内，匈奴就灭亡了。这说的是用德来取胜。

或许有人会说：“上三表，明示五种诱饵，多给诸王钱财，擒获敌国而后止，费钱财特别多，哪里有钱财够用的呢？”回答说：不敢浪费国库中的一铢金一尺布，臣有多余的钱财。问道：“在哪里？”回答说：国家有二族，天下就会大乱，比匈奴侵犯边境还要厉害。如果上下相背，天下穷困，盗贼和各种犯罪之人越来越多，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二族在作祟捣乱。皇上消除二族，不让它乱国，天下就得到治理，变得富强了。臣把二族赐给匈奴，让它们去给匈奴捣乱，过失就够说的了。或许有人还说：“天子接近百姓，百姓就害怕天子。”回答说：假如或许不是天子，百姓岂能会崇尚天子？《诗》说：‘整个天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王的土地；整个国土的水边，没有一个不是王的臣民。’王就是天子。只要车船能够到达的地方，人们所能走到的地方，即使是蛮夷戎狄，哪里不是天子的地方呢？而他们这些骄纵之后率领天子的臣民，却不服从天子，这是他们的大罪。如今，天子自己去关怀臣民，这是天子的道理，岂是下临于别人的百姓呢？

势 卑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缛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千石大县，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甚，窃为执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试理此？夫胡人于古小诸侯之所轻权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计，半岁之内休屠饭失其口矣。少假之闲，休屠系颈以草，膝行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唯上财幸而后复。罢属国之官，臣赐归伏田庐，不复洿未延，则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獬猛兽而獬田彘，不搏反寇而搏蓄兔，所獬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玩细虞，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

【译文】

匈奴侵犯侮辱汉朝太过分了，对待天子太不敬了，为害天下无休无止！而且汉朝每年向匈奴输送金银丝绸等财物，这是向匈奴进奉贡品，反而成了匈奴的诸侯。形势既然卑下屈辱，祸事就不会止息。长期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尽头？陛下怎么能够容忍以帝皇的名号而只是处于这种地位呢？臣私下估算匈奴人超不过汉朝一个千石大县的人数。以一个大的国家而被小小一县那么大的匈奴困成这个样子，臣私下替百官感到羞耻。陛下若有意，为何不使臣试一治理这种状况呢？

古时候，胡人属于小的诸侯国管辖而听令服从，怎么敢像这样强悍！以臣作为附属国的官员，主管匈奴事务，因而实行臣的计划，半年之内匈奴就没有饭吃了，再有一点时间，匈奴就用草绳系着脖子，跪着前来，磕头请求归顺陛下。任凭陛下裁处而后回复，罢免附属国官员，赐臣归居田园，不再到朝中来。这样，忠贞之臣的心情就快乐了。如今，不去猎取猛兽，而去猎取野猪，不去捕捉反叛的贼寇，而去捕捉家兔，猎取的该不会太小，捕捉的该不会是不急需的呢？只考虑细小的忧患，不考虑大的患害，这不是谋求安全的办法。

淮 难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曾不与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陛下为顿颡谢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谄让，敷留之罪无加身者，舍人横制等室之门，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于天子国横行不辜而无谴，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侯邑之在其国者，毕徙之他所。陛下于淮南王，不可谓薄矣。

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选功臣有职者，以为之相吏，王仅不踏蹴而逐耳，无不称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诽谤陛下之为，皇太后之馈赐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诏而弗得见，僵卧以发诏书，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栈奇之徒、启章之等，而谋为东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

下何负？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为不当？陛下无负也。

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无解细于前事。且世人不以肉为心则已，若以肉为心，人之心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壮，闻父辱状是，立咫泣浹衿，卧咫泣交项膂，至腰肘如繆维耳，岂能须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极，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归其怨尔？特曰势未便，事未发，含乱而不敢言。若诚其心，岂能忘陛下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报大父与诸伯父、叔父也，令尹子西、司马子綦皆亲群父也，无不尽伤。昔者白公之为乱也，非欲取国代王也，为发愤快志尔。故挟匕首以冲仇人之匈，固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安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豫让为智伯报赵襄子，五起而不取者无他，资力少也；子胥之报楚也，有吴之众也；白公成乱也，有白公之众也；阖闾富故，然使专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轲杀秦王政。今陛下将尊不亿之人，与之众，积之财，此非有白公、子胥之报于广都之中者，即疑将有专诸、荆轲起两柱之间，其策安便哉？此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愿陛下少留意计之。

【译文】

臣私下深恐陛下接着让淮南王之子称王淮南，而不曾和大臣们认真商议。淮南王叛逆无道，陛下替他在皇太后面前磕头请罪，对他并不加谴责，免除了他的杀头之罪，让舍人

手持制令在殿堂门外等候，追回谕旨赦免了他，吏卒还不曾把他抓起来。淮南王在天子的国家里横行无忌，而不受遣责，受赐美丽的女子，车载黄金而归。诸侯的封地在淮南的，都迁移到其他地方。陛下对淮南王可以说不薄了。

然而，淮南王践踏天子法度而不采用，对抗天子之令而不实行，这种情况，天下谁不知道呢？天子选拔有功之臣作为淮南王的丞相和官吏，淮南王不仅不尊重他们，而且还加以驱逐，派去的官吏没有一人不称病而逃走的。这种情况，天下谁不知道？每天交接心有怨恨的人诽谤陛下的作为，皇太后馈送赏赐的物品拒绝接受，天子的使者奉诏到来不能见面，开诏书时直挺挺地躺着。这些情况，天下谁不知道？聚集罪犯和狡猾的少年，交接柴奇、启章之类的人，图谋自称东帝，天下谁不知道？淮南王的罪行已经显露，陛下赦免他的死罪，而把他押解到严道。他自己病死在途中，陛下何必内疚？谁能认为淮南王之死不称天下人之心呢？陛下没有辜负他。

这样的话，淮南王就是罪人，淮南王的儿子就是罪人之子。把罪人的儿子推上尊贵的地位，正好让天下的人说长道短，对前面的事情没有一点解脱。再说，世人若不认为人心是肉长的就罢了，若认为人心是肉长的，则人之心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淮南王之子正值少壮，听到父亲受辱的情状，立则泣泪湿襟，卧则泪交颈肠，腰肘像被缠绕起来一样，岂能片刻忘记父亲的屈辱呢？不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人了。陛下统御天下，淮南王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他的儿子除了怨恨陛下还会去怨恨谁呢？只是势力未便，不能奉事，有心作乱而不敢说出口。如果他确实有这种念头，怎能会忘掉陛下呢？白

公胜为了替父亲报仇，向祖父和各位伯父、叔父报仇，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綦都亲近各位父辈，结果没有一个不被伤害。当初白公作乱，不是想夺取国家而称王，只是为了发泄义愤大快己心罢了。所以，他持匕首刺何仇人的胸膛，原是为了同归于尽罢了，本来就没有希望活下来。如今，淮南国土虽小，黥布曾在这块土地上造反，汉朝将它保存下来只是幸运罢了。仇人占据，足以作为危害汉朝的资本，对于国策有什么好处呢？淮南虽然分割为四处，但淮南王的四个儿子是一心的。豫让为了智伯向赵襄子报仇，五次报仇而没有成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资财和力量不足；子胥向楚国报仇，有吴国众多的人作后盾；白公能够作乱，有白公众多的人的帮助；阖闾富裕，故而能让专诸行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足，故而能使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如今，陛下将使不义的人尊贵，给他民众，添加他的财富，这样做不出现白公、子胥在大都之中报仇的情况，就将会有专诸、荆轲在室内行刺的事。这种策略怎么合适呢？这就是所说的借给贼人兵、为老虎安上翅膀的情况。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考虑。

无 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蓄，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向而不济？管子曰：“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曰：“一夫不

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崇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羸老，易子孙而咬其骨，政法未毕通也，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为人上者乃试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以为此廩廩也，窃为陛下惜之。

【译文】

禹有十年的积蓄，故而避免了九年水灾造成的灾害；汤有十年的积蓄，故而能够战胜七年的旱灾。财物的积累，是天下的命运之本。如果粮食多而财物有余，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攻能克，守必固，战必胜；招来远方之人加以安抚，使远方归附，招谁谁会不来呢？管子说：“仓库中堆满了粮食，人们就懂得了礼节；穿的吃的都充足了，人们就懂得了光荣和耻辱。”百姓衣食不足，而可以治理的情况，从古到今都不曾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去耕种，有的人就要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去纺织，有的人就要因此受冻。”财物增长有

时节，使用财物却没有节度，那么物力必有穷尽的时候。古时候统治天下的帝王都明白这些，所以他们的贮蓄积累都足以依恃。如今却背离根本而趋于末节。吃白食的人很多，是天下的大凶；残害众人的情况特别多，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淫靡的习俗日见增长，是天下的大祸。凶害公然盛行，没有人能够加以制止；命脉大部分败坏了，没有人能够振作救治。生财的很少，浪费资财的人很多，天下的形势怎么会不危险呢？汉之为汉朝，差不多快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积蓄，犹可感到悲哀痛心。所以，天若出现大旱，百姓就将像狼一样看着你了；逢上歉年没有收成，人们就会卖官爵卖子女，或许已经听到了。哪里有统治天下的人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而君主还不惊恐呢？世上有饥饿灾荒，是天下很平常的事，禹和汤也都遇上过。若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用什么来抚恤？边境突然出现急难，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供给他们粮饷？战争和旱灾一起袭来，天下非常贫穷。恃勇有力的人聚众横行抢劫，老弱病残交换子孙而食其骨，政策法规都不能通行，远方心怀疑虑的人群起而争胜，作为君主而试图治理天下，又岂能实现呢？可以用致富来安定天下，而却一直戒惧这点，臣私下为陛下惋惜。

铸 钱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铅、铁及石杂铜也，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其利甚厚，名曰顾租公铸法也，而实皆黥罪也。有法

若此，上将何赖焉？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操造币之势，各隐屏其家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为民设井，孰积于是？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虽少异乎，末具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且世民用钱，县异而郡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一之乎？则大烦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势不可，施纵而弗苛乎？则郡县异而市肆不同，大小异用，钱文大乱。夫苟非其术，则何向而可哉？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吏民且日斗矣，将甚不祥！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铸钱，钱必还重，四钱之粟，必还二钱耳。重则盗铸钱如云而起，则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不胜，而法禁数溃。

【译文】

法令让天下之人公开根据田租赋税多少铸钱，敢在铜钱中杂以铅、铁和投机取巧的，则处以黥面之罪。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况是，不在铜钱中掺杂铅、铁和石矿的，就不可能获利。掺杂进去的东西很少，获得的私利却很丰厚。名义上说根据田租赋税公开铸钱是法令，而实际上则是铸钱之人将处以黥面之罪。有这样的法令，君主将要依赖什么呢？事情召来祸端，法令让奸人而起。如今令平民百姓控制铸钱这种局势，各人都隐蔽在家中铸钱，因而想禁止他们获取厚利，禁止他们做坏事，即使是每天都有黥面之罪报知，私自铸钱的势头还是不能制止。给百姓设立陷阱，谁能累积成这样？昔

日禁止铸钱，处死了许多百姓；如今，官家铸钱，黥面的百姓很多。虽然略有区别，但结果是一样的。百姓眼看就要被淹死，陛下就不救他们一救吗？况且，百姓用钱县与县有差异，郡与郡不同。有的使用份量轻的钱，动辄几百；有的使用份量重的钱，不收份量相等的钱。国家法令确定的钱不能确立，官吏急切地想将钱统一起来，就烦法苛政，而百姓不能承受。力量不能做到，形势又不允许，施用强力手段不是太苛刻了吗？郡县的钱币不一样，集市买卖不同，作用的大小有差异，钱币制度大乱。假如不合乎它的方法，哪里可以使用呢？不从事农耕，而开采铜矿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丢掉种庄稼的耒和耨，冶炼铸钱用的铜，不正当的钱一天天增多，法定的钱逐渐就要消亡。善良的人恐惧为奸邪之事，百姓被陷而遭受刑戮，黥面的罪犯越来越多，官吏和百姓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将会非常不吉利！奈何！忽视国家而知道忧虑铸钱，官吏必定议论说：“禁止私下铸钱！”若是禁止个人铸钱不得方法，其损伤必定很大，用什么办法来防备呢？命令禁止个人铸钱，钱必定还其重要的地位，四个钱的谷物一定会降至二个钱。钱重要了，私下铸钱的人如云而起，那么，杀头的罪又不足以禁止铸钱了。奸伪多得数不过来，法律禁令屡屡溃败。

贾谊新书卷五

傅 职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之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

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时长复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义，明等级以导之视，明恭俭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爱以道之仁，明娴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罚，明正德以道之赏，明斋肃以道之教。此所谓教太子也。左右前后，莫非贤人以辅相之，总威仪以先后之，摄体貌以左右之，制义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监行之，勤劳以勤之，孝顺以内之，敦笃以固之，忠信以发之，德言以扬之。此所谓顺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贤者不能行。

天子不谕于先圣之德，不知君国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理，不博古之典传，不娴于威仪之数，《诗》、《书》、《礼》、《乐》无经，天子学业之不法。凡此其属太师之

任也。

古者，齐太公职于天子，不姻于亲戚，不惠于庶民，无礼于大臣，不忠于刑狱，无经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诚于戎事，不信于诸侯，不诚于赏罚，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赐子侈于左右近臣，吝授于疏远卑贱，不能愆忿忘欲，大行大礼大义大道，不从太师之教。凡此其属太傅之任也。

古者，鲁周公职于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教诲讽诵，《诗》、《书》、《礼》、《乐》之不经不法不古，言语不序，音声不中律，将学趋让进退，即席不以礼登降，揖让无容，视瞻俯仰，周旋无节，妄咳唾，数顾趋行，色不比顺，隐琴肆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

古者，燕召公职于天子，燕辟废其学，左右之习诡其师，答远方诸侯，遇贵大人，不知大雅之辞，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诺之，适闲问小诵之，不博不习。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

古者，史佚职于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御器在侧不以度，杂彩从美不以章，忿怒说喜不以义，赋与噍让不以节，小行小礼小义小道，不从太保之教。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

天子居处燕私安所易，乐而湛，夜漏屏人而数，饮酒而醉，食肉而饱，饱而强食，饥而焚，寝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后，帝自为开户，自取玩好，自执器皿，亟顾还面，而御器之不举不臧，折毁丧伤。凡此其属少保之任也。

干戚戈羽之舞，管龠琴瑟之会，号呼歌徯，声音不中律，燕乐雅讼逆乐序。凡此其属诏工之任也。

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大忌，不知风雨

雷电之眚。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译文】

或者为太子说《春秋》，听从好的而抑制恶的，以改变和激励太子的志向；教授给他《礼》，让他明白上与下的规矩；或者给太子说《诗》，扩大道义而彰显恩德，以教导和阐明太子的志向；教给他《乐》，疏散其污浊，抑制其浮躁之气；教他《论语》，让他明白上世的作为，知道先王努力向百姓明示恩德；教他过去的史志，让他明白废败和兴盛的道理，而心存警戒和恐惧；教他用人之术，让他能够约束各类官员的职责，明白统治和教化的事仪；教他先王之书，让他明白同族亲疏，和顺服从之意隐寓其中。这就是所说的让太子学习圣人的德行的情况。

或者阐明施恩布惠，用忠来教导他；阐明信守诺言，用信来教导他；阐明襟怀坦荡，用义教导他；阐明等级区别，用礼教导他；阐明恭谦节俭，用孝教导他；阐明敬畏恐惧，用事教导他；阐明仁慈友爱，用仁来教导他；阐明悠闲雅致，用文来教导他；阐明消除敌害，用武来教导他；阐明精明梗直，用罚来教导他；阐明正确的德行，用赏来教导他；阐明斋戒严肃，用教来教导他。这就是所说的教导太子的情况。太子前后左右亲近的人，都是贤德之人来辅助，在太子的前后总理威仪，在左右执持礼仪，制定合乎道义的行为辅助而发扬之，规划恭敬天子的礼仪监督实行之，辛勤劳作来帮助他，恭敬顺从来接纳他，行为笃诚来稳固他，忠诚守信来启发他，用合乎道德的言词来彰扬他。这是太子的师傅应该做的。不是

贤德之人不能做这些事情。

天子不明白古时圣人的德业，不知道君主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见不到礼义的正宗，觉察不到对应事物的缘由，不能博览古时候的典籍，对威仪的礼数不够娴熟，《诗》、《书》、《礼》、《乐》解释得不合经典，天子的学业不合乎法度。所有这些，都属于太师的责任。

古时候，齐太公供职于周天子，不和亲戚联姻，不施恩惠给平民百姓；对大臣无礼，不忠于刑法制度，对百官肆意妄为不守法度；有丧事不哀痛，祭祀时不恭敬；对戎族的入侵不加警戒，对诸侯不守信用，对赏罚不诚实；德义不厚，行为不强；赐给儿子的财物比赐给左右近臣要奢侈得多，对关系疏远而卑贱的人的赏赐十分吝啬；不能惩戒愤怒丢弃欲望，大的行为、礼节、义理、道德，不听从太师的教导。所有这些，都属于太傅的责任。

古时候，鲁周公供职于天子，处在自己的位子上行为不端，受业不恭敬，教导背诵《诗》、《书》、《礼》、《乐》，不合经典，不守法度，不符古意；言语不依秩序，音声不合律吕；学习避让进退之礼，来到宴会上却不按礼仪排座次高低；作揖行礼没有好脸色，瞻高看低抬头低头，与人周旋没有气节，妄发议论，急行的时候屡屡回头看，容色不和顺，搁置琴而沉溺于瑟。所有这些，都属于太保的责任。

古时候，燕召公供职于天子，和天子宴饮，废弃学业，身边的人都向他学习诡诈之术，答复远方的诸侯，和尊贵的人交往不知道使用非常文雅的言词，答应了左右近臣的事情，过后就不知已经答应过，闲暇的时候让他背诵些书，既不广博

也不熟练。所有这些，都属于少师的责任。

古时候，史佚供职于天子，居处出入不依礼法，衣服冠带不符合制度，御用的器具在旁却不依法度，各种颜色的绢彩美色不合章法，愤怒喜悦不是根据义，给与或责备不按照礼节，小的行为、礼节、义理、德行，不听从太保的教导。所有这些，都属于少傅的责任。

天子居处宴饮，私求安逸，欢乐喜悦，夜里退避众人而数滴漏之声，饮酒至醉，吃肉至饱，已经饱了还要勉强吃，饿了就更加贪婪，暑天中暑，冬天咳嗽，睡觉没有人帮助，坐着时没有人侍候，行动时不前不后，天子自己开门，自己拿赏玩嗜好的物品，自己执持器皿，急回头看时，御用的器皿拿不起来也放不好，都折毁损坏了。所有这些，都属于少保的责任。

文武之舞乐，管龠琴瑟之乐会，吟唱歌谣，声音不合律吕，宴会音乐不合雅、颂之乐。所有这些，都属于诏工的责任。

不知道岁月的时令节气，不知道先王的名讳和国家的大忌之日，不知道风雨雷电的灾害。所有这些，都属于太史的责任。

保 傅

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

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少长知好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学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直之史，有亏膳之宰。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而

宰收其膳，宰之义，不得收膳则死。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芡》，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灭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顺。”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辅。辅者，辅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拂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捷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谚曰：“不习为史，而视已事。”又曰：“前车覆，而后车戒。”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是不法圣智也。秦

之亟绝者，其轨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蚤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在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译文】

殷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周朝继承了殷朝；周朝做天子三十多代，秦朝继承了周朝；秦朝做天子二代就灭亡了。人性相差不太远，为何殷、周的国君享有天下这么久，而秦享有天下这么短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时候称王天下的人，其太子刚刚生下来，就用礼来教养，让士把太子背到有司，斋戒整肃端正冠冕，在南郊相见，拜见上天。通过宫阙要下车，通过宗庙要小步急行，这是孝子的道理。所以，自从太子生下来就开始教导，是早就实行的了。

当初，周成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就是保护其身体，傅就是用德义来辅助，师就是教育训导。三公的职位，就是这个时候设置的。三少都是上大夫之位，指的是少保、少傅、少师，是和太子宴饮的。所以太子孩提的时候就有见识。三公、三少原就明于孝、仁、礼、义，用以引导太子学习，驱逐奸邪小人，不

让太子见到邪恶的行为。于是就把天下的正直之士和孝悌博闻有道术的人都选拔上来，用他们保卫太子，让他们和太子同处，出入相随。所以，太子刚生下来，见到的是正经的事情，听到的是正确的言论，行的是正直之路，前后左右亲近之人都是正人君子。平时与正人君子相处，不能不正，就像生长于齐国不能不说齐国的语言一样；平时和奸邪之人相处，不可能没有不正的行为，就像生长在楚国而不能不说楚国的语言一样。所以，选择太子嗜好的，必先接受知识，才能试一试；选择太子喜欢的，必先温习功课，才能去做。孔子说：“少年时形成的就像天生的习性一样，习惯就像自然生成的一样。”这就是殷、周二朝享国长久的原因。

等太子长大一些，知道喜欢美色，就把他送进学校。学校就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学礼》说：“帝进入东学，上亲善而以仁为贵，则亲疏有秩序而恩德施及百姓；帝进入南学，上说话以信为贵，则长幼有区别而百姓就不妄言了；帝进入西学，上贤明而以德为贵，则圣人智者当权而功业就不会遗忘了；帝进入北学，上高贵而尊重爵位，则贵贱有等级而下不越过上了。帝进入太学，向老师求问道理，回去后温习，由太傅来考问。太傅纠正那些不合礼法的，匡正那些没有讲解到的。这样，道德智慧增长了，治理天下的道理就明白了。”这五种学问君主学成之后，黎民百姓就在下面接受教化。学成了，天下得到治理了。这就是殷、周二朝得以长久的原因。

到了太子加冕成人之后，太保、太傅的严教就免了，则有负责记其行为的史官和负责膳食的宰官。天子有过错，史官一定要记下，史官的道理是，不能记录天子的过错就宁肯

死；宰官收天子的膳食，宰官的道理是，不能收天子的膳食就宁肯去死。因此就有进善用的旗子，有刻划诽谤之语的木头，有敢于进谏者用的鼓。盲目的史官背诵《诗》，工匠背诵箴言谏语，大夫进献智谋，士诵史传，百姓诵谚语。知识与智慧一起增长，责备而不羞愧，教化与志向相成。故而合乎道义就像人的天性一样，这就是殷、周二朝得以长久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礼法，天子早春祭日，晚秋祭月，用以表示对上天的敬意；天子春秋二季进入学宫，让告老退休的卿大夫上坐，端着酱亲自馈赠给他们，用以显示对老人的孝敬；行走乘坐带有铃铛的车马，慢行合《采芣》之乐，快行合《肆夏》之章，用以表示有法度；对于家禽野兽，见其生，就不忍心看到其死，听到禽兽临死时的声音，不吃禽兽的肉，所以就远离厨房，用以增加恩德，并表明有仁爱之心；饮食按照礼节，食后用音乐。不合法度的话，史官记录下来，工师背诵，三公进前宣读，宰官取消天子的膳食。所以天子不能够做不合道义的事情。《明堂之位》说：“忠实于仁而喜欢学习，知识广博而道义顺畅。”天子有不明白的事情就问，能够应答不穷，这就是教导。教导就是根据道义引导天下之人。常立于天子之前加以引导的，是周公；以诚相立而敢于裁断，用善来辅佐，用义来帮助，这说的就是辅佐。辅佐就是辅佐天子的意思。常立于天子左边的，是姜太公；廉洁而激切梗直，纠正过错而谏阻邪恶，这说的就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天子的过错。常立于天子右边的是召公。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应对敏疾，善于对答，这说的就是承接。承接就是承接天子所遗忘的。常立于天子后面的是史佚。所以，周成

王立在中间处理朝政，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四圣维护着他。因此，考虑问题没有失策，举动没有过失。殷、周二朝得以长久，是因为辅助太子的人有这样的才能。

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秦朝的风俗原就不崇尚谦让，崇尚的是揭人隐私；原就不崇尚礼义，崇尚的是刑律和惩罚。使赵高教育胡亥，教给他刑狱，所学的不是斩首、劓鼻，就是灭人三族。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杀人，忠心劝谏的人被说成是诽谤，深深地为他谋划的计谋被称妖言，看杀人就像看割草一样。难道胡亥生来就凶恶吗？这是用来教导他的不合乎道理的缘故。俗话说“不熟悉历史，只看已往的事情就是了。”又说“前面的车倾覆了，后面的车就要引起警惕。”殷、周二朝得以长久，其已往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却不能向殷、周学习，这是不效法圣人和智者。秦朝这么快就灭亡了，倾覆的轨迹可以看到，然而却不知避免，这样后面的车又要倾覆了。存亡的变化，治乱的关键，主要的就在这里了。

天下人的命运都悬在太子手中，太子的善良在于早期的教育和选择左右相辅的人，心志还没有腐败的时候就先教导他，则教化就容易成功了。用道理和方法来开导，使太子明白道义的主旨，这就是教育的功劳。如果已经形成习惯，左右辅助的人就无能为力了。胡地和越地的人，生下来时语言相同，嗜好没有差异，等他们长大后就成为习俗了，翻译多次仍然不能相互通用，相互共有，即使是到死也不能相互沟通，这就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臣所以说选择左右辅助的人，早些进行教育，是最急迫的。教育合适，左右正直，太子就

正直了。太子正直了，天下就安定了。《书》曰：“一个人有福气，亿万百姓就有依靠了。”这正是当前要做的事情。

连 语

纣，圣天子之后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则天下之人其离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约而若期。夫为人主者，诚奈何而不慎哉？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向纣也。纣走，还于寝庙之上，身斗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纣之官卫与纣之躯，弃之玉门之外。民之观者，皆进蹴之，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观者攀帷而入，提石之者，犹未肯止。可悲也！执为民主，直与民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践盘其躯，而况有其民政教乎？臣窃闻之曰：“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牛之为胎也，细若鼯鼠。纣损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恶大恶一类也，过败虽小，皆己之罪也。周谚曰：“前车覆而后车戒。”今前车已覆矣，而后车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梁尝有疑狱，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曰：“梁有疑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虽寡人亦疑焉。吾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当狱。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其一者厚倍

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子，梁国说。以臣谊窃观之，墙薄咫亟坏，缿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抑臣又窃闻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善则行，鯀、讎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桀、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竖貂、子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尔，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诗》云：“芄芃棫朴，薪之櫛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故臣窃以为练左右，急也。

【译文】

纣是圣明的殷天子的后代，享有天下是应该的。然而，纣随随便便地背弃了道义，丢掉了恭敬谨慎，骄纵放肆，天下的人背离他就像山崩一样，不约而同地背叛了他。作为君主，为何这样不谨慎呢？纣将要与武王开战，将军队排好阵势，左右两翼，听到进军的鼓声不朝前冲，反而都掉转刀锋，反过

来对付纣。纣逃回之后，在宗庙上亲自战死，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帮助他。纣的车驾和躯体弃置在玉门外边，来观看的百姓都到跟前踢他，踩他的肚子，踢他的肾，踩他的肺，踏他的肝。周武王让人用帐子把纣的尸体圈起来，守卫在旁。来观看的人掀起帐子进去，用石头砸他，还不肯停止。可悲啊！身为万民之主，硬是与百姓为敌，百姓愤怒成这样，还践踏他的尸躯，何况他的百姓受过政教呢？臣私下听说：“善的事情，不能认为它小就没有益处；不善的事情，不能认为它小就没有损害。”牛在胎儿的时候，像鼯鼠一样小。纣损害天下是自象牙筷子那样的小事开始的。所以，小恶和大恶是一样的，过失和毁败虽小，都是他自己的罪过，周朝的谚语说：“前面的车倾覆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鉴戒。”如今，前面的车已经倾覆了，而后面的车还不知道引以为戒，不可不仔细观察。

梁国曾经有可疑的案件，一半人认为应该有罪，一半人认为不应该有罪。梁王说：“陶朱这个老头，以平民百姓而富裕与国家相等，必定有超人的智慧。”于是就把朱公召来问道：“梁有可疑的案件，官吏一半人认为应该有罪，一半人认为不应该有罪。即使是寡人对这个案件也有疑问。我如何裁决这个案件呢？”朱公说：“臣是粗鄙的人，不知裁决案件。然而，臣家中有二块白玉，其颜色一样，直径大小一样，色泽一样。但是它们的价格一个值千金，一个值五百金。”梁王说：“直径和色泽都一样，一个值千金，一个值五百金，为什么呢？”朱公说：“从侧面来看，一个比另一个厚一倍，因此值一千金。”梁王说：“好！”就把牵涉到这个有疑问的案件的人放掉了，奖

赏有疑问的官吏，放了他们的儿子，梁国人都很高兴。在臣个人看来，墙薄了就倒塌得快，绢缯薄了就破裂得快，器皿薄了就毁坏得快，酒薄了就酸得快。单薄而可以旷日持久的情况，几乎没有过。因此，享有国家，畜养百姓，施政布教，臣私下以为仁厚才可以。

臣私下还听说说过这样的话：“有上等的君主，有中等的君主，有下等的君主。上等的君主，可以引导向上，而不可以引导向下；下等的君主，可以引导向下，而不可以引导向上；中等的君主，可以引导向上，也可以引导向下。”所以尧、舜这样的上等君主，夏禹、契、后稷和他们做善事就做，鯀、讎兜想引诱他们做恶，就被杀掉了，因此可以和他们做善事，而不可以和他们做坏事；桀、纣是下等的君主，推侈、恶来进而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就做，比干、龙逢想引导他们做好事就被杀掉了，因此可以和他们做坏事，而不可以和他们做好事。所谓中等的君主，就是齐桓公这样的人，得到管仲、隰朋这样的贤才就能九次会合诸侯，得到竖貂、子牙这样的人就饿死在胡宫，尸体生虫了还不得安葬。故而才能生来是上等的君主，贤明的人一定会聚拢过来，不肖之徒就一定会远离，国家一定会得到治理，没有值得忧虑的；才能生来就是下等的君主，邪恶之人一定会聚拢过来，贤明正直的人一定会远远地离开，这样的君主就会坐以待毙，忧患数不胜数；所以，可以忧虑的只有中等的君主，他好像是白色的丝绢，染成蓝色就是蓝色，染成黑色就是黑色，有好人辅助就能生存，没有好人辅助就会灭亡。这是不能不忧虑的。《诗》说：“芄芻械朴，薪之樵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这说的是身边的

人每天都用善接近君主。所以，臣私下以为白丝绢旁边的，才是急切的。

辅 佐

大相上承大义而启治道，总百官之要，以调天下之宜，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兼领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国家不治，则大相之任也，上执正职；大拂秉义立诚，以冀上志，直议正辞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诸侯之过，令或郁而不通，臣或戾而不义，大拂之任也，中执政职；大辅闻善则以献，知善则以献，明号令，正法则，颁度量，论贤良，次官职以时巡循，使百官敬率其业。故经义不衰，贤不肖失序，大辅之任也，下执事职；道行典知变化，以规是非，明利害，掌仆及舆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骤徐疾之节，春夏秋冬用之伦色，居车之容，登降之礼，见规宜谕，见过则谏。故职不率义，则道行之任也；调诎典博闻以掌驷乘，领侍从，比贤能，天子出则为车右，坐立则为位，承圣帝之德，畜民之道，礼义之正，应事之理，则职以箴；刑狱之衷，赏罚之诚，已诺之信，百官之经，丧祭之共，戎事之诫，身行之强，则职以谏；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声之适，揖让之容，俯仰之节，立事之色，则职以证；出入不从礼，衣服不从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说忘其义，取予失其节，安易而乐湛，则职以谏。故善不徼，过不闻，侍从不谏，则调诎之任也；典方典容仪，以掌诸侯远方之君，撰之班爵列位，轨伍之约，朝覲

宗遇，会同享聘贡职之数，辨其民人之众寡，政之治乱，率意道顺，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则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举，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庙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国之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礼乐丧祭，国之礼仪毕居其宜，以识宗室，观民风俗，审诗商命，禁邪言，息淫声，于四时之交，有事于南郊，以报祈天明。故历天时不得，事鬼神不序，经礼仪人伦不正，奉常之任也；祧师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以礼仪伦理教训人民。方春三月，缓施生遂，动作百物，是时有事于皇祖皇考（下缺）。

【译文】

大相承继正道，开启治国之道，总揽百官要务，协调天下大事，端正自身的行为，扩大教化，修治礼乐，美化风俗，兼领百官而使之合而为一，以实现治国安邦的目的。所以，天下失去协调，国家得不到治理，就是大相的责任，因为大相居上位任正职；大拂秉持正道树立忠诚，以助成君主的志向，言词正直以扶持君主的行为，排除天下的灾患，匡正诸侯的过失。有的命令被阻隔不能通行，有的大臣乖戾不行正道，就是大拂的责任，因为大拂居中位主理政务；大傅听到善的就进献给君主，知道善的就进献给君主，申明号令，端正法变，颁布度量标准，评论贤良之才，排定官职次序，按时巡视各地，让百官敬爱自己的职业。所以，偏离了经义，贤人和不肖失去秩序，是大辅的责任，因为大辅居于下位主理事务；导行主持事理变化，规范是非，申明利害，掌管车夫和车马的

礼数，羽旄旌旗等仪仗的制度，步伐快慢的节奏，春夏秋冬四季所用之物的样式和颜色，坐在车子里的容色，上下的礼仪，见到合乎规范的就谕示于人，见到过失就进谏。所以，职务和义旨不相符合，就是导行的责任；调谏见识广博，掌管车马，带领侍从，接近贤才，天子外出就坐在车的右边护卫，天子坐立时就为天子准备座位，承受圣明帝王的恩德，畜养百姓的方法，礼义的正道，适应事变的道理，这时就把规劝作为职责；刑狱的符实，赏罚的诚实，答应的守信用，百官的经历，丧祭的供品，战事的警诫，身行的强化，都是调谏规劝的范围；对待大臣敬重，对待小臣要有恩惠，坐立端正，说话有序，声音大小适度，礼仪的容色，周旋的礼节，决定事情时的面色，这时就把验证于已往的事情作为职责；进出不按礼仪，衣服不遵守制度，御用的器皿不合法度，迎来送往不合典章，愤怒喜悦忘记道义，取得给予失去礼节，安于享乐，这时，就要把劝谏作为职责。所以，善事不巡行于下，过失不闻于上，侍从不劝谏，就是调谏的责任；典方主持礼仪，接待诸侯之类的远方的国君，撰述爵位的次序和轨伍的定约，朝觐宗庙的礼遇，会同群臣的礼物，贡奉礼物的数目，分辨百姓的多少，政治的治乱，随意引导顺从，淫邪犯禁的过失，排定天子在国内巡视的顺序，就先巡视某一地方。所以，或者是有功德而不向上举荐，或者是有淫邪犯禁之事而不知晓，这就典方的责任；奉常主持祭天，掌管宗庙社稷的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是山川四方国家的各种祭祀，吉凶妖异祥瑞占相各种事情，使礼乐丧纪有序，国家的礼仪都处于合适的位置，认识宗室，观察民风民俗，审度民歌，研究

命服，禁止邪恶的言论，消除淫荡的音乐，四时之交在南郊祭祀天地，祈报圣明的上天。所以，不得天时之历，敬事鬼神不得其序，条理礼仪人伦不得其正，这就是奉常的责任；桃师主持春祭，执掌国家的百姓，四方百姓的秩序，用礼仪伦理教导训化百姓，正当阳春三月，生育缓施，各种植物萌动。这个时候，祭祀皇祖皇考（下缺）

问孝（缺）

贾谊新书卷六

礼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太子嗜鲍鱼，而太公弗与，曰：“礼，鲍鱼不登于俎，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哉？”寻常之室，无奥黜之位，则父子不别；六尺之舆，无左右之义，则君臣不明。寻常之室，六尺之舆，处无礼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乱，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禘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礼，天子适诸侯之宫，诸侯不敢自阼阶。阼阶者，主之阶也。天子适诸侯，诸侯不敢有宫，不敢为主人礼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

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礼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诗》云：“一发五豝，吁嗟乎驹虞。”驹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天子佐舆十乘，以明贵也；贰牲而食，以优饱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发，所以复中也。人臣于其所尊敬，不敢以节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职，而志厚尽矣。作此诗者，以其事深见良臣顺上之志也。良臣顺上之志者，可谓义矣。故其叹之也长，曰“吁嗟乎！”虽古之善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礼者，所以节义而没不还。故飧饮之礼，先爵于卑贱，而后贵者始羞淆膳，下浹而乐人始奏。觞不下遍，君不尝羞；淆不下浹，上不举乐。故礼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则左右亲，苞苴时有，筐筐时至，则群臣附官无蔚藏，腌陈时发则戴其上。”《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上少投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报如此！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民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相通而有十年之积。虽有凶旱水溢，民无饥馑。然后天子备味而食，日举以乐；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县可使乐也。乐也者，上下同之。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飧；国有冻人，人主不裘；报囚之日，人主不举乐；岁凶谷不登，台扉不涂，榭彻干侯，马不食谷，驰道不除，食减膳，飧祭有阙。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

受计之礼，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则拜之。《诗》曰：“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

大福也。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眚，而不逮不出颖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殃夭；鱼肉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汤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顺，不用命者，宁丁我网。”其惮害物也如是！《诗》曰：“王在灵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鸟濯濯。王在灵沼，于仞鱼跃。”言德至也。圣主所在，鱼鳖禽兽犹得其所，况于人民乎？

故仁人行其礼，则天下安而万里得矣。逮至德渥泽洽，调和大畅，则天清澈，地富媪，物时熟，民心不挟诈贼，气脉淳化，攫啮搏击之兽鲜，毒蠹猛虻之虫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铄乎！大仁之化也。

【译文】

当初，周文王让太公吕望辅佐太子姬发。太子特别喜欢吃鲍鱼，太公不给他吃，说：“按照礼法，鲍鱼不能放到砧板上。不合礼法的食物岂可以养育太子呢？”寻常的房屋，没有尊位和末位，就不能区别父子；六尺宽的车，没有左右的差异，君臣就不分明。寻常的房屋和六尺宽的车，处于没有礼法之位，就要上下逆反，父子错乱，何况那些更大的事情呢？所以，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导训化正确的风俗，

没有礼就不能具备；纷争诉讼，没有礼就不能裁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没有礼就不能定位；学习为官和学习各种知识，事奉师长，没有礼就不能亲近；列班朝廷，治理军队，莅临官职，行事法度，没有礼就失去了威严；祷告祭祀，供奉鬼神，没有礼就不诚实不庄重。因此，有德行的人恭敬克制，退让以显示礼。

礼是用来巩固国家，安定社稷，使君主不要失去他的百姓。君主是君主，大臣是大臣，这是礼的正宗；威德在于君主，是礼的本分；尊卑大小强弱各居其位，是礼的理数。礼，就是天子爱天下之人，诸侯爱境内之民，大夫爱他的官属，士人和庶民各爱其家。失去了爱就不仁，过分的爱就不是义了。所以，礼就是用来遵守尊卑的界线和强弱的称号的。按照礼，天子到诸侯的宫室，诸侯不敢自己站在东边的台阶上，东边的台阶是君主的台阶；天子到诸侯那里，诸侯不敢在宫室里等待，不敢自为客人，这就是礼；君主仁厚，臣子忠诚，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顺，丈夫和气，妻子温柔，婆婆慈爱，媳妇听话，这就是最高的礼。君主仁德就不会虐待，臣子忠诚就不会背叛，父亲慈爱就会教育子女，儿子孝顺就会帮助父亲，兄长友爱就会亲爱，弟弟敬顺就会顺从，丈夫和气就会行义，妻子温柔就会居正，婆婆慈爱就会放松，媳妇听话就会婉转，这是礼的内容。礼就是臣下用来承接其上的。所以，《诗》曰：“一发五豝，吁嗟乎驹虞。”驹就是天子的狩猎场，虞就是天子狩猎场的饲养野兽的人。跟随天子的车有十辆，以显示天子的尊贵；杀两头牲畜来吃，挑选好的吃饱。饲养野兽的人把五头母猪遮蔽起来，等待一发

能够重复射中。臣子对于他们尊敬的君主，不敢简单地对待，这是最高的尊敬。非常尊敬他们的君主，敬重和审慎地对待他们的职责，心地非常厚道。作这首诗的人，用射猎这件事情深刻地表现了良臣忠顺君主的心情。良臣忠顺君主的心情，可以说是义，所以他长长地发出感慨，说“吁嗟乎！”即使是古时善于做臣子的，也是如此而已。

礼是用来节制义而没有不周遍的。所以，宴会的礼义是先让卑贱的人喝酒，而后尊贵的人才开始美味佳肴。下面的人都开始吃时，乐师才开始奏乐。下面的人没有都举杯时，君主不动筷子尝菜；下面的人没有都吃到菜肴时，君主不让奏乐。所以，礼就是用来体恤下面的人的。由余说：“干肉不腐烂，身边的人就显得亲近，礼物时时有，送礼的人时至。这样，群臣和他们的僚属就没有什么指责的了，他们贮藏腌制的东西，就拿出来献给主上。”《诗》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君主少少投给属下一点礼物，属下就以身相报。不敢说是报答，而是希望长久友好相处。古时候蓄养下属的人，其施予和报答就像这个样子。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可以说是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可以说是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国家就不像个国家了。百姓耕种三年，必定剩余一年的粮食，九年就剩余三年的粮食，三十年连起来就有十年的积蓄了。即使有水旱之灾，百姓也不会被饿死。然后，天子可以食各种美味，每天有音乐；诸侯可以食珍贵佳肴，可以享受钟鼓之乐。乐就是上下同乐。所以，按照礼，国家有挨饿的人，君主就不就餐；国家有受冻的人，君主就不穿裘衣；杀人那天，君主不听音乐；灾年粮食不收成，门窗

不粉刷，不去练骑射，喂马不用谷物，驰道不撤除，饮食减少膳食，祭祀有缺。所以，礼就是自己行动的要旨，是养育百姓的道理。

受计的礼节，君主亲自祭拜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听到自己的百姓的人数要祭拜，一是得知五谷丰登要祭拜。《诗》曰：“君子乐胥，受天之祜”。胥就是辅助，祜就是大福。为百姓的忧虑而忧虑的人，百姓一定会为他的忧虑而忧虑；为百姓的快乐而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为他的快乐而快乐。和士子百姓能够这样同忧同乐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福佑。

按照礼，圣王对于禽兽，是见到它们的生不忍见到它们的死，听到它们临死时的声音，就不吃它们的肉，这是恻隐而不忍心。所以就远离厨房。这是最高的仁。打猎时不围起来射猎，不追猎成群的，不射猎已栖宿的，不把泽水弄干捕鱼；豺狼不祭兽的时候不去打猎，水獭不祭鱼的时候不去张网捕鱼，不捕没有长成的鹰隼，不捉没出巢穴的飞禽，草木叶子没有落的时候不进山林砍伐，昆虫没有蛰伏的时候不焚烧田野，不捕杀没有长成的鸟兽，不宰杀幼小的禽兽；鱼肉不进入庙门，鸟兽毫毛没长成时不进厨房。捕取有时令，使用有节制，则万物茂盛。汤说：“当初蛛螯制作网罟，不往高处做，不听从命令的人，我就把他们投入网中。”汤是如此担心人们为害万物！《诗》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濯濯；王在灵沼，于仞鱼跃。”说的是君主恩德及于禽兽鸟鱼。圣主在的地方，鱼鳖禽兽都能各得其所，何况百姓呢？

所以，仁爱的人实行礼，天下就安定，四面八方就相安

无事了。等到德泽丰盛，协调畅通，就会天空清澈，地上万物茂盛，届时而熟，百姓没有奸诈盗窃之心，气脉淳正和熙，凶禽猛兽少了，毒蠹猛虻一类的虫多了，毒山不茂盛，草木稀少了。好啊！大仁的感化！

容 经

志色之经

志有四兴：朝廷之志渊然清以严，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军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厉，丧纪之志漻然然忧以湫。四志形中，四色发外。维如（下阙）

【译文】

志向有四种表现形式：在朝廷中为官的志向，深沉清淡而威严；在庙堂祭祀的志向，愉悦深思而和气；在军旅中立功的志向，愤慨精明而激奋；处于丧事中的志向，悲悲切切哀痛而忧愁。四种志向形成在心中，四种表情表现在外。（下缺）

容 经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军旅之容，溷然肃然固以猛；丧纪之容，恻然悞然若不还。

【译文】

容仪有四种：在朝廷为官的容仪，威严恭顺整饬而敬慎；庙堂祭祀时的容仪，庄重严肃敬重而和婉；置身军旅的容仪，威风凛然坚固而勇猛，处于丧事中的容仪，悲恸恐惧，好像是一去不复返。

视 经

视有四则：朝廷之视端流平衡，祭祀之视视如有将，军旅之视固植虎张，丧纪之视下流垂网。

【译文】

视有四种原则：置身朝廷时，目光要端正平静；祭祀时的目光，好像是有什么请求；在军旅中，目光要坚定锐利；处于丧事中的目光，要眼睑下垂目光下视。

言 经

言有四术：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气折声，军旅之言也；言若不足，丧纪之言也。

【译文】

说话有四种方法：言词敬重平和，这是在朝廷上说话；文质彬彬而有顺序，这是在祭祀时说话；屏声静气压低声音，这是在军队中说话；说话似乎悲不胜言，这是在丧事中说话。

立 容

固颐正视，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间二寸，端面摄缨，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经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肃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译文】

下颌不动，目光平视，双肩放平，身背挺直，双臂像抱鼓一样下垂，双足相距二寸，面容端庄，大腿挺直，双足着地。体不摇肘不动，称作直立；身体微微前曲，称作恭立；像磬那样弯曲站立，称作肃立；像垂佩那样站立，称作卑立。

坐 容

坐以经立之容，肘不差，足不跌，视平衡，曰经坐；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废首低肘，曰卑坐。

【译文】

坐要按直立那样的仪容，臂肘前后一致，脚不偏向一边，目光平视不动，称作直坐；身体微微前倾，目视尊贵的人的膝盖，称作恭坐；仰着头，目光不朝远处看，称作肃坐；头下垂，肘低放，称作卑坐。

行 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摇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则，从容

而任。

【译文】

行走时的姿势，要像磬一样微微前曲，双臂不摇摆，两肩平行不分上下，身体不朝一边倾斜，从从容容，自自在在。

趋 容

趋以微磬之容，飘然翼然，肩状若流，足如射箭。

【译文】

小步快行，身体像磬一样微微前曲，飘然潇洒，双肩似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双足像离弦之箭一样疾速。

盘旋之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动也，穆如惊倏；其固复也，旒如濯丝。

【译文】

旋转时身体像磬一样微微前曲，刚开始转动时，十分迅速；回复到原来的姿势时，身体像洗过的丝一样直立不动。

跪 容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进左而起，手有抑扬，各尊其纪。

【译文】

跪时身体像磬一样微微前曲，右腿前趋跪下，左腿跟着跪下，双手按下抬起，各自遵循其规则。

拜 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随前而举，项衡以下，宁速无迟，背项之状，如屋之丘。

【译文】

拜要像磬一样身体向前弯曲，吉事向左首拜，凶事向右首拜，随着身体前曲举手，颈项一直向下，宁肯快速，不能迟缓，背的姿势就像屋脊一样弯曲。

伏 容

拜而未起（下阙）

【译文】

拜而未起（下阙）

坐车之容

坐乘以经坐之容，手抚式，视五旅，欲无顾，顾不过轂。小礼动，中礼式，大礼下。

【译文】

坐在车上，按照直坐那种姿势，手扶着车前的扶手，目视骏马，不要四下看，看时目光不超过车轴，行小礼动一动身体，行中礼扶着扶手，行大礼要下车。

立车之容

立乘以经立之容，右持绥，而左臂讙存剑之纬，欲无顾，顾不过毂。小礼据，中礼式，大礼下。

【译文】

站在车上，要按照直立的姿势，右手持挽手用的绳索，左臂弯曲，放在剑穗旁边，不要四下张望，看时目光不超过车轴。小的礼节据而不动，行中礼手扶车扶手，行大礼下车。

兵车之容

礼，介者不拜，兵车不式，不顾不言，反抑式以应武容也。

若夫立而跂，坐而踡，体怠懈，志骄傲，躁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

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碾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碾大节焉，业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无因入之焉。谚曰：“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人其谨于所近乎？《诗》曰：“芄芃棫朴，薪之樛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

古者，圣王居有法则，动有文章，位执戒辅，鸣玉以行。鸣玉者，佩玉也。上有双珩，下有双璜，衡牙螾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行以《采芡》，趋以《肆夏》，步中规，折中矩，登车则马行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故《诗》曰：“和鸾嗒嗒，万福攸同。”言动以纪度，则万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貌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临其下，以畜其民。故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亲而重之，下者畏而爱之，民者肃而乐之。是以上下和协，而士庶顺壹。故能宗揖其国，以藩卫天子，而行义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文。富不可为量，多不可为数。故《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富也；不可选，众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子赣由家来谒于孔子。孔子正颜举杖髻折而立，曰：“子之大亲母乃不宁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无恙？”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佻，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

子路见孔子之背髻折，举袂曰：“唯由也见。”孔子闻之，曰：“由也何以遗忘也？”故过犹不及，有余犹不足也。

《语》曰：“审乎明王，执中履衡，言秉中适而据乎宜。故威胜德则淳，德胜威则施。威之与德，交若繆繆。且畏且怀，君道正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龙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

不可也。龙之神也，其惟飞龙乎？能与细细，能与巨巨，能与高高，能与下下，吾故曰龙变无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宝，在大不窳，狎而不能作，习而不能顺，姚不佻，卒不妄，饶裕不赢，迫不自丧，明是审非，察中居宜。此之谓有威仪。

古之为路舆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月。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四时之运。此舆教之道也。

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二者异口同败，其伤必至。故师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堪其所堪。故力不劳而身大盛。此圣人之化也。

【译文】

按照礼，身穿盔甲的武士不拜。兵车上不扶扶手低头示敬，不四下张望，不说话，反过身来背靠扶手，以显示武士的威风。

如果站立踮起脚尖，坐着身体不正，身体疲惫松懈，表情骄纵傲慢，心情急躁，屡屡四下张望，面容不和顺，举止不依照法度，随意胡说八道，疾言厉色，气色不顺，都是要禁止的。

古时候，年令到了九岁，就进入小学学习，实践小的礼节，学习小的道理；到了成童的年令，就进入大学学习，实践大的礼节，学习大的道理。因此，邪恶放荡的东西即使是不避，也没有缘由进入。俗谚说：“有道德的人穿两件衣服，

奸邪小人就没有办法进入。正人君子有十倍之多，邪恶之人就没有办法进来。”古代的人对于所接近的人多么谨慎啊！《诗》曰：“芄芃棫朴，薪之櫜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这话说的是身边人每天都向善归附。

古时候，圣明的君主居处有法度，行动有礼乐法度，位次有定，防备有辅，行走时佩带玉饰。发出声音的玉，就是佩带的玉饰。上边有双珩，下边有双璜，中间佩带有衡牙螭珠，杂有琺瑯。行走时奏《采芣》之乐，快行时奏《肆夏》之章，步伐合乎规则，转身时合乎规矩。登上车驾，马行走时铃铛齐鸣，铃铛齐鸣而相和。回应的声音称作和声，和就显得尊敬。所以《诗》说：“和鸾嘒嘒，万福攸同。”说的是行动按照法度，各种福祉都会聚拢而来。所以说，圣明的君主在位时可以敬畏，施舍时很可爱，进退举止符合法度，周旋应酬符合规则，容貌和悦可观，做事可以效法，德行可以形容，声音气息可以奏之音乐，行动有风度，言语有文采。圣明的君主用这些继承其上，交接相同的人，君临其下，畜养他的百姓。故而继承其上，敬重而诚实；交接同等的人，亲切而庄重；君临其下，敬畏而爱怜；畜养百姓，严肃而欢乐。因此，上下和畅协同，士子百姓顺从一致。故而能够统治国家，以藩王的身分卫护天子，实行道义足以效法。有威风而可以敬畏，称作威严；有礼仪而可以形容，称作有文采。富足得不可测量，多得不可以用数来数。所以《诗》说：“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棣棣”就是富足，“不可选”就是众多，说的是对待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各种事情分类去做，各有容色志向。

子赣从家中出来拜见孔子。孔子神色端正，举着手杖，身体像磬一样向前弯曲着站立，问道：“你的父母该不会不健康吧？”放下手杖，直起身子问道：“你的兄弟也该不会有什么小恙吧？”倒拖手杖，走下来问道：“你的妻子儿女和家里其他的人该不会有什么病吧？”所以，身体的直曲，手的高低，容色声音口气，各有适宜相称，用来显示尊卑，分别亲疏。

子路见到孔子背像磬一样朝前弯曲，赞扬说：“只有我仲由见到了？”孔子听到后说：“仲由为何遗忘了呢？”所以，超过了如同没有达到一样，有余了如同不满足一样。

《论语》说：“圣明君王很审慎，居于中庸而保持平衡，言语保持适中而依据它应有的道理。所以，威严胜于德行就显得敦厚，德行胜于威严就显得流散。威严与德行交织在一起，既畏惧又怀念，为君之道就端正了。朴实胜于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胜于朴实，就显得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然后才成为君子。”

龙是君主的尊号。高高在上的龙一去不返，所以《易》说：“有悔。”悔的意思是凶。潜居地下的龙进去之后而不能出来，所以说“勿用”。勿用就是不可用的意思。龙之中的神，大概就是飞龙吧？能够变得很小很小，能够变得很大很大，能够飞得很高很高，能够潜得很低很低。所以我说龙变化无常，能够隐蔽，能够显露。因此，德行至高的人，处于低位不沉抑，处于高位不轻佻，邪狎之事不能产生，习俗不能顺从；身处妖艳之中能神志清醒，突然遇到事变能够不慌不忙；富足而不忘乎所以，处于逆境不自丧其志，明辨是非，观察中正，处于合适的地位。这就是所说的有威严和容仪。

古时候为天子和诸侯造车，顶盖圆形象征天，二十八根盖弓象征天上的二十八列宿；车厢底部后面的横木方形象征地，三十根连在车轴上的直木象征月亮。所以，天子和诸侯坐在车上，仰首就能观看天文，低头就能察看地理，往前看就能看到车上的铃铛，如同看到四季的变化。这就是用车施教的道理。

君主太浅薄就见识不明，太渊博就厌恶学业。两种情况虽然不一样，但其危害是一样的，其损害一定会到来。所以，作为老师，既要称美其传授的知识，又要注意传授知识的多少，快慢合适，多少适当，速度不要急促，逐渐进行不要太苦，明白了他应该明白的，承受了他应该承受的。所以，不费力气而能身体强健。这就是有道德的人的教化。

春 秋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人问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也。谴而行其诛，则庖宰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遂吞之。”令尹再拜而贺曰：“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昔也，惠王之后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视听，不可谓不察。

卫懿公喜鹤，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赋敛繁多，而不顾其民，贵优而轻大臣。群臣或谏，则面叱之。及翟伐卫，寇城堞矣。卫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

民曰：“君亦使君之贵优，将君之爱鹤，以为君战矣！我济弃人也，安能守战？”乃溃门而出走。翟寇遂入，卫君奔死，遂丧其国。故贤主者不以草木禽兽妨害人民，进忠正而远邪伪。故民顺附而臣下为用。今释人民而爱鸟兽，远忠道而贵优笑，反甚矣！人主之为人主也，举错而不僨者，杖贤也。今背其所主，而弃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语》曰：“祸出者祸反，恶人者人亦恶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此违其马者也。

邹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秕，毋敢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吏请曰：“以秕食雁，为无费也。今求秕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雁则甚费矣。请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欤？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

楚王欲淫邹君，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穆公朝观而夕毕。以妻死事之孤，故妇人年弗称者弗蓄，节于身而弗众也。王舆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菽，无淫僻之事，无骄熙之行；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邹子之细，鲁、卫不敢轻，齐、楚不敢胁。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士民乡正而道哭，抱

手而忧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罢列而归，傲童不讴歌，舂筑者不相杵，妇女挾珠璜，丈夫释玦鞞，琴瑟无音，期年而后始复。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

宋康王时，有爵生鹇于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于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诸侯，取淮北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骂国老之谏者为“无头之棺”。以视有勇，剖伛者之背，斫朝涉之胫。国人大骇。齐王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邠侯之馆，遂得而死。故见祥而为不可，祥反为祸。

晋文公出畋，前驱还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处。”文公曰：“还车而归。”其御曰：“臣闻祥则迎之，妖则凌之。今前有妖，请以从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闻之曰：‘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政，大夫梦恶则修官，庶人梦恶则修身。若是则祸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归斋宿，而请于庙曰：“孤实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执政不贤，左右不良，吾罪二；饬政不谨，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务不修，以咎百姓，吾罪四；斋肃不庄，粢盛不洁，吾罪五。请兴贤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导百姓，毋复前过。”乃退而修政，居三月而梦天诛大蛇曰：“尔何敢当明君之路？”文公觉，使人视之，蛇已鱼烂矣。文公大说，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于伯。故曰见妖而迎以德，妖反为福也。

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主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国人闻之振动，昼旅而夜乱。齐人袭之，楚师乃溃，怀王逃适秦，克尹杀之西河，为天下笑。此好矜不让之罪也，不亦羞乎？齐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复召公之职。桓公归，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桓公问于管仲曰：“礼，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后世之以寡人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车而令燕军还车，乃割燕君所至而与之，遂沟以为境而后去。诸侯闻桓公之义，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诸侯，莫不乐听，扶兴天子，莫不劝从。诚退让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飧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

孙叔敖之为婴儿也，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恐去死无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恐他人又见，吾已埋之也。”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以福。”人闻之，皆谕其能仁也。及为令尹，未治而国人信之。

【译文】

楚惠王吃冷肉酱，在肉酱中发现一条水蛭，于是就把它

吞了下去，肚子疼痛起来，不能进食。令尹进去问道：“大王怎么得了这样的病呢？”楚惠王说：“我吃冷肉酱时，发现一条水蛭，想想，若责备他们而不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行吧，这样就法度废弃而威信不立；若责备他们而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责，那么庖厨宰官监食的人，按照法律都要处死，心里又不忍这样。所以，我恐怕水蛭被人们发现，就把它吞了下去。”令尹离开席位再次拜谢，称贺道：“臣听说皇天无亲无疏，只辅佐有德行的人。大王有仁有德，皇天扶持，患病而不能造成伤害。”这天夜里，楚惠王腹中的水蛭出来了，楚惠王患了很久的心病腹病因此都痊愈了。所以，皇天的视听，不可说不仔细。

卫懿公喜欢养鹤，有的鹤佩有刺绣的装饰，乘坐艳丽的车子；赋税繁多，不顾及他的百姓；重视优人而轻视大臣。群臣中有人劝谏，卫懿公就当面喝叱。等到翟人来讨伐卫，攻到了卫国城下。卫懿公流着泪拜求他的臣子和百姓，说：“敌寇逼近了，士子百姓努力吧！”士子和百姓都说：“你派遣你宠幸的优人，带领你喜爱的鹤，让他们去替你打仗吧！我们都是被遗弃的人，怎么能够守城战斗？”就挤破城门逃出城去。翟寇就攻入城内，卫懿公逃命时被杀死，卫国就灭亡了。所以，贤明的君主不因草木禽兽伤害他的百姓，进用忠贞正直之人，远离邪罪诈伪之人。所以，百姓顺从归附，而臣子为其所用。如今，丢弃百姓而爱惜鸟兽，远离忠诚之道而宠幸优人，完全相反了。君主之所以为君主，行为不至于倒覆，依靠的就是贤才。如今背离他的人民，放弃其所依靠的贤才，其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论语》说：“祸害从哪里产生，也就

要返回到哪里；厌恶人的人，人也会厌恶他。”《管子》说：“不行至野外，马就不会丢失。”这是丢失了马啊！

邹穆公曾经命令饲养野鸭和大雁的人，一定要用秕子，不能用谷物。因为官仓里没有秕子，就向百姓交换，二石谷物换一石秕子。官吏请求说：“用秕子饲养雁，是为了不浪费。如今为了向百姓交换秕子，二石谷物才交换一石秕子，用秕子饲养雁就太浪费了。请求用谷物饲养雁。”邹穆公说：“一边去吧，这不是你能明白的。百姓天一亮就赶着牛出来耕地，背朝烈日而耘，辛勤劳作而不敢懒惰，种出来的粮食，岂是为了喂鸟兽？粟米是人们上等的食物，如何用它来养鸟呢？而且，你只知道考虑小的，而不知道大计。周谚说：‘布袋漏到了仓贮里’。你个人没有听说过吗？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取仓贮中的谷物交换给百姓，这就不是我的谷物了吗？鸟只要食邹地的秕子，不糟踏邹地的粮食就是了。谷物在仓贮里和在百姓家，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呢？”邹国的百姓听到邹穆公这番话，都明白个人的积蓄与国家的积蓄是一回事。

楚王想使邹国的国君荒淫，就送给他四个漂亮的歌女。邹穆公早上看一眼，晚上就把她们扔到了一边。因为妻子死了，邹穆公孤身一人，所以，年纪不相当的妇女不蓄养，节持自身而不让宫中妇女多起来；乘坐的车子不用裘皮丝帛包裹，乘坐的马不用禾菽饲养；没有淫恶的事情，没有骄纵的行为；食用味道单纯，穿衣不夹杂别的颜色；自身勤俭以让百姓富足，亲近贤才以安定国家，亲爱百姓像对待子女一样。邹国治理得很好，丢在道路上的东西就没人捡，臣子下属顺从邹公就像手顺应心一样。因此，邹国这么小的国家，鲁国和卫国不

敢轻视，齐国和楚国不能威胁。邹穆公死后，邹国的百姓象失去了慈祥的父亲一样，哭祭三个月。四方与邹国相邻的国家的士民乡正，哭祭于道路，抱着手悲痛地行走。卖酒的人不再售酒，屠户丢下屠刀回到乡里，游玩的儿童不再唱歌，舂米筑墙的人不再举杵，妇女取下佩带的珠宝，男子丢下了装弓的袋，琴瑟不再弹奏。满一年之后才开始回复到原样。所以，仁爱从哪里施出，仁爱就还会返回哪里；福祉去了，福祉还会来。《易》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所以说天子有德行，守卫在四夷；诸侯有德行，守卫在四邻。

宋康王的时候，有一只麻雀在城角生下一只鹞。宋康王让史官占其吉凶，史官说：“小而生大，必定称霸于天下。”宋康王十分欢喜，于是消灭滕国，征伐诸侯，攻取淮北的城池，因而就更加自信，想迅速成就霸业。所以就射猎天，鞭笞地，征伐社稷而焚烧之，说：“凭威势征服天地鬼神。”痛骂国老中劝谏他的人是“无头的棺木”。为了让人们看一看他有勇力，剖开驼背人的背，斩断涉足朝堂的人的胫骨。宋国的人都很惊恐。齐王听说后讨伐宋国，宋国的百姓四散而去，城池失守，康王就逃到郟侯的馆舍，死在了那里。所以见到祥瑞而做不可做的事情，祥瑞反而成了祸患。

晋文公外出打猎，前边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条大蛇，像河堤一样高，横卧在道中。”晋文公说：“掉转车子回去。”赶车的人说：“臣听说，是祥瑞就要迎接它，是妖异就要高过它。如今前面有妖异，请求让我们去攻击它。”晋文公说：“不可。我听说，天子梦见凶恶的东西就要使道德完善，

诸侯梦见凶恶的东西就要使政治完善，大夫梦见凶恶的东西就要使官位完善，平民百姓梦见凶恶的东西就要使自身完善。如果这样，祸患就不会来了。如今，我行为有过失，上天用妖异来告诉我。我如果攻击他，这就是背逆天命。”于是就回去了。斋戒一宿，在宗庙请谕说：“我实在没有才能。不能尊守道义，是我的第一件罪；执政不贤明，身边的人不优良，是我的第二件罪；治理政务不恭谨，百姓不信任，是我的第三件罪；耕织没有得到加强，而归咎于百姓，是我的第四件罪；斋戒不庄重，祭品不洁净，是我的第五件罪。请求兴贤才用能人，示德行善，引导百姓，不再犯以前的过失。”于是就退居改善政治。过了三个月，晋文公梦见上天诛杀大蛇，说：“你怎么敢阻挡圣明的君主的道路呢？”晋文公醒后，让人去察看，那条蛇已经腐烂了。晋文公大喜，深信天道而行之不懈，终于称霸诸侯。所以说见到妖异而用德来迎接它，妖异反而会成为福祉。

楚怀王自高自大，喜欢居人之上，没有德行，而想要有称霸诸侯的称号。用金属铸成诸侯国国君的样子，让大的诸侯国国君编队在马前面，梁王驾车，宋王陪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各诸侯国的国君，都象使者随从一样，紧随在后。诸侯听说后，认为楚怀王不应该，所以就兴兵讨伐。楚怀王见士子百姓不肯为他效命，就征召一万名劳工，准备把国人的墓都挖了。国人听说后十分震惊，白天编入军队，夜里就乱了。齐国的军队乘机袭击，楚军溃败。楚怀王逃到秦国，到西河那个地方被克尹杀掉了，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喜欢自高自大而不知谦让的罪过，不也是很可羞耻的吗？齐

桓公开始称霸诸侯的时候，翟人征伐燕国，齐桓公替燕国北伐翟国，到了孤竹那个地方而返，让燕国国君恢复召公的官职。齐桓公回国，燕国的国君送齐桓公，深入齐地一百六十六里。桓公问管仲说：“按照礼，诸侯相互送别一定要出国境吗？”管仲回答说：“不是天子，不送出国境。”齐桓公说：“这么说的话，燕国的国君是畏惧而失去礼节了？我担心后世的人认为我为了保存燕国而欺负他们。”于是就下车，让燕国的国君回去，割让燕国国君所到的地方给燕国。于是挖沟作为边界，而后才离开。诸侯听说齐桓公这么有道义，嘴上不说而心里都顺服了。所以，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诸侯没有不听从的，扶兴周天子，没有不努力跟从的。诚实谦让的人，谁不拥戴呢？

秦二世胡亥为公子的时候，兄弟数人奉诏令置办酒席，招待文武大臣。秦始皇召诸子赏赐食物，先赏赐胡亥。胡亥走下台阶，观察群臣放置的鞋子，见有形状好的就踩坏后离去。诸侯听说这件事，没有不大发感慨的。等秦二世即皇帝位，都知道天下的人要背弃他。

孙叔敖幼小的时候，出去游玩回来，忧愁而不吃饭。他的母亲问他为何这样，孙叔敖哭泣着回答说：“今天，我见到了两头蛇，恐怕离死不远了。”他的母亲问道：“如今蛇在哪里？”回答说：“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就要死。我恐怕别人又看见，就已经把它掩埋起来了。”他的母亲说：“不要担心了，你不会死的。我听说积有阴德的人，上天要用福报答他。”人们听到这件事，都说孙叔敖能够成为仁人。等到他做令尹，还没有治理，国人都信服他了。

贾谊新书卷七

先 醒

怀王问于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先生，何也？”贾君对曰：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彼世主不学道理，则嘿然佻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之所由，恇恇然犹醉也。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犹俱醉而独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

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乃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当是时也，周室坏微，天子失制，宋、郑无道，欺昧诸侯。庄王围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奉簪而献国。庄王曰：“古之伐者，乱则整之，服则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与晋人战于两棠，大克晋人，会诸侯于汉阳，申天子之辟禁，而诸侯说服。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曰：“臣斋而具食，其洁。日中而不饭，臣敢请罪。”庄王喟然叹曰：“非子之罪也。吾闻之曰：其君贤君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

而有师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不谷恐亡无日也。吾闻之，世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我生者，何以食为？”庄王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智在身而自错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内外不闻吾过。吾是以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藜藿，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后醒者也。

昔者，虢君骄恣自伐，谄谀亲贵，谏臣诘逐，政治踳乱，国人不服。晋师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泽中，曰：“吾渴而欲饮。”其御乃进清酒。曰：“吾饥而欲食。”御进股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给也？”御曰：“储之久矣。”曰：“何故储之？”对曰：“为君出亡而道饥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对曰：“知之。”曰：“何以不谏？”对曰：“君好谄谀而恶至言。臣愿谏，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谢曰：“臣之言过也。”为间，君曰：“吾之亡者诚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贤也。”虢君曰：“贤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对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独贤也，故亡。”虢君喜，据式而笑曰：“嗟！贤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于山中居，饥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块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饿死，为禽兽食。此已亡矣，犹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当时而伯，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

而死，为虎狼食。呜呼！戒之哉！

【译文】

梁怀王问贾谊说：“人们称明白道义的人为先生，为什么呢？”贾谊回答说：这是一种宽泛的说法。大的先生在于君主，中等的先生在于公卿大夫，下等的先生在于平民百姓。至于正确的称号，不是先生，而是先醒。国君不学习道德礼义，就傻乎乎地不明白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产生的原因，昏昏然就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学习求问不知疲倦，喜爱道义而不厌倦，个人锐然先明白了道德礼义。所以，没有治理的时候就知道了如何治理，没有乱的时候就知道了为何而乱，没有安定的时候就知道了如何安定，危险没有发生就知道了何以有危险。故而先清醒地醒悟存亡的道理，所以说先醒。好像人们都喝醉了，而只有他先醒过来一样。国君有先醒的，有后醒的，有不醒的。

当初，楚庄王即位后，自己静思三年，以谋划得失，屏退邪恶之人，进用忠贞正直之人。有才能的人任以职务，然后授以高位，在内领任国家政治，在外施行教化于百姓，百姓一直很富足，路上丢失的东西没有人捡，国家没有刑狱案件。正当这个时候，周室败坏衰微，周天子失去了权威，宋国和郑国没有道义，欺负蒙骗诸侯。楚庄王围攻宋国，征讨郑国。郑国的国君袒露上身，牵着羊，恭敬地捧着头簪，献出国家。楚庄王说：“古时候的征伐，乱了就要整治，顺服了就放了，不是为了得到好处。”不接受郑国国君的奉献。在南边与晋国军队战于两棠，大败晋国的军队。与诸侯会盟于汉

阳，申明周天子的王号和禁讳，诸侯心悦诚服。楚庄王回国，路经申侯的都邑。申侯进献食物，日至正午，庄王仍不食。申侯请罪说：“臣斋戒而准备食物，非常洁净。日至中午王还不进食，臣请求治罪。”庄王感慨道：“不是你的罪过。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君贤明，而又有师傅教导，是能够称王天下的君主；中等的君主，而又有师傅教导，是能够称霸天下的君主；下等的君主，而群臣又没有一个能够为师的，结果只有灭亡了。如今我是一个下等的君主，而群臣又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我恐怕很快就要灭亡了。我还听说，世上不会没有贤人，天下有贤才而我却偏偏得不到。像我这样活着，还吃饭干什么？”楚庄王通过战争使大国顺服，用道义让诸侯顺从，尚且悲戚忧虑恐惧；圣明的智慧在于己身，反而自责不肖；渴望得到贤才辅助，日至正午忘记进食：可以说是圣明的君主了。先省悟存亡的原因，这就是先醒。

当初，宋昭公出逃，到了边境，感慨道：“啊！我知道为何而亡了。我穿着衣服站在那里，几百名侍侯的人没有人不说‘我们的国君穿得真华丽’的，我发布政令处理事务，千名朝臣没有人不说‘我们的国君真聪明啊！’里里外外，我都听不到说我的不是的。我因此到了这个地步。我受到如此困窘是应该的。”于是，宋昭公洗心革面，改变自己的行为，穿粗布衣，吃粗茶饭，白天学习道理，夜里反思。过了两年，好名声传遍了宋国，宋国的人赶着车把他迎接回来，恢复他的国君的地位，终于成为贤明的君主，谥号为昭公。就要灭亡了才省悟生存的道理，这是后醒的人。

当初，虢国的君主骄纵恣肆，自专杀伐，献媚阿谀的人

得到亲宠，谏阻的大臣被诘难驱逐，政治混乱，百姓都不顺服。晋国的军队来讨伐，虢国的百姓都不坚守，虢君逃走到水泽中，说：“我渴了，想喝点东西”。侍卫就进奉清酒给他。又说：“我饿了，想吃点东西。”侍卫就进奉肉脯和干粮。虢君大喜，问道：“谁给的？”侍卫说：“储放很久了。”又问：“为什么储放呢？”回答说：“因为国君出逃而路上会饥渴。”国君又问道：“你知道寡人要出逃吗？”回答说：“知道。”虢君又说：“知道为什么不劝谏？”回答说：“国君喜欢谄媚阿谀而讨厌真话。臣若是劝谏，恐怕在虢国灭亡之前就先被杀掉了。”虢君脸色大变，甚为恼怒。侍卫谢罪道：“臣的话错了。”过了一会，虢君说：“我出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侍卫说：“君主不知道吗？君主出逃的原因，是太贤明了。”虢君说：“贤明的人是生存的根本，为何会出逃呢？”回答说：“天下的君主都不肖，妒疾我们的君主一个人贤明，所以就出逃了。”虢君高兴了，扶着扶手，笑着说：“唉！贤明的人就苦成这个样子吗？”于是就下车徒步走到山中住下，又饿又累，枕着侍卫的膝盖就睡着了。侍卫用土块换下自己的膝盖，就远远地逃跑了。虢君于是就饿死在山中，被禽兽吃掉了。这是已经灭亡了还不省悟为什么灭亡。这是不醒的人。所以，先醒悟的人当时就可称霸，后醒悟的人三年而后复位，不醒悟的人头枕土块而死，被虎狼吃掉。呜呼！要警惕啊！

耳 痹

窃闻之曰：目见正而口枉言则害，阳言吉错之民而凶则

败，倍道则死，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杀其父而无罪，奔走而之吴，曰：“父死而不死，则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补则过计也。与吾死而不一明，不若举天地以成名！”于是纒身不□，适阖闾，治味以求亲。阖闾见而安之，说其谋，果其举，反其听用，而任吴国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岁时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尤，天下服而无御，四境静而无虞。然后忿心发怒，出凶言，阴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战五胜，伏尸数十万，城郢之门，执高兵伤五藏之实，毁十龙之钟，搥平王之墓。昭王失国而奔，妻生虏而入吴。故楚平王怀阴贼杀无罪，殃既至乎此矣！子胥发郁冒愤，辅阖闾而行大虐。还，十五年，阖闾没。而夫差即位，乃与越人战江上，栖之会稽。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饮腑水，易子而食。于是履屨戴璧，号吟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种行成于吴王。吴王将许，子胥曰：“不可。越国之俗，勤劳而不愠，好乱胜而无礼，溪徼而轻绝。俗好诅而倍盟。仿此类者，鸟兽之侪徒，狐狸之丑类也。生之为患，杀之无咎。请无与成。”大夫种抚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马而为牺，指九天而为证，请妇人为妾，丈夫为臣，百世名宝因间官为积，孤身为关内诸侯，世为忠臣。吴王不忍，缩师与成。还，谋而伐齐，子胥进争不听，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称善累德以求民心。于是上帝降祸绝吴命乎直江，君臣乘而不调，置社稷而分裂，容台榭而掩败，犬群吠而入渊，彘衔菹而适奥，燕雀剖而虻蛇蛇生，食芦菹而蛭入口，浴清水而遇蚤。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目抉而望东门，身鸱夷而浮江。怀贼行虐，深极而殃不辜，祸至乎

身矣。越于是果逆谋负约，袭剽夫差，兼吴而抚。事济功成，范蠡负室而归五湖，大夫种系领谢室，皋如处车裂回泉。自此之后，勾践不乐，忧悲荐至，内崩而死。故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闲，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

【译文】

我私下听说：眼看得正而嘴说得不正就生祸害，佯称吉而责怪于民就凶而遭败，违背了正道就死，遮住了阳光就暗，诬枉神灵而背叛民心，上天就一定让他的事情失败。当初，楚平王有一个臣子名叫伍子胥。伍子胥的父亲无罪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奔到吴国，说：“父亲被杀而我没有死，就不是父亲的儿子了。我死了对于父亲没有什么帮助，就是白死了。与其我死了没有一点声息，不如举天地以成就名声。”于是就委屈求全，到了吴王阖闾那里，调治饭菜以求接近阖闾。阖闾见到他就把他安顿下来，喜欢他的谋略，称赞他的举动，听信而任用他，把吴国的国政委任给他。吴国的百姓安全无失，年成丰收而没有灾年，百官公正而不循私情，上下协调而没有过失，吴国都听从他的指挥，四方边境安静而没有祸事。然后，伍子胥愤而发怒，发誓复仇，怀必死之志，率吴国之兵讨伐楚国，五战五胜，杀敌数十万，攻破楚都郢，毁伤五藏的物品，毁坏铸有十龙的钟，鞭挞楚平王的墓尸。楚昭王弃国而逃，其妻被活捉，带回吴国。楚平王心怀阴毒，杀戮无

辜，祸害延及到此。伍子胥发奋复仇，辅佐阖闾而行肆虐。还归吴国十五年后，阖闾死，夫差即位，与越国军队战于江上，驻扎在会稽。越王穷困得至于吃山草，喝人尿，互相交换儿子来吃。于是脚踩着砖，头顶着壁，吟号祷告，请求皇天不要怪罪；派大夫文种向吴王请求投降。吴王准备答应，伍子胥说：“不可接受越人投降。越国的习俗，勤苦劳作而无怨言，喜好乱中取胜而无礼法，虚浮而轻靡。习俗好诅咒而背弃盟誓。与此类相同的，是鸟兽狐狸一类，生时为患人类，杀了没有过错。请求不要答应他们投降。”大夫文种抚心而悲号痛哭，说明他们的诚信，杀了白马作为祭品，指着上天请以为证，请求让越国的女子为妾，男子为臣，祖宗传下来的名贵宝物都献给从中沟通的官员，越王孤身一人为关内诸侯，世代为吴国的忠臣。吴王不忍心，就退兵答应越国投降。回到吴国，夫差图谋讨伐齐国，伍子胥入宫劝谏，夫差不听，不采纳伍子胥的忠言。越王勾践既得投降，就积德行善收买民心。于是，上天降下灾祸，灭绝吴国之命在直江。吴国君臣乖离而不和，任凭国家分裂，台榭毁败，群犬狂吠而入深渊，猪衔着腌菜而到角落，解剖燕雀而出现蛇，食芦笋而见水蛭，在清水中沐浴而遇见毒虫。伍子胥见吴国的灭亡不可逆转，就戴着铁笼自投于水中，眼珠挖出来挂在东门口，尸首装在革囊而浮于江。心怀贼杀，行为肆虐，为报仇而殃及无辜，祸害终于到了他自己身上。于是，越国果然背盟负约，袭击吴国，剽杀夫差，兼并吴国。事情成功之后，范蠡带着妻室泛舟五湖，大夫文种系颈请求辞官归居，皋如在回泉被车裂。从此以后，勾践郁郁不乐，忧虑悲愁并至，死于内室。所以，上

天的诛杀不可躲避，不要以为广虚幽远偏僻无人，即使藏在重重迭迭的石中，上天也一定能够知道。若是诛伐顺乎理义而应该怪罪，即使是杀了三军也没有过错；若是诛杀不应该杀的人，即便是杀一个人，其罪行也要上告于皇天。所以说，天虽然处于很高很高的地方，却也能听到下面的事情，看得也很仔细。因此，凡是自身的行为，不可以不谨慎啊！

谕 诫

汤见设网者四面张，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螫作网，今之人循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士民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而况我乎？”于是下亲其上。

楚昭王当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饥时酒二酹，重裘而立，犹慄然有寒气，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振饥者。居二年，阖闾袭郢，昭王奔隋。诸当房之赐者，请还致死于寇。阖闾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赖楚，曳师而去。昭王乃复，当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屣决眦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屣。及至于隋，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踣屣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踣屣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

文王昼卧，梦人登城而呼己曰：“我东北陬之槁骨也，速

以王礼葬我！”文王曰：“诺。”觉，召吏视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礼葬之。”吏曰：“此无主矣！请以五大夫。”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背之也？”士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况于生人乎！”于是下信其上。

豫让事中之君。智伯灭中行氏，豫让徙事智伯。及赵襄子破智伯，豫让剂面变容，吞炭而为噎，乞其妻所，而妻弗识。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卧。见不全身，人谓豫让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仇，何无耻之甚也？今必碎身靡躯以为智伯，何其与前异也？”豫让曰：“我事中之君，与帷而衣之，与关而枕之。夫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馅吾以鼎食，举被而为礼，大夫国土遇我，我固国土为之报。”故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非冗言也，故在主而已。

【译文】

汤见到一个设网的人四处张网，祷告说：“天下飞的，地上行的，四面八方的，都落到我的网中。”汤说：“嘻！天下之物都被网罗尽了，除了桀，还有谁能够这样！”汤命令设网的人撤除三面的网，留下一面的网，教他祈祷说：“蜘蛛结网，今天的人按照蜘蛛的样子去做。想往左边的往左，想往右边的往右，想高的就高，想低的就低。我只捕捉那些敢于冒犯命令的。”士子百姓听到后说：“汤的恩德施及到禽兽了，何况我们呢？”于是下面的人都亲爱他们的主上。

楚昭王面对房屋站立，神色戚然，有寒冷之色，说：“我早晨饿了，喝了二杯酒。穿着几层皮衣站着，还觉寒气阵阵

袭来，我的百姓将会如何呢？”这一天，就取出库府中的皮衣给受冻的人穿，取出仓库里的粮食赈济饥民。过了二年，阖闾袭击楚都郢，昭王逃奔到隋。众多受到楚昭王赏赐的人，请求返回郢都与敌寇死战。阖闾一个晚上换了五处休息的地方，不敢赖在楚国，就带兵离去了。昭王就复位了，这就是他当房赏赐的恩德。

当初，楚昭王与吴国军队交战，楚军大败，楚昭王逃走，鞋底和鞋帮脱离而走丢了。往前走了三十步，又转回去取鞋底。到了隋，身边的人问道：“国王为何怜惜一个烂鞋子呢？”昭王说：“楚国虽然贫穷，岂会怜惜一个烂鞋子呢？我是想和它一起返回郢都。”从此以后，楚国的习俗就没有丢弃东西的。

文王白天睡觉，梦见一个人登上城墙呼唤他说：“我是城东北角的朽骨，迅速用王者的礼仪安葬我！”文王说：“是。”文王醒后，命官吏前去察看，那里果然有朽骨。文王说：“迅速按照君主的礼仪安葬他。”官吏说：“这就是没有君主了。请求用大夫的礼仪安葬。”文王说：“我梦中已经答应他了，为何要背弃诺言呢？”士大夫和百姓听到这件事，说：“我们的国君不因梦中的缘故而背弃朽骨，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于是，下面的人都信任他们的君主。

豫让侍奉中行国的国君。智伯消灭了中行国，豫让改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攻破智伯，豫让就毁面变容，吞炭而使嗓子变哑，到了妻子住的地方，妻子竟认不出他。于是，豫让就隐蔽行刺赵襄子，五次都没有成功。赵襄子很害怕，吃饭感觉不出味道，一个晚上就换五处休息的地方。见到豫让这样不顾己身，有人问他说：“你不为中行国君而死，反而侍

奉中行国的仇人，为何这样没有羞耻呢？如今，你毁坏自己的身躯而为智伯复仇，为何与前面这样不同呢？”豫让说：“我侍奉中行国的国君，他给我帷帐当衣服穿，给我门栓当枕头用，和对待众人一样对待我，我因此和众人一样侍奉他。到了智伯，把自己的衣服分给我穿，让我吃鼎中的美味，举动都按照礼仪，像对待大夫和国中才能出众的人一样对待我，我故而像国中才能出众的人一样报答他。”所以说士为了解自己的人而献身，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而装扮。这不是多余的话，原因在其主子而已。

退 让

梁大夫宋就者，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梁之边亭劬力而数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恶。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楚亭恶梁瓜之贤己，因夜往窃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尉以请，宋就曰：“晋是何言也？是讲怨分祸之道也，恶何称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悔，莫令人亭乃每夜往，窃灌楚亭之瓜，令勿知也。”于是梁亭乃每夜往，窃灌楚亭之瓜，令勿知也。”于是梁亭乃每夜往，窃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则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梁亭也。楚令闻之大悦，具以闻。楚王闻之怒然丑，以志自愆也，告吏曰：“微搔瓜得无他罪乎？”说梁王之阴让也，乃谢以重币，而请交于梁王。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为信。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语》曰：“转

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乎？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上者三体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国亦有此台乎？”使者曰：“否。翟，窳国也，恶见此台也？翟王之自为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累，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犹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国恶见此台也？”楚王愧。

【译文】

梁国的大夫宋就，是边境的一个县令。其辖县与楚国邻界，梁国边境的亭与楚国边境的亭都种瓜，各有数目。梁国边亭之民勤劳肯干，多次浇灌，其瓜甘甜；楚国边亭之民粗懒，很少浇灌，其瓜味道很不好。楚国的县令因梁国的瓜美，恼怒他们境内的瓜不好吃。楚国的亭长讨厌梁国的瓜比自己种的瓜好吃，就夜里偷偷地到梁国的瓜田里拔梁国的瓜秧，梁国的瓜秧都有枯焦的。梁国的亭长发现了，于是向县尉请求，也想去偷偷地报复，拔楚国的瓜秧。县尉请示宋就，宋就说：“这是什么话？这是结怨生祸啊！为何报复得这样厉害呢？你我教育子民一定不要这么干。让人悄悄地到楚国瓜田里，夜里好好地为他们浇灌瓜田，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的人就每天夜里悄悄地去浇灌楚国的瓜田。楚国的人天亮来到瓜田，这里已经浇灌过了。楚国的瓜一天比一天甜美。楚国的亭长感到奇怪，就仔细观察，原来是梁国的人替他们浇灌瓜田。楚国的县令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就把这件事都告诉了楚王。楚王得知详情后很愤怒，为楚人的做法感到羞

愧，对官员说：“不拔瓜秧难道就没有别的罪责了吗？”楚王为梁国人这种私下的退让感到高兴，就拿出许多钱酬谢，请求与梁王交友。楚王时常称道，梁王认为楚王有信用。因此，楚国和梁国的友好，是从宋就开始的。《论语》说：“变失败为成功，因为祸而得到福。”《老子》说：“用恩德来回报仇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别人已经做了不合道义的事情，为什么要效法呢？

翟王派遣使者到楚国去。楚王想向翟国的使者夸耀，所以就在章华台上宴请翟国使者。登章华台时，休息三次才到了章华台上。楚王问道：“翟国也有这样的高台吗？”使者说：“没有。翟国是个穷国，哪里见过这样的高台？翟王自己建造房屋，堂基高三尺，土阶只有三级，茅草不加剪理，采来的缘木不加刨刮。就是这样，翟王还认为建造房屋的人太辛苦，住在里面的人太奢侈了。翟国哪里会见到这样的高台呢？”楚王自觉羞愧。

君 道

纣作桎数千，睨诸侯之不谄己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桎囚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而流之于河。民输桎者，以手撤之，弗敢坠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狱常拥此。”故爰思文王，犹敬其桎，况于其法教乎？《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辅翼贤正，则身必安也。又曰：“弗识弗知，顺帝之则。”言士民说其德义，则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

姓不爱其死，不惮其劳，从之如集。《诗》曰：“经始灵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文王有志为台令，近境之民闻之者，裹粮而至，问业而作之，日日以众。故弗趋而疾，弗期而成，命其台曰灵台，命其囿曰灵囿，谓其沼曰灵沼，爱敬之至也。《诗》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皓皓。王在灵沼，于仞鱼跃。”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故禽兽鱼鳖，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圣王之德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言士民之报也。《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鹄，而反修之于己。君国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备矣。

【译文】

纣制作几千具桎梏，瞥见哪个诸侯不来拍马讨好，就一顿木棒，然后用桎梏夹起来。文王身被桎梏，囚在羑里城七年，而后才得以幸免。到武王打败殷纣王，安定天下之后，武王令殷朝的百姓取下桎梏，扔到河中。有的百姓把文王戴的桎梏送来，武王亲手把它取下来，不敢让它坠落，跪着把桎梏送入水中，不敢扔进去，说：“文王坐牢时常常戴着它。”因此，敬爱思念文王，尚且敬重文王的桎梏，何况是文王的法度教令呢？《诗》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辅助的人贤良正直，自身一定会安全。《诗》又说：“弗识弗知，顺帝之则。”说的是士子百姓喜爱他的德义，就效法模仿。文王的志向所在，欲念所存，百姓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惧怕劳苦，都聚集在文王的身边。《诗》说：“经始灵台，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文王有志做灵台令，附近的百姓听说后，背着粮食来到文王身边，请求事情做，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所以，四方之民不是有意识快跑却来得很快，不是相约却都一起来到，称文王之台为灵台，苑囿为灵囿，沼泽为灵沼，对文王非常敬爱。《诗》说：“王在灵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鸟皓皓。王在灵沼，于仞鱼跃。”文王的恩泽下及飞禽走兽，施及鱼鳖。所以，禽兽鱼鳖悠哉快乐，何况士子百姓呢？《诗》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说的就是圣明君主的恩德。《易》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说的是士子百姓报答文王的恩德。《书》说：“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射鹄射不中，不责求于鹄，而是反过来反省自身。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人，反过来反省自身，国君之道就具备了。

贾谊新书卷八

官 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者，谓之师；知足以为砥砺，行足以为辅助，仁足以访议，明于进贤，敢于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扬美，谓之友；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欢，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于乡曲，道语谈说不忤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业，服一介之使，能合两君之劝，执戟居前能举君之失过，不难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贪于财，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谋，君有失过，虽不能正谏，以其死持之，憔悴有忧色，不劝听从者，侍御也；柔色伛偻，唯谏之行，唯言之听，以睚眦之间事君者，厮役也。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取师之礼，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礼，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礼，以皮币先焉；取左右之礼，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礼，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礼，以令召矣。师至则清朝而侍，

小事不进；友至则清殿而侍，声乐技艺之人不并见；大臣奏事，则俳优侏儒逃隐，声乐技艺之人不并奏；左右在侧，声乐不见；侍御者在侧，子女不杂处；故君乐雅乐，则友、大臣可以侍；君乐燕乐，则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开北房，从薰服之乐，则厮役从，清晨听治，罢朝而论议，从容泽燕，夕时开北房，从薰房之乐。是以听治论议，从容泽燕，矜庄皆殊序。然后帝王之业可得而行也。

【译文】

帝王的官员分为六个等级：一等的称为师，二等的称为友，三等的称为大臣，四等的称为左右，五等的称为侍御，六等的称为厮役；智慧足以成为源泉，行为足以为人仪表，向他们询问就有应答，向他们请求就有所得，进入别人的家庭，就足以使别人的家庭贵重，进入别的国家，就足以使别的国家贵重，这样的人就是师；智慧足以磨炼人的意志，行为足以做辅相，仁德足以为人访议，明白进用贤才，敢于摒退不肖之人，在内辅助匡正得失，在外辅助宣扬美德，这样的人就是友；智慧足以谋划国家大事，行为足以成为百姓的表率，仁德足以使上下同乐，国家有法度就退而守法度，君主有危难就而为君主效命，坚守自己的职责，君王也不能用来讨好个人所爱，这就是大臣；修养身心端正行为，无愧于乡里，谈说议论无愧于朝廷，智慧能力不为事业所困，充当小小的使者能使两国之君欢娱，执戟居于前列，能够指出君主的过失，敢于以死相谏，这就是左右；不贪爱财物，不沉溺女色，侍奉君主忠贞不贰，身在君主身旁却不敢泄露君主的计谋，君

主有过失虽不能匡正劝谏，却能至死坚持，形容憔悴而有忧虑之色，不劝说君主听从，这就是侍御；面色温顺，点头哈腰，一味阿谀，一味听从，就在君主的眼前侍奉君主，这就是厮役。所以，和师一起治理国家的人是帝，和友一起治理国家的人是王，与大臣一起治理国家的人能够称霸，与左右一起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强大，与侍御一起治理国家的人就或存或亡，与厮役一起治理国家的人很快就会灭亡。求取师的礼仪，是退位而朝拜他；求取友的礼仪，是亲身前往；求取大臣的礼仪，是以裘皮钱币为先；求取左右的礼仪，是派遣使者先去；得到侍御的礼仪，是发一道命令到那里；得到厮役的礼仪，是命令他前来。师至则朝廷清明而进谏，小的事情不得进闻；友至则殿堂清明而进谏，乐工艺人不能同时出现；大臣管理朝政，俳优侏儒逃循隐匿，乐工艺人不能同时表演；左右在身旁，歌声器乐不能出现；侍御在身旁，男女不掺杂相处。所以，君主喜欢雅致之乐，友和大臣可以侍奉；君主喜欢宴饮之乐，左右和侍御可以侍奉；君王打开北房，欣赏女乐，厮役就会跟着学，清晨上朝听政，退朝之后就评头论足，从从容容地饮酒宴乐，到了晚上，就打开北房，欣赏女乐。因此，处理政务，议论是非，从容宴饮，骄矜和庄重都有不同的次序。然后，帝王的事业才能够实行。

劝 学

谓门人学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

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之智者，独何与？然则舜偃俯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洁，则过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尝试傅白黛黑，榆铍陂杂，芷若蚩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则虽王公大人，孰能无怵惮养心而颠一视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予恐过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荣跖丑圣道之忘乎己，故步陡山川，坌冒楚棘，弥道千余百舍，重茧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进，而后敢问，见教一高言，若饥十日而得大牢焉。是达若天地，行生后世。今夫子之达佚乎老聃，而诸子之材不避荣跖，而无千里之远，重茧之患，亲与巨贤连席而坐，对膝相视，从容谈话，无问不应。是天降大命以达吾德也。吾闻之曰：“时难得而易失也”。学者勉之乎！天禄不重。

【译文】

（贾谊）对弟子和求学的人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耳张目开，心载意往，直立行走，和我原本相同。然而，舜偏偏有贤明圣德的名声，显示出君子的实迹，而我却不曾为邻居乡里所知，没有足够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这样，舜周旋留意，而我却放纵不省悟。凭着西施那样的美色而蒙受不洁，从她身边过的人没有不斜眼看她而又捂着鼻子的。假如西施粉饰一番，顾盼流眄，香若薰风，微笑视人，千姿百态，从容喜悦，即使是王公大人，谁能不砰然心动而登上高处一饱眼福呢？如今，以你们这两三个人的才能而蒙受愚昧迷惑，我担心从你们跟前过的人也会有捂着鼻子

的表情。古时候，南荣趺自愧被圣道遗忘，因而就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远行一千多里，路过许多村舍，脚上结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也不敢多休息一会。遇见老聃之后，惊喜得像见到了慈父，像雁一样跟着，象身影一样随着，立时单足站立，进时像蛇一样爬行，而后才敢求教，听到一句善美的话，就像饿了十天的人得到丰盛的美味一样。因此通达天地之理，行为影响后世。如今，夫子的通达超过了老聃。而你们的才能不比荣趺差，不需要跑到千里之外，没有脚上重重结茧的痛苦，亲身和大贤连席而坐，促膝相视，从从容容地谈论说话，没有什么问题不予解答。这是上天降临大任，以明达我的恩德。我听说这样的话，“时机难以得到而容易流失。”你们这些求学的人要努力啊！天赐的福禄是不会再来的。

道 术

曰：“数闻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实也。请问道者何谓也？”

对曰：“道者，所以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以制物也，动静之所也。凡此皆道也。”

曰：“诸问虚之接物如何？”对曰：“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衅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此虚之接物也。”曰：“请问术之接物何如？”对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

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举贤则民化善，使能则官职治，英俊在位则主尊，羽翼胜任则民显，德操而固则威立，教顺而必则令行，周听则不蔽，稽验则不惶，明好恶则民心化，密事端则人主神。术者接物之队，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心谨于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其为原无屈，其应变无极，故圣人尊之。夫道之详不可胜述也。”

曰：“请问品善之体何如？”对曰：“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器；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必省恤人谓之惠，反惠为困；兄敬爱弟谓之友，反友为虐；弟敬爱兄谓之悌，反悌谓之敖；接遇慎容谓之恭，反恭为媠；接遇肃正谓之敬，反敬为嫚；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期果言当谓之信，反信为慢；衷理不辟谓之端，反端为跛；据当不顷谓之平，反平为险；行善决衷谓之清，反清为浊；辞利刻谦谓之廉，反廉为贪；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以人自观谓之度，反度为妄；以己量人谓之恕，反恕为荒；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厚志隐行谓之洁，反洁为汰；施行得理谓之德，反德为怨；放理洁静谓之行，反行为污；功遂自却谓之退，反退为伐；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戾；行充其宜谓之义，反义为懵；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合得周密谓之调，反调为戾；优贤不逮谓之宽，反宽为厄；包众容易谓之裕，反裕为偏；欣慙可安谓之熅，反

熅为鹜；安柔不苛谓之良，反良为啗；缘法循理谓之轨，反轨为易；袭常缘道谓之道，反道为辟；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勉善谓之慎，反慎为怠；思恶勿道谓之戒，反戒为傲；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亟见窳察谓之慧，反慧为童；动有文体谓之礼，反礼为滥；容服有义谓之仪，反仪为诡；行归而过谓之顺，反顺为逆；动静摄次谓之比，反比为错；容志审道谓之娴，反娴为野；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论物明辩谓之辩，反辩为讷；纤微皆审谓之察，反察为旒；诚动可畏谓之威，反威为囿；临制不犯谓之严，反严为软；仁义修立谓之任，反任为欺；伏羲诚心谓之节，反节为罢；持节不恐谓之勇，反勇为怯；信理遂愆谓之敢，反敢为掩；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克行遂节谓之必，反必为怛。凡此品也，善之体也，所谓道也。故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

【译文】

有人问道：“多次听说过道这个词了，然而却不明白道的实际意义。请问，道说的是什么呢？”回答说：“道就是与人相处的原则。道最根本的称之为虚，其末梢称之为术。虚说的是道的精奥微妙，平时不使用；术就是控制众人的方法，是行动的理数。所有这些都是道。”

问道：“虚与人相处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对着镜子整理容仪，没有褒贬，美好的和丑恶的都表现出来，各自得到应该得到的；衡具虚而无私，平静地相处，轻和重都能衡

量出来，各自得到应该得到的；圣明的君主面朝南端正而坐，清淡虚无而安静，美好的名声自己传播出去，美好的事物自己安定下来，就像镜子反射人形，像衡具称物，有动作相和，有祥瑞相随。事物到了穷尽的地步，就应该松弛一下。这就是虚与人相处。”问道：“请问如何用术与人相处呢？”回答说：“君主仁而境内和睦，所以，士人百姓没有不亲近君主的；君主有义而国家就得到治理了，所以士子百姓没有不顺从君主的；君主有礼，国家就得到整肃了，所以士子百姓没有不敬重君主的；君主有信用，国内的风气就正了，所以士子百姓没有不守信用的；君主公正，国内就诚服了，所以士子百姓没有不拥戴君主的；君主有法度，国家就纳入轨道了，所以士子百姓没有不辅助君主的。举荐贤才则民受教化，善用贤能则吏治清明，英雄俊杰居于官位则君主尊荣，辅助的人胜任其职则百姓显赫，操守德行坚定则威信就能树立，教化顺畅坚定则命令能施行，兼听就不会被蒙蔽，考察实效就不会有惶惑，申明好恶则百姓就会接受教化，行事隐秘则君主就显得很神秘。术是与人相处的险道，凡是权力重大的人行事时一定要慎重，施行命令的人说话时一定要谨慎，这样的话就很少有过错和失败了。这就是用术与人相处的道理。术作为源泉没有尽头，用来应付变化无穷无尽。所以，道德高尚的人尊重术。术的详细道理，无法一一述说。”

问道：“请问，怎样评价善的本体呢？”回答说：“父母为子女的利益考虑称为慈，与慈相反的是狂躁；子女敬爱和为父母的利益考虑称为孝，与孝相反的是作孽；敬爱和谋利出自内心就称作忠，与忠相反的是背叛；心里明白体恤别人就

称作惠，与惠相反的是困窘；兄长敬重爱护弟弟称为友，与友相反的就是虐待；弟弟敬重爱护兄长称为悌，与悌相反的是狂傲；待人接物容色谨慎称作恭，与恭相反的是狎慢；待人接物严肃端庄称作敬，与敬相反的是傲慢；言行一致称为忠贞，与忠贞相反的是奸伪；相约必定践约，出言必守信用，这就是诚信，与诚信相反的是轻慢；合乎理义而不偏不依称作端，与端相反的是偏颇；依靠适当而不倾斜称作平，与平相反的是危险；行善为正称作清，与清相反的是浑浊；辞却利益压低欲望称作廉，与廉相反的是贪婪；广为覆盖而无私欲称作公，与公相反的是私；方正刚直而不曲称为正，与正相反的是邪恶；通过别人反观自己称为度，与度相反的是诬妄；通过自己测度别人称为恕，与恕相反的是荒唐；有恻隐之心怜爱别人称为慈，与此相反的是容忍；志大行隐称为洁，与洁相反的是埋汰；行为合乎理义称为德，与德相反的是怨恨；依据理义坚守操行称为行，与行相反的是污垢；功成而自我退让称为退，与退相反的是夸耀功劳；重视别人轻视自己称为让，与让相反的是冒昧；心地宽广爱惜别人称为仁，与仁相反的是乖戾；行为正合其宜称为义，与义相反的是懵懂；刚柔相济称为和，与和相反的是乖张；计划周密称为调，与调相反的是背戾；优礼贤才而不及称为宽，与宽相反的是狭隘；包容至广至多称为裕，与裕相反的是偏狭；欣然和悦而可安定称为蕴藉，与蕴藉相反的是凶猛；安顺柔和而不苟求称作良，与良相反的是侵蚀；依据法度遵循理义称为轨，与轨相反的是变易；沿袭法典遵守道义称为道，与道相反的是邪恶；广为比较而自为收敛称为俭，与俭相反的是奢侈；费

用不超过应该费用的称为节，与节相反的是侈靡；勤苦而努力为善称为慎，与慎相反的是松懈；思虑恶事而不说出来称为戒，与戒相反的是傲慢；熟知祸福称为智，与智相反的是愚昧；见识敏锐深刻称为慧，与慧相反的是愚笨；举动得体称为礼，与礼相反的是浮泛；容色服饰合乎义称为仪，与仪相反的称为诡诈；行为归于理义称为顺，与顺相反的是逆忤；举动合乎秩序称为比，与比相反的是错讹；容色志向符合道称为娴，与娴相反的是粗野；言辞得体称为雅，与雅相反的是鄙陋；议论事物明于辩驳称为辩，与辩相反的是木讷；明察纤毫之微称为察，与察相反的是盲目；举动诚实而可畏惧称为威，与威相反的是肮脏；处理政务而不冒犯称为严，与严相反的是软弱；有任有义称为任，与任相反的是欺瞒；服从道义忠贞不二称为节，与节相反的是疲软；坚守节操而不怨恨称为勇，与勇相反的是怯懦；信服理义而有锐气称为敢，与敢相反的是退却；志向操守精诚果决称为诚，与诚相反的是懈怠；行为果敢而守节称为必，与必相反的是恐惧。所有这些，都是善的自体，就是所说的道。所以固守道的人称为士，喜爱道的人称为君子，明白道的人称为明哲，实行道的人称为贤人。既明哲又贤达，这就是圣人。”

六 术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

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

然而，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艺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体六行故也。故曰六则备矣。

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他事亦皆以六为度。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是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声五也，必六而备，故曰声与音六。夫律之者写测之也，所测者六，故曰六律。

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子从曾祖而昆弟，故为从曾祖昆弟；从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

世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逾，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何为三庙？上室为昭，中室为穆，下室为孙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庙以别，亲疏有制。丧服称亲疏以为重轻，亲者重，疏者轻，故复有粗衰、齐衰、大红、细红、缙、麻备六，各服其所当服。夫服则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乱也。

数度之道以六为法，数加于少，度出于多。数度之始，始于微细，有形之物莫细于毫，是故立一毫以为度始，十毫为发，十发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备于六。故先王以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为法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言六，以效事之尽以六为度者。谓六理，可谓阴阳之六节，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

【译文】

道德有六理。六理指的是什么呢？道、德、性、神、明、命，这六者就是道德的六理。六理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已生，六理就存在于其所生的天地万物之中。因此，阴、阳、天、地、人都以六理为内在的法度。内在的法度成就功业，所以称为六法。六法蕴藏着内在的变化，变化于中而形成于外。形成于外就成为六术，所以称为六行。因此，阴阳各有六个月的节令，天地有六合这样的事情，人有仁、义、礼、智、信这样的行为。这些行为相和谐就产生了乐，乐产生了，六者就具备了。这就是所谓的六行。阴阳天地的运动离不开六行，所以能够合乎六法。人谨慎地修治六行，就可以合乎六法。

然而，人虽然有六行，但细微之处难以识别，只有古代的帝王能够明察，平常的人不能自己察知。因此，一定要等待古代帝王教导，才能够明白其缘由。所以，古代帝王为天下设置教化，根据人们所具有的加以训导，引导人们的情感使之真诚。所以，内以六法为本，外以六行为体，传授《诗》、《书》、《易》、《春秋》、《礼》、《乐》六种学问。把这六种学问作为大义，称之为六种技艺。让人根据六艺修省自身，自身修省成功了就得到六行了。六行不正，反而合乎六法。技艺分成六种的原因，是效法六法而模仿六行的缘故，所以说六种法则就具备了。

六不只是为六艺而设，其他事情也都是以六为限度。音乐的道理，是以六为首，以阴阳的节奏为尺度。因此，一年十二个月分为阴阳，各有六个月。所以音乐的器具十二只钟，每一只钟应一个月，其中六只钟为阴声，六只钟为阳声，音乐的音律由此而产生，所以称为六律。六律与五声的调式和应，发出阴、阳、天、地、人这样的清声，而合乎六行、六法的道理。所以，宫、商、角、徵、羽五声此唱彼和，相互呼应而调式和谐。调式和谐而成文理，就称之为音。声有五种，而一定要六种才能具备，所以说声和音有六种。约束声音，就是测度声音的高低清浊。所测度的有六种，所以称为六律。

人们的亲属，以六为法度。人有六亲，六亲的第一亲就是父。父有二个儿子，二个儿子是兄弟；兄弟又有儿子，儿子的叔伯是兄弟，所以称为叔伯兄弟；叔伯兄弟又有儿子，儿子的祖父是兄弟，所以成为同曾祖而不同祖父的兄弟；同曾

祖而不同祖父的兄弟又有儿子，儿子的从曾祖是兄弟，所以成为从曾祖父兄弟；从曾祖兄弟又有儿子，其子为同族兄弟。至此六代全备。这就是六亲。亲人同始于一人，世世相分别，分为六亲。亲戚不足六，就失去了本末的法度。所以六成为定制而就结束了。六亲有次序，不能相互逾越，逾越了就扰乱了宗族的次序而不能相互亲爱了。所以，古代的帝王设置了昭穆三庙，用以禁止亲疏混乱。什么是三庙呢？上室称为昭，中室称为穆，下是子孙所居，让其子各自按照其次序，上下分别居处。用三庙来区别，亲疏就有定制了。丧葬所穿的服装，根据亲疏称为重丧和轻丧。亲近的人服重丧，疏远一些的人服轻丧，所以又有粗衰、齐衰、大红、细红、缙、麻六种丧服。各种丧服适宜于什么人都由亲疏来确定。丧服有不同，这就是古代帝王用来禁止亲疏次序的紊乱的。

数和度的道理也是以六为法度，数是由小而加多，度则是出于多。数和度的起始都是起于微小，有形体的东西没有比毫更细小的了。所以设立一毫作为度的开始，十毫为一发，十发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至于六而全备。所以，古代帝王就把六用之于天下的事情。以六为法度的事情，是数不胜数。这里所说的六，用实际来检验，都是把六作为法度的。称为六理，可以说是阴阳的六节，可以说是天地的六法，可以说是人的六行。

道德说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

六者德之理也。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象德体六理，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泽者鉴也，谓之道；牯如窃膏，谓之德；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康若泆流谓之神，光辉谓之明，誉乎坚哉谓之命。此之谓六理。鉴生空窍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离状也；性生气而通之以晓，神生变而通之以化，明生识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

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谓道，德此之谓德，行此之谓行。所谓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

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载，物者毕以顺，理合适行。故物有清而泽者，鉴也。鉴以道之神，模贯物形，通达空窍奉一，出入为先，故谓之鉴。鉴者所以能见也。见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为目。目成也，形乃从。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气，莫精于目。目清而润泽，若濡无毳秽杂焉，故能见也，由此观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润泽矣。故曰泽者鉴也，生空窍通之以道。

德者离无而之有，故润则牯然浊而始形矣。故六理发焉，六理所以为变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则物得润以生，故谓润

德。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未变者道之颂也。道冰而为德，神载于德，德者道之泽也。道虽神必载于德，而颂乃有所因，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之于德，德受道之化而发之，各不同状德润，故曰如膏谓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

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性生气，通之以晓。

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康若冻流不可物效也。变化无所不为，物理及诸变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冻流谓之神。神生变，通之以化。

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外内通一则为得失，事理是非皆识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

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则泽润性气神明，及形体之位分数度，各有极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啻然有定矣，不可得辞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则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载于物形。故啻坚谓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

物所道始谓之道，所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养物，则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义者理也，故曰义者德之理也。德生物

又养长之而弗离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能畜物养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则有道矣，得而守之则有德矣，行有无休则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谓道，德此之谓德，行此之谓行。诸此言者尽德变。

变世者理也。《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故曰《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欢然大乐矣，故曰《乐》者此之乐也。人能修德之理，则安利之谓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为鬼神能与利害，是故具牺牲俎豆粢盛，斋戒而祭鬼神，欲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

德之理尽施于人，其在人也，内而难见。是以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陈之天下，令人观焉，垂之后世，辩议以审察之，以转相告。是故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故曰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德毕施物，物虽有之，微细难识。夫玉者真德象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见也，

是以举玉以喻。物之所受于德者，与玉一体也。

【译文】

道德有六理。什么是六理呢？就是道、德、性、神、明、命。这六者就是道德的理。各种事物都是由道德而生。然而，能够与人的道德相像的只有玉。象征道德的本体，六理都从玉中表现出来，各有不同的形状，因此用玉来比喻道德的六理。色泽透亮象是镜子，称之为道；质感甚美，像是暗暗涂上了脂膏，称之为德；清湛而光润，质厚而胶着，称之为性；丰盈如流光溢彩，称之为神；光泽辉映称之为明；坚实硕大，象盘石一样，称之为命。这些说的就是六理。镜子产生空间，与道相通；德生理，与六德之纵横交错相通；描绘六德，是因为德有六理。理就是纵横交错的样子；性产生气，与晓畅相通；神生变化，与变化相通；明产生见识，与智慧相通；命产生形体，与坚定相通。

道德有六美。什么是六美呢？六美就是道、仁、义、忠、信、密。这六者就是美好的道德。道是德的根本，仁是德的出处，义是德的文理，忠使德厚重，信使德坚固，密使德崇高。六理和六美，是道德生阴阳天地人和万物的原因，因此就成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的法度。所以说，行道称之为道，施德称之为德，行德称之为行。所说的行德就是德。所以，把德写在竹帛上就是《书》，《书》就是德最显著的，《诗》就是德的记录，《易》就是德的占验，《春秋》就是德的纪实，《礼》就是德的体现，《乐》就是德的快乐。祭祀鬼神，是为了德的福祉；博学善辩，是为了德的言辞。

道是无形之物，平和而有神，引导万物而又承载万物。事物都顺应道，理相和谐而就适于行。所以，事物有既清澈而又有光泽的。清澈而有光泽的是镜子，镜子引导事物通向神。显示事物的形状，从通达的镜孔中完整地显示出来，出入在先，所以称之为镜子。镜子就是用来让人们看的。用以看的是眼睛。道德施于精细微小就是眼睛。所以，事物开始分辨形状的时候，眼睛最先形成。眼睛形成了，然后才形成形体。所以人们所凭借的是气，而气没有比目光更精湛的了。眼睛清澈而有光泽，就像洗过一样没有一丝杂质，所以能够看。由此可见，眼睛是足以显示道德的光泽了。所以说，有光泽的就是镜子，生于孔窍，而与道相通。

德就是从无而到有，光润而干燥，浑浊而开始成形，所以六理就产生了。六理通过变化而产生，所产生的包括理。然而，事物得到滋润而产生，因此称作润德。德变化而及于事物，理就从中产生了。不发生变化的，是道的仪容。道凝结而成为德，神为德所负载。德是道的光润。道虽然神通广大，但一定要由德来承载。道的仪容有所凭借而发生运动和变化，化而成为变。变化和万物的理，都是道的变化，各按其次序，由德来承载。德接受道的造化而产生，形成各自不同形态的德的光润，所以说像脂膏的玉称之为德，德生理，与六德纵横交错的形状相通。

性是道和德产生出来的事物，物有形体而道德之神专注而为一气，显示其光润更加厚重了。浑浊而胶着相连在事物之中，因为事物不能产生，所以气皆集聚在一起，因此称之为性。性是神和气的聚集，性得以立，神和气就晓畅，就明

明白白地表现出来而行之于外了。性和外界的事物相感应，所以说光润厚重而胶着称之为性。性产生气，与晓畅相通。

神就是道德神气由性而发，丰盈如流光溢彩，不可以效法。变化是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物之理和各种变化的起始，都是神所变化的，所以说丰盈如流光溢彩称为神。理产生变，与化相通。

明就是神气存在于内就没有光，而是智。明则是光辉映现在外。内外相通为一，就是得失。事物之理的是是非非都由智慧而认识，所以说光泽辉映称之为明。明产生识，与智慧相通。

命是事物都得到道德的布施而产生的，滋润性气，神明和形体的位置分为数和度，各自有不同的限量。这都是受道德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根据嗜好取舍才这样的。命接受道德的作用，实在是一定的，不能推辞。所以说命就是命，没有道德的作用就不能产生，生就有形，而道、德、性、神、明于是就由事物的形体所承载。所以，像盘石一样坚硬就是命。命产生形，与坚定相通。

事物所遵循的原则就是道，所以产生的就是德。德的存在，以道为根本，所以说道是德的根本；德产生事物，又滋养事物，则事物就安乐而得利了；使事物得到安乐和利益的，是仁的行为。仁的行为产生于德，所以说仁是由德而生的；德产生理，理立而又有适宜称为义。义就是理，所以说义就是德的理；德产生事物，又滋养事物，使事物得以成长而不分离，得以安乐获利。德对于事物够忠厚的了，所以说忠就是厚重的德；德对事物的忠厚，诚信而不更易，这就是

德的恒常，所以说信是德的稳固；德由道生而有理，守定理数就合乎道，与道和理的关系密切而不可分离，所以德能蓄养万物，而万物没有不仰仗德而生存的。这就是德的高大之处，所以说密就是最高的德。遵循其规律而不要失去，就有道了；得到道而遵守它，就有德了；行道而不停止，行为就成功了。所以说遵循道就是道，得到道就是德，行道就是行。上面这些话，把德的变化都说尽了。

改变世道的是理。《书》就是把德的理写到竹帛上拿出来给人看。因为所写的都是人们做的事情，所以说《书》就是德最显著的；《诗》是记录德的理而申明其旨意，令人根据其旨意而自我成就。所以说《诗》是德的记录；《易》是观察人的精蕴是否合乎德之理，根据这些占验吉凶，所以说《易》是德的占验；《春秋》是记述以往的事情是否合乎德之理，合乎德之理就记录其成败，以作为未来之事的师法和借鉴，所以说《春秋》是德的记述；《礼》是以德理为本体，而又接受德理的节制，约束人事，所以说《礼》是德的本体；《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具备而合乎德，就是《乐》，合乎德就十分欢乐，所以说《乐》是德的欢乐。人能修省德之理，就安乐获利而称为福祉，没有人不羡慕福祉而不能得到的。人们心里认为鬼神能够给予利益或祸害，因此就准备牛羊豆谷等祭祀品，斋戒沐浴而祭祀鬼神，想求得鬼神的指示，让人根据鬼神的指示而自我成就。所以说《诗》是德的记录。祭祀鬼神以帮助成就福祉，所以说祭祀鬼神是为了求得福祉。

德之理全部施之于人，在于人的内心难以看见，因此古

代帝王标举德的仪容而形成词语，以申明德之理，公之于天下，让人观看，传给后人辩识，仔细观察，相互转述。因此，学生跟着老师学习求问，学问广博而明达知识，明白其言辞以确立真诚。所以说学问广博议论辩驳就是这些言辞。德全部施之于事物，事物虽然有德，但德之细微处难以辨识。玉真是德的象征，六理存在于玉，就显而易见了。因此就举玉为例来比喻。事物从德所接受到的，与玉是一体的。

贾谊新书卷九

大政上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敌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

行之善也，粹以为福己矣；行之恶也，粹以为灾己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灾，则亦无怨天矣，行自为

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天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知善而弗行谓之狂，知恶而不改谓之惑。故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而君子之丑也。呜呼，戒之！戒之！岂其以狂与惑自为之？明君而君子乎，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然后福灾可离，然后保福也。戒之！戒之！

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戒之哉！戒之哉！

诛赏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则弗遂诛也，故不肖得以改也；故一功疑则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劝也。是以上有仁誉而下有治名。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

慎其下，故诛而不忌，赏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灭民之功而弃之。故上为非则谏而止之，以道弼之；下为非则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虽有不肖民，化而则之。故虽昔者之帝王，其所贵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则献之于上，闻善则献之于上，知善则献之于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故官有假而德无假，位有卑而义无卑。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呜呼！戒之哉！戒之哉！

行道不能穷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见而

不可得掩者，行也。故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后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后行之。呜呼！戒之哉！戒之哉！

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灾之本也。道者福之本也，祥者福之荣也。无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荣。故行而不缘道者，其言必不顾义矣。故纣自谓天王也，桀自谓天子也，已灭之后，民以相骂也。以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故君子之贵也，士民贵之，故谓之贵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乐之，故谓之富也；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故君子富贵也，至于子孙而衰，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数也。”不肖暴者祸及其身，则士民皆曰：“何天诛之迟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智愚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

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呜呼！戒之！戒之！

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景矣。呜呼！戒之哉！戒之哉！

君向善于此，则佚佚然协民皆向善于彼矣，犹景之象形也。君为恶于此，则啍啍然协民皆为恶于彼矣，犹响之应声也。是以圣王而君子乎，执事而临民者日戒慎一日，则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圣王之行也，文者圣王之辞也，恭敬者圣王之容也，忠信者圣王之教也。夫圣人也者，贤智之师也；仁义者，明君之性也。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所谓明君也，士民乐之，皆即位百年然后崩，士民犹以为大数也；桀、纣所谓暴乱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数十年而灭，士民犹以为大久也。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若之则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译文】

我听说从事政治的人，没有不把民作为根本的，国家以民为本，君主以民为本，官吏以民为本。所以，国家的安全与危险取决于民，君主的威严与屈侮取决于民，官吏的高贵与卑贱取决于民。这说的是没有不把民作为根本的；我听说从事政治的人，没有不视民为生命的，国家视民为生命，君主视民为生命，官吏视民为生命。所以，国家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民，君主的昏昧与贤明取决于民，官吏的贤能和不肖取决于民。这说的是没有不视民为生命的；我听说从事政治的人，没有不把民作为事功的，国家以民为事功，君主以民为事功，官吏以民为事功。所以，国家的兴盛衰败取决于民，君主的强盛软弱取决于民，官吏贤能与不贤能取决于民。这说

的是没有不把民作为事功的；我听说从事政治的人，没有不利用民的力量，国家要利用民的力量，君主要利用民的力量，官吏要利用民的力量。所以，战争能够胜利，是民想战胜；攻城能够攻克，是民想攻克；坚守能够生存，是民想生存。所以率领民守卫，如果民不想守卫，就守不住了；率领民进攻，如果民不想攻下，就不能攻克；率领民打仗，如果民不想胜，就不能战胜。所以，民为了他们的主上，高兴迎战敌人，就勇往直前，敌人一定惊恐，战争因此能够胜利。民对于他们的主上，与敌交战而惧怕，一定会逃走，战争因此而失败。所以，灾祸和福祉不完全取决于天意，而一定取决于士子百姓。啊！警惕啊！士子百姓的心志，不能不获得。啊！警惕啊！

行善事全是为自己造福，做坏事全是为自己招灾。所以，受到天的福佑，不要认为是天的功劳；遭受天的灾祸，也不要埋怨上天。福佑灾祸都是自己的行为的结果。知道善而不去做，就是不明智；知道恶而不改正，一定要受到天的祸殃。上天有恒常的福祉，一定会给与有德行的人；上天有恒常的灾祸，一定会降临到掠夺百姓的人。所以，百姓虽然很卑贱，却不可怠慢他们；百姓虽然很愚笨，却不可欺侮他们。所以，从古到今，那些与民为敌的人，百姓迟早一定要战胜他。知道善而不去做就是狂妄，知道恶而不改正就是迷惑。所以，狂妄和迷惑都是圣明的帝王引为鉴戒的，是有道德的人引以为耻的。啊！警惕啊！岂能自为狂妄与迷惑之事？圣明的君主和有道德的人听到善事就争着去做，听到恶就象见到仇敌一样迅速改正，然后才可以消除祸灾，保存福祉。啊！要警惕

啊！

诛杀和赏赐都要慎重！所以，与其诛杀无罪的人，宁可释放有罪的人。对罪状有怀疑，就放他去算了；对功劳有怀疑，就赏给他算了。这样，就没有无罪而被杀的人，没有有功而得不到赏赐的人了。警惕啊！警惕啊！

诛杀和赏赐都要慎重！所以，古时候设立刑罚，是为了禁止不肖之人，让怠懈懒惰的人奋起。因此，有一件罪状可疑，就不立即杀掉，所以不肖之人得以改正；有一件功劳可疑，就一定不要背弃诺言，所以，愚笨的百姓可以勉励。因此，上有仁德之誉，下有治政之名。有疑的罪犯释放去是仁，有疑的功劳给予赏赐是信。警惕啊！警惕啊！

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属下。诛杀而不忌惮，赏赐而不曲枉，不增加百姓的罪过而加重处罚，不埋没百姓的功劳而不予赏赐。所以，主上做了错事，就要劝谏和阻止，用道来帮助他；下属做了错事，就要宽恕他，加以引导而原谅他，安抚而使他放心。所以虽有不肖之民，感化他们而使他们守法度。即使是古代的帝王，看重其臣子不过如此而已。人臣的道理，是想到善就献给君主，听到善就献给君主，知道善就献给君主。百姓只属于君主所有，作为人臣是帮助君主治理百姓。所以，作为人臣就把用富裕使百姓快乐当作功劳，把因贫穷而使百姓辛苦看作罪过。因此，君主把了解贤才看作是明达，官吏把爱护百姓看作忠诚。臣子忠诚而君主明达，这就是所说的圣明的帝王。官吏有虚假的，而德没有虚假的；地位有低下的，而义没有低下的。所以，地位虽然低下而义高，则虽低下而高贵；地位高而义卑下，则虽然高贵而必定困窘。啊！警

惕啊！警惕啊！

实行道义，穷困窘迫就不会临及己身。一旦发出就不能收回的是言论，一旦出现就不能掩盖的是行为。所以，言论和行为是智慧和愚昧的外在表现，是贤才与不肖的区别所在。因此，聪明的人说话和行为都很谨慎，以之为自己造福；愚昧的人说话和行为都很轻率，因此为自己招来灾祸。所以，道德高尚的人，其言论一定可以付诸行动然后才说出来，其行为一定可以说出来然后才去实行。啊！警惕啊！警惕啊！

行为在于自身，命运在于他人。这就是福祉和灾祸的根本。道是福的根本，吉祥是福的光荣。无道就一定会失去福的根本，不吉利就一定会失去福的荣耀。所以，行为不遵循道义的人，其言论一定不会顾及到义。因此，纣自称是天的王，桀自称是天的儿子。他们被消灭之后，百姓就骂他们。由此看来，地位不足以尊贵，名号不足以荣显。所以，君子贵重的，士子百姓都贵重它，才能称为贵；君子富足的，士子百姓都喜爱它，才能称为富足。所以，君子的尊贵，靠的是为民造福，士子百姓就因此而尊重他；君子的富足，靠的是给百姓财富，士子百姓就乐于让君子富足。君子就因此富足尊贵。到了子孙后代衰败了，士子百姓都道：“君子之道为什么衰败呢？是命数的注定了的。”不肖和残暴之徒祸及其身，士子百姓都说：“上天诛杀他们为何这么晚呢？”民是万世之根本，是不可欺负的。处于上位的人，怠慢士子，让百姓劳苦，这就是愚蠢；敬重士子，爱护百姓，这就是聪明。愚蠢的人和智慧的人，都听命于士子百姓。百姓十分众多，不能不敬畏啊！百姓的力量很强大，不能与百姓为敌。啊！警惕

啊！警惕啊！与民为敌的人，民一定要战胜他！

君主能做善事，官吏一定能够做善事；官吏能够做善事，百姓一定能做善事。所以，百姓不善良，是官吏的罪过；官吏不善良，是君主的罪过。啊！一定要警惕啊！

对于士子百姓，用道来引导他们，然后士子百姓就遵循道；用义来引导他们，然后士子百姓就有义了；用忠来引导他们，然后士子百姓就忠贞了；用信来引导他们，然后士子百姓就守信用了。所以，作为君主，其发布命令就像声音一样，士子百姓学习它，就像声音的回应一样，曲折迂回而顺从君主，像影子紧随形体一样。啊！警惕啊！警惕啊！

君主在这里做善事，百姓就一起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做善事；君主在这里做坏事，百姓就一直理直气壮地跟着他做坏事，就像回响应和声音一样。因此，圣明的君主和有道德的人，掌握政权统治百姓一天比一天谨慎，士子百姓也就一天比一天谨慎了，以学习古时的贤人。道是圣明君主的行为，文是圣明君主的辞采，恭敬是圣明君主的仪容，忠信是圣明君主的教诲。道德至高的人，是贤才智者的老师；仁义是圣明君主的本性。所以，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就是所说的圣明的君主。士子百姓喜爱他们，他们都在位百年之后才死，士子百姓还认为是气数；桀和纣是所说的残暴荒淫的君主，给士子百姓带来了痛苦，在位几十年就灭亡了，士子百姓还认为太久了。对于诸侯来说，士子百姓都爱戴他，他的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士子百姓都感到痛苦，他的国家就一定会灭亡了。所以，士子百姓是国家的依托，是诸侯的根本，不可轻视。啊！轻视根本就不吉祥，确实要成为自身的祸殃。警惕

啊！警惕啊！

大政下

易使喜难使怒者宜为君，识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为贵。故曰刑罚不可以慈民，简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罚慈民，辟其犹以鞭狎狗也，虽久弗亲矣；故欲以简泄得士，辟其犹以弧怵鸟也，虽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则弗至，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

渚泽有枯水，而国无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故劝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谓也。故治国家者行道之，谓国家必宁；信道而不为，国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选也，而道不可离也，呜呼！戒之哉！离道而灾至矣。

无世而无圣，或不得知也；无国而无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尝无圣也，而圣不得圣王则弗起也；国未尝无士也，不得君子则弗助也。圣明则士暗饰矣。故圣王在上位，则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故王者衰则士没矣；故暴乱在位，则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故国者有不幸而无明君，君明也则国无不幸而无贤士矣。故自古而至于今，泽有无水，国无无士。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则国中多有之。

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此之谓士易致而难留也。

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故汤以桀之乱氓为治，武王以纣之北卒为强。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

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故夫民者虽愚也，民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谓政之纲也。故国也者行

之纲，然后国臧也。故君之信在于所信，所信不信，虽欲论信也，终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

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长；使下之道不过于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过于为身，故不肖者之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故不肖者之爱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故不肖者之于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矣；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弟，则行之于下矣；行之于身，则行之于友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故士则未仕而能以试矣。圣王选举也，以为表也，问之然后知其言，谋焉然后知其极，任之以事然后知其信。

故古圣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为明察也。国之治政在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与徒。君必择其臣，而臣必择其所与。察明者贤乎人之辞，不出于室而无不见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无所不入也。故王者居于中国，不出其国而明于天下之政，何也？则贤人之辞也不离其位，而境内亲之者，谓之人之为之行之也。故爱人之道，言之者谓之其府，行之者谓之其礼。故忠诸侯者无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无以易爱民也。诸侯不得士则不能兴矣，故君子不得民则不能称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谓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谓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谓之实。故君子讯其器，任其用，乘其实，而治安兴矣。呜呼！人耳人耳！

诸侯即位享国，社稷食血，而政有命，国无人也。何也？

君之为言也道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贤人不举，而不肖人不去，此君无道也，故政谓此国无君也；吏之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为非而不敢谏，下为善而不知劝，此吏无理也，故政谓此国无吏也；官驾百乘而食食千人，近侧者不足以问谏，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谓此国无人也。呜呼！悲哉！君者群也，无人谁据？无据必蹶，政谓此国素亡也。

【译文】

容易让人欢喜而不易让人烦恼的人，适宜为君主；了解别人的功劳而忘记别人的罪过的人，适宜为贵人。刑律惩罚不能够爱护百姓，简傲怠慢就得不到士子。所以，想用刑律惩罚得到百姓的爱戴，就象用鞭子让狗亲近一样，即使很久也不会亲近；想用简傲怠慢得到士子，就象用弓箭诱捕鸟一样，即使很久也不能得到。所以，对于士子，不敬重他们就不会来；对于百姓，不爱护他们就不会归附。一定想要士子到来、百姓归附，只要依靠恭敬和忠信，这是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

水泽有枯竭的时候，国家的士子没有枯竭的时候。所以，有不善于求得士子的君主，没有不可求得的士子；有不能治理百姓的官吏，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所以，君主圣明，官吏就贤能，官吏贤能，百姓就治理了。因此，见到他的百姓就知道他的官吏，见到他的官吏就知道他的君主了。君主的功德从选择官吏中可以看出，官吏的功德从治理百姓中可以看出。因此，勉励其主上来自属下而为主上所见。这说的就

是道。治理国家的人行道，国家就一定安宁；信服道而不行道，国家一定会空虚。所以，政治不能不谨慎，官吏不能不选择，道义不能背离。啊！警惕啊！背离道义灾祸就降临了！

世上不是没有圣明的人，只是有的人不知道；国家不是没有士子，只是有的人找不到。世界上不曾没有圣明的人，而圣明的人得不到圣明的君主，就不会出世；国家不曾没有士子，士子得不到有道德的人，就不会出来帮助。圣人明达，士子私下修省。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百里有一有才能的人，就象没有一样。称王天下的人衰败了，有才能的人就没有了；残暴荒淫的君主在位，千里有一有才能的人，就象摩肩接踵一样。国家不幸，是因为没有圣明的君主。有圣明的君主，国家就没有不幸了，就不会没有贤士了。自古至今，水泽有没有水的时候，国家没有缺少士子的时候。所以，贤士容易得到而难以求来，容易让他们来而难以留下。求贤士而不遵循道义，找遍全国也不能得到一人；求贤士而遵循道义，国内贤士就很多了。这说的是贤士容易得到而难以求来。恭敬对待贤士，贤士就一定留下来；对待贤士不循道义，贤士就一定会离去。这说的是贤士容易让他们来而难以让他们留下来。

称王天下的人有更换政策而无更换国家的，有更换官吏而无更换百姓的。所以，称王天下的人借助这个国家而求安定，借助这些百姓而加以治理。汤因为桀乱民而实行治理，武王因为纣败北而终于强大。因此，百姓的安定动乱在于官吏，国家的安危存亡在于政治。圣明的君主对政治很谨慎，对官吏加以选择，然后国家才会兴盛。君主能够做善事，官吏就一定能够做善事；官吏能够做善事，百姓就一定能够做善事。

所以，百姓不善良，过失在于官吏；百姓善良，就是官吏的功劳；官吏不善良，过失在君主；官吏善良，就是君主的功劳。君主圣明官吏就贤能，官吏贤能百姓就得到治理了。只要主上喜好，属下一定会受到感化。这就是为政之道。百姓说话是盲目的，只要主上加以扶持和引导，百姓就没有不被感化的。所以说“民氓民氓哉”，直接说出它的意思而以之为名。

百姓有贤能和不肖的区别，贤能和不肖都具备了。所以，贤能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肖之徒隐伏其中，技能可以从中输送，忠臣从中得到修饰。所以百姓中积有愚昧。百姓虽然愚昧，圣明的君主选拔官吏，一定要让百姓称誉。百姓称誉，圣明君主仔细观察，见有百姓归附的人就加以提拔；百姓感到痛苦的，圣明君主仔细观察，见有不好的官吏就将他罢免。所以，称王天下的人选拔官吏不能随随便便，一定要让百姓欢唱，然后才应和。百姓是衡量官吏的尺度，从百姓那里观察官吏，然后顺从百姓的意向。百姓很卑下，让他们选择官吏，一定会选择他们喜爱的。有十个人喜爱而归附他，就让他做十个人的官；有一百个人喜爱并归附他，就让他做这一百个人的官；有一千个人喜爱并归附他，就让他做这一千个人的官；有一万人喜爱并归附他，就让他做这一万人的官。所以，从万人的官吏中选拔公卿丞相。

百姓是诸侯的根本，教化是政治的根本，道是教化的根本。有道义然后有教化，有教化然后政事得以治理，政事得以治理然后百姓勤奋，百姓勤奋然后国家富足，国家富足然后君主欢乐。这是忠臣的功劳。人臣忠诚，是君主圣明。人

臣忠诚，君主圣明，这说的是政治的纲要。国家施行纲要，然后国家安泰。所以，君主的诚信在于所信任的人，所信用的人不信用他，虽然想说信用，终身没有信用。所以，君主对于所信用的人不能不慎重。

侍奉君主的道理，超不过侍奉父亲，所以，像不肖之徒那样侍奉父亲，就不能侍奉君主；侍奉长者的道理，超不过侍奉兄长，所以，像不肖之徒那样侍奉兄长，就不能侍奉长者；使令下属的道理，超不过使令弟弟，所以，像不肖之徒那样使令弟弟，就不能使令下属；待人接物的道理，超不过修身，所以，像不肖之徒那样修身，就不能够与朋友交往；爱护百姓的道理，超不过爱护儿子，所以，像不肖之徒那样爱护儿子，就不能够爱护百姓；做官的道理，超不过在家，所以，像不肖之徒在家那样，就不能够出来做官。道能够行之于父亲，就能够行之于君主；能够行之于兄长，就能够行之于长者；能够行之于弟弟，就能够行之于下属；能够行之于自身，就能够行之于朋友；能够行之于儿子，就能够行之于百姓；能够行之于家庭，就能够行之于官吏。所以，有才能的人没有出来做官，就能够通过考试让他们出来，圣明的帝王选拔任用，把他们作为表率。通过问对，然后知道他的言论；通过谋划，然后知其智谋之远；交给他事情去办，然后知道他的信用。

古代圣明的帝王和有道德的人不轻易拒绝人，而是用这些明确地观察。国家的治理，正是在于诸侯、大夫和士，观察国家治理的道理，在于他们这些人。君主必定选择臣子，而臣子一定要选择他所交往的人。所以，见识明敏的人要胜过

他人的言辞，不出房屋，而没有不能见到的。见识明敏的人，利用人而不超出他的官职，而没有不能进入的。称王天下的人居处在国中，不出他的国家，就能了解天下的政治，为什么呢？贤人的言辞，离不开他所处的地位，而国内亲近的人会把人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他。爱护人的道理，是说话要出自肺腑，行动要出自礼义。所以，忠实的诸侯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尊敬士子，忠实的君子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爱护百姓。诸侯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就不能兴盛，君子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就名不符实了。士子能够谈论道而不能行道的称为器，能行道而不能谈论道称为用，能够谈论道又能行道称为实。所以，有道德的人讯问士的器，任命其用，借助其实，国家就治理安定兴盛了，啊！人啊人啊！

诸侯即位统治国家，祭祀社稷，而政治徒有其名，是国家无君主；官吏有官位，百姓有归属，而政治徒有其名，是国家没有官吏；官吏车辆有百乘，每顿饭吃掉一千人的粮食，而政治徒有其名，是国家无人。为什么呢？君主说话就是道，所以君主就是道的出处，贤能的人得不到提拔，不肖之徒不能摒去，这就是君主没有道，所以说这是国家没有君主；官吏说话就是理，所以，官吏就是产生理的地方。君主做不合道义的事不敢谏阻，属下做善事不知鼓励，这是官吏没有理，所以说这是国家没有官吏；官吏车辆百乘，每次吃掉一千人吃的粮食，身边的人不敢劝谏，而朝廷又不加以考较，这就是所说的国家没有人。啊！可悲啊！君主就是众多人的主心骨，没有人了还依靠谁呢？没有依靠就一定要失败。这正是所说的国家要白白灭亡。

修政语上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谄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颡顛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天下亦平也。

颡顛曰：“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故非吾善善而已，缘善也；非恶恶而已，缘恶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颡顛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

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教。是以德音远也。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好贤，而隐不逮强于行而灾于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详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唯以敬者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而禹一皆知其国。故大禹岂能一见而知之也？岂能一闻而识之也？诸侯朝会，而禹亲报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其土月朝，而禹亲见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体也。然且大禹犹大恐，诸侯会则问于诸侯曰：“诸侯以寡人为骄乎？”朔日土朝，则问于土曰：“诸大夫以寡人为汰乎？其闻寡人之骄之汰耶？而不以语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残道也，灭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怒于人者，莫大于此也。”

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故环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洒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禹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矣。方是时也，忧务故也。故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

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王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故诸君子得贤而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与之，譬其若下渊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临？而何不见？陵迟而入渊，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举，而君子慎其与，然后福可必归，灾可必去也。

汤曰：“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后闻言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于言也，必自也听之，必自也择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姓为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无治安之故者，虽欲治显荣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虚成也，显荣不可以虚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爱民，以参其极。非此者，则四美不附矣。

【译文】

黄帝说：“道就象山谷中流出的水，源源不断，奔流不息。”所以，让人服从而不成为仇人，使人分离而不使其减少的，大概只有道了；传播于天下而又让人们记住的，大概也只有道了。道像天一样高，像太阳一样光明，像山一样安静。所以，

谈论道的人称之为智，学习道的人称之为贤，坚守道的人称之为信，喜爱道的人称之为仁，实行道的人称之为圣人。只有道是不能够偷窃、不能够虚假地去做的。黄帝记述道义，经纶天地，维纪人伦，序列万物，把信和仁作为天下的先导。然后涉渡东海，进入江中，取得《绿图》；西渡积石，涉足流沙，登上昆仑山。于是回到中原，平定天下。天下能够太平，只有亲身实行道而已。

帝颡顼说：“最高的道是不能超过的，最大的义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后世的人都重复着先贤的足迹。上承其先，遵循黄帝之道而实行之，学习黄帝之道而欣赏之，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天下也就平安了。

颡顼说：“功绩没有比摒除邪恶而为善事更美的了，罪过没有比摒除善良而做坏事更大的了。不是我把善当作善，而是善事沿袭善事；不是我讨厌恶，而是恶与恶是相沿袭的。所以，对于这些，我是一天比一天谨慎。”

帝尝说：“根据行道之人的言辞而与他一起实行道，根据智巧之人的事情而向他学习智巧，根据实行仁德的人的操行而和他一起实行仁。”所以，贞节仁德之人修省自身，而自己独自具备这些美德。有才能的人遵循黄帝之道而使之光大，学习颡顼之道而实行之，天下也得到太平了。

帝尝说：“德没有比施爱于众于更高的，而政治没有比让众多的人获得利益更高的。所以，政治没有比信用更大的，治理没有比行仁更大的。我对这些都是很慎重的。”

帝尧说：“我对上古很用心，对穷苦的百姓很留意，对众多的百姓遭受罪过感到痛心，对芸芸众生不能遂意感到忧

虑。”因此，有一个百姓或许挨饿，就说：“这是我让他挨饿的；”有一个百姓或许受冻，就说：“这是我让他受冻的”；一个百姓有了罪过，就说：“这是我让他犯罪的。”仁德实行而道义树立，德行广博而感化众多，所以，不加赏赐而百姓勤奋，不用刑罚而百姓得到治理。宽恕在先而后施行教化，因此德音远播。所以，尧的教化远及雕题、蜀、越，安抚交趾。尧亲自涉过流沙之地，封禅独山，在西方拜见王母，训化及于大夏和渠叟，北方使幽都、狗国、人身鸟面之国和焦侥归附中国；喜爱贤才，隐居的人不等尧强迫就出仕，树立志向，用仁厚和宽恕率领天下。尧施行仁道到了这种地步。

帝舜说：“我竭尽我的恭敬来侍奉我的主上，所以被人称为忠；我竭尽我的恭敬来迎接我的敌人，所以被人称为信；我竭尽我的恭敬来使用我的属下，所以被人称为仁。因此受到天下之人的亲近爱戴，受到天下百姓的欢迎，受到天下君主的信任。所以，我明白用恭敬争取他们，又通过恭敬得到他们。”所以，想要阐明道而谕示教化，只有通过恭敬表示你的诚意，别人一定会服从你。

大禹治理天下，诸侯有万人之多，大禹一次就全部知道了他们的国家。大禹怎么能够见一面就知道他们，听一次就能认识他们呢？诸侯来朝拜，大禹亲自答复他们，所以一次就全部知道他们的国家了。士大夫每月来朝拜，大禹亲自接见他们，所以一次就全部认识他们的形貌了。然而即使这样，大禹还很担心，诸侯来朝拜，大禹就问诸侯说：“诸侯认为寡人是不是骄傲呢？”农历每月初一士大夫来朝拜，大禹就问士大夫说：“各位大夫认为寡人是不是骄奢呢？谁听到过寡人的

骄纵奢侈吗？听到了而不告诉寡人，这是让寡人残害道，灭除天下的教化。所以，寡人恼怒别人的事没有比这些更大的了。”

大禹说：“百姓没有饭吃，我就不能使用他们；功业成就了而不能让百姓得利，我就不能勉励百姓。环围大河而疏导它进入九州，开通大江而疏通它流布九路，疏浚五湖而使之归于东海，百姓辛劳而不感到痛苦，是因为功业成就而有利于百姓。”大禹为了治水曾经白天没有时间吃饭，夜里没有时间休息。正当这个时候，大禹考虑的是治水的事，故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禹和士子百姓一同努力，故而不自言其信用，而信用已晓谕众人了。所以，治理天下靠的是信用。

汤说：“学习圣明帝王的道义，就好像是来到日光下；静静地思索而独自居处，就好像是在房屋中点燃灯光。”学习圣明之王的道义而静静居处独自思索，就好像是离开庭院明媚的日光，而来到房屋中的灯光下。这样可以有小的见识，而不会有大的智慧。因此，圣明的君主和有道德的人崇尚学习道义，卑贱的人独自思索。诸多有道德的人得到贤才而称赞他，得到贤才就与之交往，就好像登高山一样吧？得到不肖之徒而称赞他，并且和他交往，就好像下到深渊一样吧？登高山而眺望，有什么不能接临？有什么不能看到呢？下落而进入深渊，谁会不陷溺呢？因此，圣明的君主称赞人很谨慎，有道德的人与人交往很慎重。然后福禄一定到来，灾祸必定远离。

汤说：“药物先由卑下的人尝一尝，然后送给高贵的人；

能够拯治社会的言论献给高贵的人，然后告知卑下的人。”药物先由卑下的人尝，然后到高贵的人那里，这是教化；能够拯治社会的言论献给高贵的人，然后告知卑下的人，这就是道。让人尝尝食物的味道，然后再去吃，得到的食物就多；假如让人品味一下言论，然后再听到这种言论，得到的言论就少。因此，聪明的君主对别人的言论，必定是亲自去听，亲自去选择，亲自收集，亲自贮藏，亲自实行。所以，按数目收取道是明智，按数目实行道是有章法，按数目实施道，天下的百姓就安泰。因此，追求道的人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取法道的人不是用手，而是用耳；实行道用言论，进入道靠忠诚，积累道凭信用，树立道依靠人。君主想要治理安定而没有治理安定的缘由，虽然想安定荣耀，也是不能得到的。所以，治理安定不是凭空能够实现的，显赫荣耀不是凭空能够得到的。所以，圣明的君主敬重士子，明察官吏，爱护百姓，以达到所能达到的高度。没有这些，四美就没有依附了。

修政语下

周文王问于粥子曰：“敢问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如？”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语于君王。政曰：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将入

而旭旭者，义先闻也；既入而暝暝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问于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胜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谓之文政矣；诸侯接士而使吏，礼恭于人者，谓之文礼矣；诸侯听狱断刑，仁于治，陈于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战而不胜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尝闻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问于王子旦曰：“敢问治有必成而战有必胜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对曰：“有。政曰：诸侯政平于内而威于外矣，君子行修于身而信于与人矣，治民民治而荣于名矣。故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与之以敬，然后能以成也；凡有战心者，必修之以政，而兴之以义，然后能以胜也；凡有攻心者，必结之以约，而谕之以信，然后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谕之以爱，然后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师尚父曰：“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旷旷，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岁即位享国，亲以其身见于粥子之家，而问焉曰：“昔者先王与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愿以教。敢问兴国之道奈何？”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问于道之要奈何？”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问治国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治国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礼节，无以谕敬也；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谕爱也；故忠信行于民，礼节谕于士，道义入于上，则治国之道也。虽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贤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问上下之人何以为异。”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贱、若贵、若幼、若老，闻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则谓之贤人矣，行者恶则谓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则谓之智矣，言者不善则谓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阍不私相煞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而吏积于德，而民积于用力。故妇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仁，而吏积于爱，而民积于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夭遏之诛。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内兴贤良，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则已得其命矣。故富且寿者，圣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译文】

周文王问粥子说：“请问有道德的人将要去当官，百姓会怎么样呢？”粥子回答说：“诺。王若有疑问，请允许我用上代的政治向王说明。上代的政治说，有道德的人将去当官，百姓就旭旭然像太阳刚出来一样。”周文王说：“听明白了。有道德的人已经当官，百姓会怎么样呢？”回答说：“有道德的人既然已经当官，百姓就曷曷然像日至正午一样。”周文王说：“明白了。有道德的人已经离开其职位，对于百姓又会怎么样呢？”回答说：“有道德的人已经离开其职位，百姓就暗暗然像太阳已经落山一样。所以，有道德的人将要入朝为官而百姓旭旭然像迎接日出一样，是事先已经听说过他的义；已经

入朝为官而百姓欣欣然，是百姓已经得到了福祉；离职去朝而百姓暗然伤神，是百姓失去了教化。”周文王说：“接受教诲了。”

周武王问粥子说：“寡人希望守一定守得住，攻一定攻得下，交战就一定能够胜利，那么我该怎么做呢？”粥子说：“诺。进攻和守卫能够取胜的道理是相同的，有和顺与威严就够了。和顺可以用来守卫，威严也可以用来守卫，但威严没有和顺坚固；和顺可以用来进攻，威严也可以用来进攻，但威严不及和顺合适；和顺可以用来交战，威严也可以用来交战，但威严不及和顺能够取胜。因此，只有和顺就可以了。所以，诸侯发布政策颁发命令，政治比别人平和的是美好的政治；诸侯对待士子和使用官吏，礼节比别人恭敬的是美好的礼节；诸侯裁断刑狱，在处置上仁德，在行动上严谨。按照这些，守而不存，攻而不克，战而不胜的情况，自古以来，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听说过。如今，君王想要守而一定守得住，攻而一定攻下来，战而必定胜利，只有这些才可以。”周武王说：“受到教诲了。”

周武王问王子旦说：“请问治理有必定成功，而战争有必定胜利的吗？进攻有必定攻克，而坚守有必定存之的吗？”王子旦回答说：“有。上代的政治说，诸侯的政治内部清平，威示于外；有道德的人修省自身，信用达于众人，治理百姓而百姓得到治理，声名荣显。所以，诸侯凡是有治理的心意，必定用道来修省，用恭敬来交往，然后治理能够成功；凡是有打仗的意念，必定用政治来整治，根据义而兴师，然后能够战胜；凡是有进攻的意念，必定用盟约来交结，用信来谕示，

然后能够攻克；凡是有守卫的意念，必定用和顺来巩固，用爱来谕示，然后能够守卫。”周武王说：“接受教诲了。”周武王的老师吕尚说：“我听说过有这样的话：‘天下宽广空旷，一人所有；众多的百姓，一人治理。’所以，天下不是归某一家所有，而是属有道义的人所有。所以，天下只有有道义的人治理，只有有道义的人约束，只有有道义的人使令，只有有道义的人适合居处而长久享有。天下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难以长久而容易灭亡。所以，守卫天下不用道，就不能长久。所以，道这种东西是万世之宝。”周文王说：“接受教诲了。”

周成王二十岁即位统治国家，亲自到粥子家，向粥子问道：“昔日，先王与您共同使道完美而道就完美了。这也是寡人的愿望，希望也能教导我。请问使国家兴盛的道理是什么呢？”粥子回答说：“诺。君王若有疑问，请允许我用前代的政事向君王说明。前代的政治说，使国家兴盛的道理是，君主想起善就行动，听说善就行动，知道善就行动，地位尊敬而使之恒常，实行信用而使之长久。这就是使国家兴盛的道理。”周成王说：“接受教诲了。”

周成王说：“请问道的精要是什么呢？”粥子回答说：“诺。君王有疑问的话，请允许我把前代的政治告诉君王。上代的政治说，作为下等人，要恭敬而严肃；作为上等人，要恭敬而仁慈；作为君主，要敬重士子，爱护百姓，终生不渝。这就是道的精要。”周文王说：“接受教诲了。”

周成王说：“请问治理国家的道理怎么样？”粥子回答说：“诺。君主有疑问的话，请允许我用上代的政治向君王说明。上代的政治说，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对上忠于君主，对中要

敬重士子，对下爱护百姓。上忠于君主而不遵循道义，就不能算是忠；中敬重士子而不遵循礼节，就不能表明恭敬；下爱护百姓而不遵循忠信，就不能表明慈爱。所以，忠信施之于百姓，礼节谕示于士子，道义输之于主上，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即使是治理天下，遵循这些就够了。”周成王说：“接受教诲了。”

周成王说：“寡人听说人有上等人，有下等人，有贤明的人，有不肖的人，有聪明的人，有愚昧的人。请问上等人 and 下等人的区别是什么呢？”粥子回答说：“诺。君王有疑问的话，请允许我用上代的政治向君王说明。上代的政治说，所有的人不论是卑贱的、高贵的、年幼的、年老的，听说道就心向往之，知道善就行动，这就是上等人；听说道而不思慕，知道善而不去做，就称之为下等人；行善事的人就是贤明的人，做坏事的人就是不肖的人；谈论善良，就称之为聪明的人；谈论不善，就是愚昧的人。所以，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从言辞上可以看出来；贤明的人和不肖的人，从行动上可以看出来；上等的人和下等的人，从志向上可以看出来。”周成王说：“接受教诲了。”

周成王说：“寡人听说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让百姓富裕并且长寿。如果说让百姓富裕，是可以做到的；至于说长寿，不是取决于天意吗？”粥子回答说：“诺。君王如果有疑问的话，请允许我用上代的政治向君王说明。上代的政治说，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天下之人就不会死于战争，诸侯不私自互相攻伐，百姓不私自互相争斗，兄弟不私自相互斗狠。所以，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百姓就免于一死而获得一个生存

的机会；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君主积聚道义，官吏积聚德行，百姓积聚功用。妇女织布做衣，男子耕种求食，百姓就没有挨冻受饿的了。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百姓就免于二死而获得第二个生存的机会；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君主积聚仁德，官吏积聚慈爱，百姓积聚和顺，刑罚就废弃了，百姓免于被诛杀。所以，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百姓就免于三死而得到第三个生存的机会；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使令百姓有时间限制，使用百姓有节制，百姓就没有遭受虐害的疾患。所以，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百姓就免于四死而得到第四个生的机会。所以，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就在整个国家，兴举贤良之人，禁止邪恶之事。贤明的人必定受到任用，不肖的人就不能产生，百姓就可以长寿了。所以，百姓富足并且长寿，是圣明的君王的功劳。”周成王说：“接受教诲了。”

贾谊新书卷十

礼容语上（缺）

礼容语下

鲁叔孙昭子聘于宋。宋元公与之燕饮酒乐。昭子右坐，歌终而语，因相泣也。乐祁曰：“过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闻之，主民者不可以偷，偷必死。今君与叔孙其语皆偷，死日不远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间一月，叔孙婞卒。

晋叔向聘于周，发币大夫及单靖公。靖公享之俭而敬宾礼，赠贿同是礼而从，享燕无私，送不过郊，语说《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有单子以为臣，周其复兴乎？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资。’今单子皆有焉。夫宫室不崇，器无雕镂，俭也；身恭除洁，外内肃给，敬也；燕好享赐，虽欢不逾等，让也；宾之礼事，称上而差，资也。若是加之以无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俭、动敬、德让、事资而能辟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夫《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谥。’谥者宁也，亿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经也，势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不敢怠安，蚤兴夜寐，以继文王之业；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顺武王之功，奉扬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国，歌谣文武之烈，参九译而请朝，致贡职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鬼不敢厉崇，民不怨谤，故曰：‘宥谥’。成王质仁圣哲，能明其先，能承其亲，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单子美说其志也，以佐周室，故曰‘周其复兴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后，周室稍稍衰弱不坠。当单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兴。

晋之三卿郤犇、郤锜、郤至，从晋厉公会诸侯于柯陵。周单襄公在会。晋厉公视远步高，郤犇见单子其语犯，郤锜见其语讦，郤至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尽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鲁侯曰：“寡人固晋而强君。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意人故也？”对曰：“吾非诸史也，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有祸矣！君子目以正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容而知其心。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体目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国之大事也，于是观存亡之征焉。故国将有福，其君步言视听，必皆得适顺善，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曰绝其义，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

者也，故不可以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则国从之。今晋侯无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晋之宠人也，是族在晋有三卿五大夫，贵也，亦可以戒惧矣。今郤伯之语犯，郤叔讎，郤季伐，犯则凌人，讎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齐国武子亦将有祸。齐乱国也，立于淫乱之朝，而好尽言以暴人过，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尽言。今齐既乱，其能善乎？”居二年，晋杀三卿；明年，厉公弑于东门。是岁也，齐人果杀国武子。《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视我显德行。”故弗顺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呜呼！戒之哉！

【译文】

鲁国的叔孙昭子出使宋国。宋元公和叔孙昭子宴饮，欣赏音乐。叔孙昭子在右边坐，歌曲終了才说话，二人于是相对哭泣。乐祁说：“君主太过分了！这不是悲哀的地方。”之后，乐祁又对人说：“今年，国君与叔孙昭子大概都要死了吧？我听说，为快乐而哀痛和为哀伤而快乐，都是丧失了心志。心志的精髓就是魂魄，魂魄已经丧失，怎么还能长久呢？况且我还听说，主宰百姓的人不可以苟且，苟且就必定死。如今，国君和叔孙昭子说话，都表现出苟且的样子，距死的时候不远了。”过了六个月，宋元公死了。又过了一个月，叔孙昭子也死了。

晋国叔向到周朝通问致意，送钱币给大夫和单靖公。单

靖公接受钱币，节俭而恭敬地待叔向以宾礼，回赠给叔向同样的礼物而送叔向回去，宴饮不循私情，送他回去不超过郊野，谈论《昊天有成命》。出使回国后，叔向对人说：“我听说，一个姓氏不会再次兴盛。如今，周朝有单子作为臣子，大概会再次兴盛吧？昔日史佚说过：‘行动不如恭敬，居处不如节俭，德行不如谦让，行事不如征询。’如今，这些单子全具备了。他的宫室不高，用具都没有雕镂花纹，这是节俭；自身恭敬廉洁，对内对外都很整肃，这是恭敬；宴饮欢好，享受赐物，虽然喜爱，但也不超过等级，这是谦让；行事彬彬有礼，赞誉其上而有不同，这是征询。象这样，又加上没有私欲，不尚奢侈，就能辟除怨恨了。居处俭约，行为恭敬，德行谦让，行事征询，而又能辟除怨恨，这样的人作为臣子来辅助，有不兴盛的吗？《昊天有成命》就是颂扬成王的大德。《诗》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谥。’谥就是安宁，就是安静；命就是制度号令，基就是开始，夙就是早晨，康就是安全；后就是王，二后指的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成王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文王的孙子。文王有宏大的恩德，但功业未能成就；武王功劳很大，但没能实现安定。到了周成王继承天下，施仁政于百姓，故而称之为“昊天”。成王不敢懈怠苟安，早起晚睡，以继承文王的功业，颁布文告，设置纲纪，制定制度，设立祭祀，使四海之内平安无事，保全德义各循其道。所以说成王承继武王的功业，奉扬文王的恩德。九州的百姓，四方荒远的国家，都歌唱文王和武王的功绩，使极为荒远的人来朝拜，送来贡品以供祭祀，所以说‘二后受之。’这个时候，天地协和，神人和顺安静，

鬼不敢作祟，百姓没有怨言，所以说‘宥谥’。成王有仁德、圣贤、明哲之质，能够申明先王，继承亲族，不敢懒惰懈怠，以之安定天下，敬重百姓。如今，单子志向美好，辅助周朝，所以我说‘周朝大概会再次兴盛了吧？’”周平王死后，周朝稍稍衰弱而没有坠败。到了单子辅助周朝政治的时候，周天子更加尊贵，周朝更加兴盛。

晋国的三个大臣郤犇、郤锜、郤至，跟随晋厉公在柯陵会盟诸侯。周朝的单襄公参加了这次盟会。晋厉公登上高处远视，郤犇见到单子，语言有冒犯；郤锜见到单子，出语有侮辱的言词；郤至见到单子，其语很蛮横。齐国有一个名叫国佐的大臣，见他们都这样对单襄公说话，就对鲁成公说：“晋国将要发生动乱，晋国的国君和三郤，谁能阻挡呢？”鲁成公说：“寡人巩固晋国，使其国君强大。如今你说晋国将有动乱，请问是天意还是人事呢？”齐国的大臣回答说：“我不是史官，怎么会知道天意？我见到晋国国君的表情，听到三郤的言语，知道晋国必定有祸乱。有道德的人目视正体，脚步跟从目光，因此看其表情就知道他的心思。如今晋国的国君向远处看，足登上高处，目光不在正体，脚步不跟从目光，必有异心。身体与目光不相跟从，怎么能会长久？诸侯会盟是大事情，从这里可以观察存亡的征兆。国家将有福祉，其国君的行动、言谈、目光、听力必定都得体顺善，就可以知道其德行；往远处看是断绝义，足登高处是背弃德，言语无信是违背信义，听任淫辞是背离其名。目光是用来看义的，足是用来实践德的，口是用来庇护信的，耳是用来听人名号的，所以不能不慎重。这四者缺少一方面就会有灾祸。这些既然

都没有了，国家就要跟着灭亡了。晋国的国君一点也不具备，所以我才这么说。郤氏是晋国得宠的人，他们这一姓在晋国三个卿五个大夫，够显贵的了，也是应该加以防备和警惕的。如今，郤犇的言语冒犯，郤锜的言语不干净，郤至的言语蛮横。言语冒犯就是凌驾别人之上，言语不干净就是轻慢别人，言语蛮横就是掩压别人。有这样的宠幸，又增加三种怨恨，谁还能忍受呢？齐国的国君也将有祸患。齐国是一个动乱的国家，国君立身淫乱的朝廷，喜欢直言揭露别人的过错，这就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因为只有好人能够接受直言。如今，齐国已经乱了，他们岂能够善终呢？”过了二年，晋国杀掉了郤犇、郤锜、郤至三个大臣。第三年，晋厉公被人杀死在东门。这一年，齐国的人也杀了他们的国君。《诗》说：“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视我显德行。”所以，不和顺恭敬，天下就不能安定；忘记恭敬而懈怠，就必定会被别人利用。啊！警惕啊！

胎 教

《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素成。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

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蓂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东方之弧以梧。梧者，东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鸡。鸡者，东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东方射东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余各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亦具，余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然后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于天，下毋取于地，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乡俗。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此所以养恩之道也。正之礼者，王太子无羞臣，领臣之子也，故谓领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谓臣之子也。此正礼胎教也。周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

成王有知而选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前有与计，而后有与虑也。是以封于泰山，而禅于梁父，朝诸侯，一天下。由此观之，主左右不可不练也。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汤以殷王，而纣以殷亡；阖闾以吴战胜无敌，而夫差以之见擒于越；文公以晋伯，而厉公以见杀于匠丽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简公以杀于檀台；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之宫。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故成王处襁褓之中朝诸侯，周公用事也；武灵王五十而弑于沙丘，任李兑也；齐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为义主。失管仲，任竖刁，而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而削地复，赵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国独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复反，齐有陈单襄王得其国。由此观之，无贤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

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贤者而贤者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赧旧冢而吴人服：以其所为顺于人也。故同声则处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趋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仇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桓公，七十言说乃听，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趋桓公而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鳢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

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死而置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戚然易容而悟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进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徒徒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史鱣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

纣杀王子比干，而箕子被发而佯狂；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徙。自是之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与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自齐、魏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度地计众，不与齐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由得士故也。故无常安之国，无宜治之民。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明鉴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古之所以危亡，不务袭迹于其所安存，则未有异于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国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圣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当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译文】

《易》说：“使其根本得到匡正，万物就得到治理了。在根本上相差一毫一厘，就会造成很大的失误。”所以，有道德的人对开端都很谨慎。《春秋》起元，《诗》的《关雎》，《礼》的《冠》、《婚》，《易》的《乾》、《坤》，都是慎重开端敬重结束，说的都是根本所在。为子孙娶妻嫁女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选择孝悌之家和世世代代有德行道义的人。如果这样，

其子孙就慈爱孝顺，不敢荒淫残暴，其亲族没有不善良的人，三代都会帮助他们。凤凰一生长下来就有仁义之意，虎狼一生长下来就有贪欲狠戾之心。二者不相同，因为各有不同的母亲。啊！警惕啊！不要养一个小老虎，将来伤害天下人啊！所以说平素形成的胎儿教育的道理，要雕刻到玉石版上，收藏到金属柜中，放到宗庙里，作为后世的鉴戒。

青史氏记载说：古时候胎教的方法是，王后有了身孕，到了七个月的时候就搬到草房子里，太师手持铜器守卫在门口左边，太宰手持斗勺守卫在右边，太卜手持蓍草龟甲守卫在堂下，各位官员都根据各自的职责在大门内守卫。在这后三个月里，王后想听的音乐不合乎《礼》、《乐》，太师就手抚铜器说没有学习过；王后想吃的食物不是正味，太宰就手持斗勺而不敢去煎炒烹调，说不敢用这样的食物侍奉王太子；太子生下来后哭泣，太师就吹奏铜器，说太子的哭声符合某一律吕，太宰就说太子想吃某种食物，太卜就说太子是在命令人们如何如何。然后就为王太子举行悬弧的礼仪。在东方，把弧悬挂在梧桐树上。梧桐是东方的植物，是春天的树木。供奉的祭品是鸡，鸡是东方的祭品；在南方，把弧悬挂在柳树上。柳树是南方的植物，是夏天的树木。供奉的祭品是狗，狗是南方的祭品；在中央，把弧悬挂在桑树上，桑树是中央的树木。供奉的祭品是牛，牛是中央的祭品；在西方，把弧悬挂在棘木上。棘木是西方的植物，秋天的树木。供奉的祭品是羊，羊是西方的祭品；在北方，把弧悬挂在枣树上。枣树是北方的植物，是冬天的树木。供奉的祭品是猪，猪是北方的祭品。五只弧，五分长的箭，东方用东方的弧射，南方用

南方的弧射，中央用中央的弧射，西方用西方的弧射，北方用北方的弧射，都是三次发射。四方的弧另外准备二分长的箭，悬挂到国都四通门口的左边；中央的弧也准备二分长的箭，悬挂到社稷门的左边。然后卜占王太子的名字，上不取于天，下不取于地。不取于名山大川，不违背乡风习俗。所以，王太子的名字虽然难取，却容易避讳。这就是用以养育的道理。正确的礼仪，使王太子不羞愧于大臣，能够率领大臣之子。所说的率领大臣之子，是自身朝拜君王，妻子朝拜王后。朝拜王太子，说的是大臣之子。这就是适合正规礼仪的胎教。武王妃身怀成王，站立不侧立，坐时不参差，笑时不喧哗，独自居处不傲慢，即使发怒也不骂人。这就是所说的胎教。成王生下来后，仁厚的人抚养，孝顺的人护持，四个贤人陪伴着他。成王有智慧，选择姜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前有人可以商议，后有人可以谋划。因此在泰山而封，在梁父而禅，使诸侯朝拜，统一天下。由此看来，君主身边的人，不可以不加选择。

当初，大禹因夏而称王，桀因夏而灭亡；汤因殷而称王，纣因殷而灭亡；阖闾因吴国而战无不胜，夫差因吴而被越国擒；文公因晋国而称霸，厉公因晋国而被杀于匠丽宫；威王因齐国而称强天下，简公因齐国而被杀于檀台；穆公因秦国而声名显赫，二世却因秦国而被杀于望夷宫。君主同样的功业而结局不相同的原因，是他们所用的人不同。所以，成王处于襁褓之中而使诸侯朝拜，是因为周公执政；武灵王五十岁而被杀死在沙丘，是因为任用李兑；齐桓公得到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被称为义主；失去管仲，任用

竖刁，死后不能安葬，为天下人所耻笑；荣耀耻辱系于一人之身，在于所任用的人。魏国有了公子无忌，割让给别国的土地得以收复；赵国任用蔺相如，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进攻赵国；安陵任用周贍，国家就得以独立；楚国有了申包胥，楚昭王就得以恢复国君之位；齐国有陈单，齐襄王就复得其国。由此看来，没有贤才俊士而能成就功业、树立威名、安定危乱、继承灭绝的情况，没有出现过。因此，国家不务求大，而务求获得民心；辅助之人不务求多，而务求得到贤才。

获得民心，人民就向往他；得到贤才，贤才就归附他。周文王请求免除炮烙这样的刑罚，殷朝的百姓就顺从他；汤撤去张网人的三面之网，而两边的人就来了；越王不让旧的坟墓坍塌，而吴国的百姓都服从；因为他们的所为顺应民心。声音相同，则处于不同之处而相应合；意相投合，则虽未见面而已相亲爱。贤才立于当朝，天下有才能的人就会陆陆续续而来。凭什么知道这样呢？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鲍叔认为管仲比他有才能，就向齐桓公推荐，说了七十次齐桓公才采纳，终于使齐桓公消除了仇视的心理，把国家大权交给管仲。齐桓公垂衣拱手不做什么事情，而使诸侯朝拜。这是鲍叔的功劳。管仲之所以归附齐桓公而没有自危的想法，是因为与鲍叔心声相同；卫灵公的时候，蘧伯玉有贤才而得不到任用，弥子瑕是不肖之徒，却受到重用。史鳢很担心，多次说蘧伯玉贤能而卫灵公不听。史鳢病重将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我若是死了，在北堂办理丧事。我活着时不能举荐蘧伯玉，摒退弥子瑕，这是不能匡正君主。活着时不能匡正君主，死了礼节不能完备，死后把尸体停置在北堂，我就满足了。”卫

灵公前往吊唁，问为何停置尸体在北堂，史鳢的儿子把父亲的话告诉卫灵公。卫灵公悲伤地改变了面容，省悟道：“这是我的过失。”立即召蘧伯玉而任用之，召弥子瑕而摒退之，把史鳢的尸体迁到正堂，丧礼完成之后才离去。卫国因此而得到治理，是史鳢的功劳。活着时举荐贤才，摒退不肖之徒，死后尚且不停止，又用尸体劝谏，可以说是忠贞不衰了。

殷纣王杀害王子比干，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狂；陈灵公诛杀泄冶，邓元就带着全家离开了陈国。从此之后，殷朝被周国吞并，陈国被楚国消灭。这是因为他们杀了比干和泄冶，而失去了箕子和邓元这样的贤才；燕昭王得到郭隗，邹衍和乐毅分别从齐国和魏国来到燕国。于是兴兵攻打齐国，将齐闵王移居到莒地，燕国丈量土地，计算人口，不和齐国均分。然而，燕昭王能够随心所欲地达到这个地步，原因在于得到了有才能的人。所以，没有永久安定的国家，没有长期治理的百姓。得到贤才就显耀昌盛，失去贤才就危险灭亡。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

明亮的镜子是用来照人的形貌的，追溯古代之事是为了知道今日。了解古代那些邪恶之人危乱灭亡的原因，务必不要蹈袭他们的覆辙而苟安图存，不然就无异于五十步笑百步了。姜太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封赏微子的后代立国，册封比干的墓。圣明的人对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尚且如此仁厚，何况生活在当世的人呢？他们不会失去当世人心，由此可以知道了。

立后议

古之圣帝将立世子，则帝自朝服升，自阼阶上西乡于妃。妃抱世子自房出东乡。太史奉书西上堂，当两阶之间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参；帝执礼称辞，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与社稷于子”者参。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于三命曰：“谨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与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诸贵已下至于百姓，男女无敢与世子同名者。以此防民，百姓犹有争为君者。夫执明则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皆争为宰相，而不奸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争也。今以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后者，恣父之所以。比使亲戚不相亲，兄弟不相爱，乱天之纪，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让，其道莫经于此。疾死置后以嫡长子，如此则亲戚相爱而兄弟不争。此天下之至义也。民之不争，亦惟学王宫国君室也。

殷汤放桀，武王弑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德美，立其功德而传之于久远。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其道之下，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高皇帝起于布衣而兼有天下，臣万方诸侯，为天下辟，兴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于后世也。故天下犹行弊。世德与其功烈风俗

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时而立仪，度务而制事，以驯其时也。欲变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圣人之所制也。恶民更之，故拘为书使结之也，所以闻之后世也。

【译文】

古时候圣明的帝王将要设立太子，就自着朝服上殿，在大堂东面的台阶上，向西朝着帝妃。帝妃抱着太子从房中出来，面朝东边站立。太史捧着书从西边的台阶上堂，站在东西两边台阶的中间，面朝北面站立，说“太子名叫某某”三次。帝王按照礼仪说话，命令太子说：“授与太祖太宗和社稷给太子”。连说三次；帝王命令时，帝妃接连两次说“不敢”，到第三次命令时，帝妃说：“谨接受命令。”拜谢而退。太史把立太子之事告诉太祝，太祝又上告太祖太宗和社稷。太史出去后告诉太宰，太宰告知各州州长，州长命令将太子之名藏到州府中，上自贵族下至百姓，男男女女都不敢与太子同名。用这些来防备百姓，百姓尚且有争为君主的。把太子之名公诸于世，百姓就安定了，而行事出于道义。所以人人争着当宰相，而不阴谋当太子。这不是宰相尊贵，太子低下，而是因为太子之位不能够智取，不能够力争。如今，人们认为没有人比父亲更了解儿子了。所以，害怕死亡而设立继承人，这是慈父应该做的。如果等到让亲戚不互相亲敬，兄弟不互相友爱，乱了天下的纲纪，使天下风俗败坏，明知应当尊敬而不肯谦让，那么就不合乎设立继承人的道理了。担心死亡而设立嫡亲的长子为继承人，亲戚就互相亲爱，兄弟就不会争斗。这是天下最高的义。百姓不争嫡长之位，也是向王宫和国君学习。

殷朝的汤流放夏桀，周武王杀殷纣王。这是天下的人都听说过的。作为臣子而流放其君主，作为臣下而杀害其主上，这是天下最大的叛逆。然而他们所以享有天下，是因为替天下之人开拓利益，消除弊害，用道义来继承。所以美名受到天下人的称赞，而传之后世，隐蔽他们的恶行，而称赞他们的美德，标立他们的功业，而传之于久远。所以天下之人都称他们为圣明之帝。到了后来行使其末道，正值天下离散危乱，依恃强大欺负弱小，人多势众的欺负势单力薄的，聪明的人欺负愚笨的；士兵疲惫不堪，死于战争；老弱之人受到骚扰，不能从事生产：这是因为天下没有天子。高祖皇帝起自平民百姓，统一天下，使四面八方的诸侯俯首称臣，成为天下之王，兴办有利的事业，革除弊端，使天下罢却刀兵：这是天下最高的德。而天下没有人能够明了高祖皇帝的功德，称颂高祖平定天下的功绩，而将其功业施行于后世。所以，天下依然是弊端流行，而高祖皇帝的德行和功业，却已经成为习俗了。帝王没有人不根据时机确立礼法、估量时势而控制政事，以顺应时势。想改变古制更易常法的人，不死的话也一定要灭亡。这些制度是道德高尚的人制定的。因为担心有人会改变它，所以取之成书，捆结在一起，用以传之于后世。